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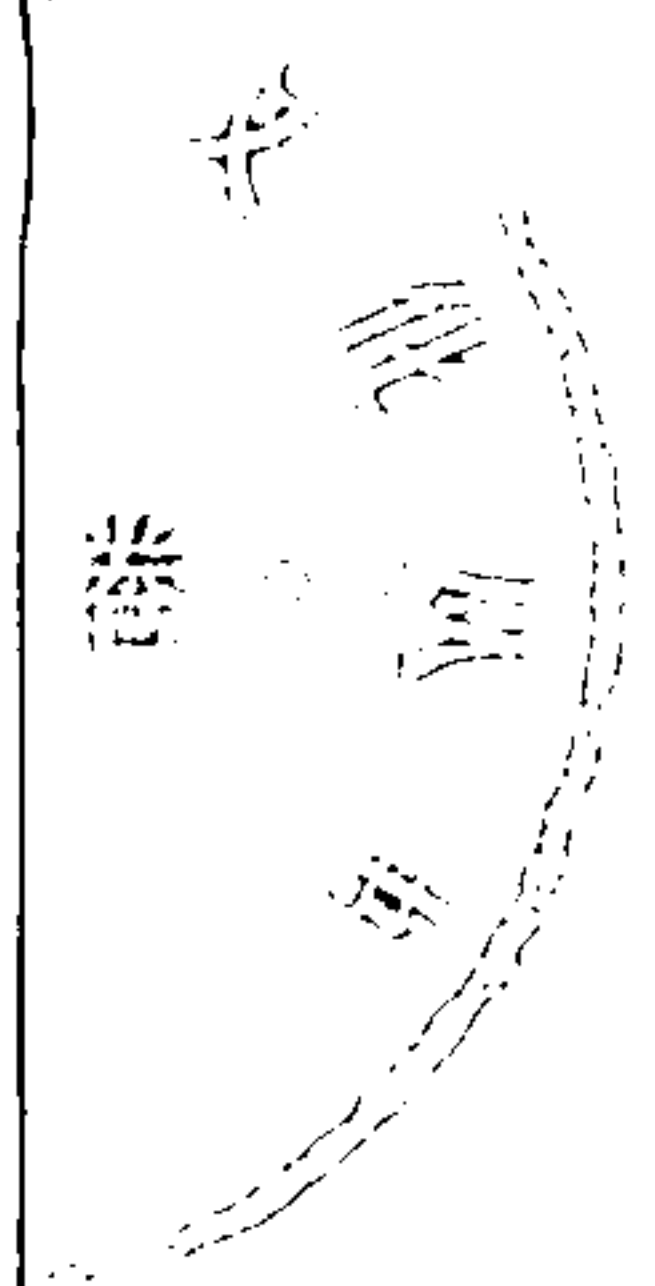
世辭經典。惟寧及能楓書

# 天生尤物

世。一。身。一。者。此。一。身。一。  
一。身。一。者。此。一。身。一。  
一。身。一。者。此。一。身。一。  
一。身。一。者。此。一。身。一。  
一。身。一。者。此。一。身。一。

凡。命。體。何。以。能。為。此。一。身。一。  
一。身。一。者。此。一。身。一。

為。家。子。一。身。一。者。此。一。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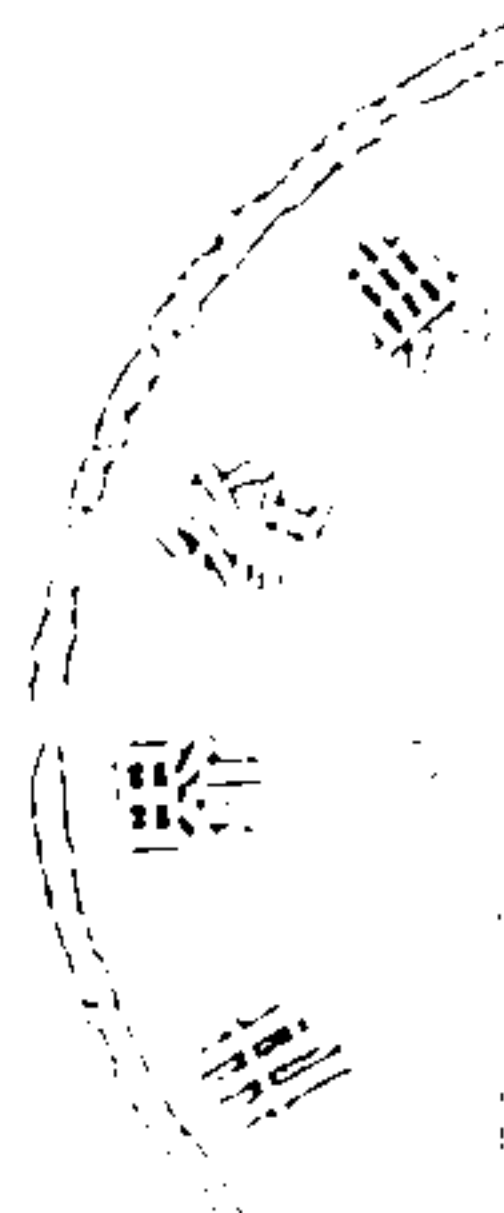


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耄耋之年，仍与妓女塞奥莉丝（Theoris）相爱。他就此事向阿芙罗狄蒂祈祷，吟道：“听听我的祈祷吧，年轻人的呵护者：请准予这个女人不再与年轻的男子调情，请让她从鬓角灰白的年老男人身上找到欢乐——他们的体能虽说受挫，但他们的精神更加敏锐。”

——摘自《天生尤物》

读过此书，我们真的会感到震撼，因为我们永远不愿相信，那些我们一直视为圣哲的大腕，竟然一个个儿女情长，甚至还多少有点儿变态。

——摘自《后记》



ISBN 978-7-81115-156-5



9 787811 151565 >

ISBN 978-7-81115-156-5

定价：24.80 元

C913.14-49

A194.1

世界经典性学文化丛书

CONCERNING WOMEN

# 天生尤物

[古希腊] 阿忒纳乌斯 / 著

[英] 理查·伯顿 / 英译 寒川子 / 汉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天生尤物/ (古希腊) 阿忒纳乌斯著; (英) 伯顿英译; 寒川子汉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8

(世界经典性学文化丛书)

ISBN 978-7-81115-156-5

I .天... II .①阿...②伯...③寒... III.性学-通俗读物  
IV. C913.1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88507号

书 名	世界经典性学文化丛书: 天生尤物
译 者	寒川子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石 斌
特约编辑	高 飞
出版发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235号 (010021)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 (集团) 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80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46千字
版 期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1115-156-5
定 价	24.80元

阿忒纳乌斯 (Athenaeus, 公元 170—230), 希腊人, 居住于罗马, 曾写史学著作一部, 但失传。流传至今的是《餐桌上的健谈者》, 共 15 卷, 第 1、2、11、15 卷及第 3 卷的部分章节也失传, 仅留下纲要, 其余部分保存完好。本书则取自该书的第 8 卷, 专论女人。

在此书中, 20 余位饱学之士在餐桌上引经据典, 就不同的主题展开讨论。谈论的主题大多与食物相关, 你可从中读到厨师、奇怪的菜肴、美酒、菜谱等知识, 涉及近 800 位作家、近 2500 部作品, 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文化信息总汇; 书中充满引语, 其所引用的作家, 其作品大多失传。因而, 此书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寒川子: 职业作家、翻译家, 本名王月瑞, 出版作品 40 余部。

香 园

香 园  
THE PERFUMED GARDEN

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E

爱 经

爱 经  
THE KAMA SUTRA

 英特颂  
Interzone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石 斌  
特约编辑: 高 飞  
封面设计: 张志全  
版式设计: 罗 燕



古今中外

开场白	001
关于结婚与多妻现象	003
关于敬酒招亲	015
关于不结婚	021
关于战争的起因	027
关于爱情及其力量	031
关于情侣	041
关于美貌与选美	047
关于酗酒与色情	061
关于妓女的邪恶	065
关于职业妓女	069
关于高级妓女与庆典	081
关于名妓的后代	087
关于妓女的机敏与妙语	093
关于名人与名妓	107
关于男风	139
关于物恋、兽恋及其他	155
后记	161

# 开 场 白



提谟克拉底斯（Timocrates）的朋友，喜剧诗人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有一次为国王亚历山大朗读自己的剧本，由于他读得平淡无奇，亚历山大听得更是索然寡味。

“陛下，”诗人说道，“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喜欢此剧的必定是常吃霸王餐、常光顾妓女且与其猛烈交欢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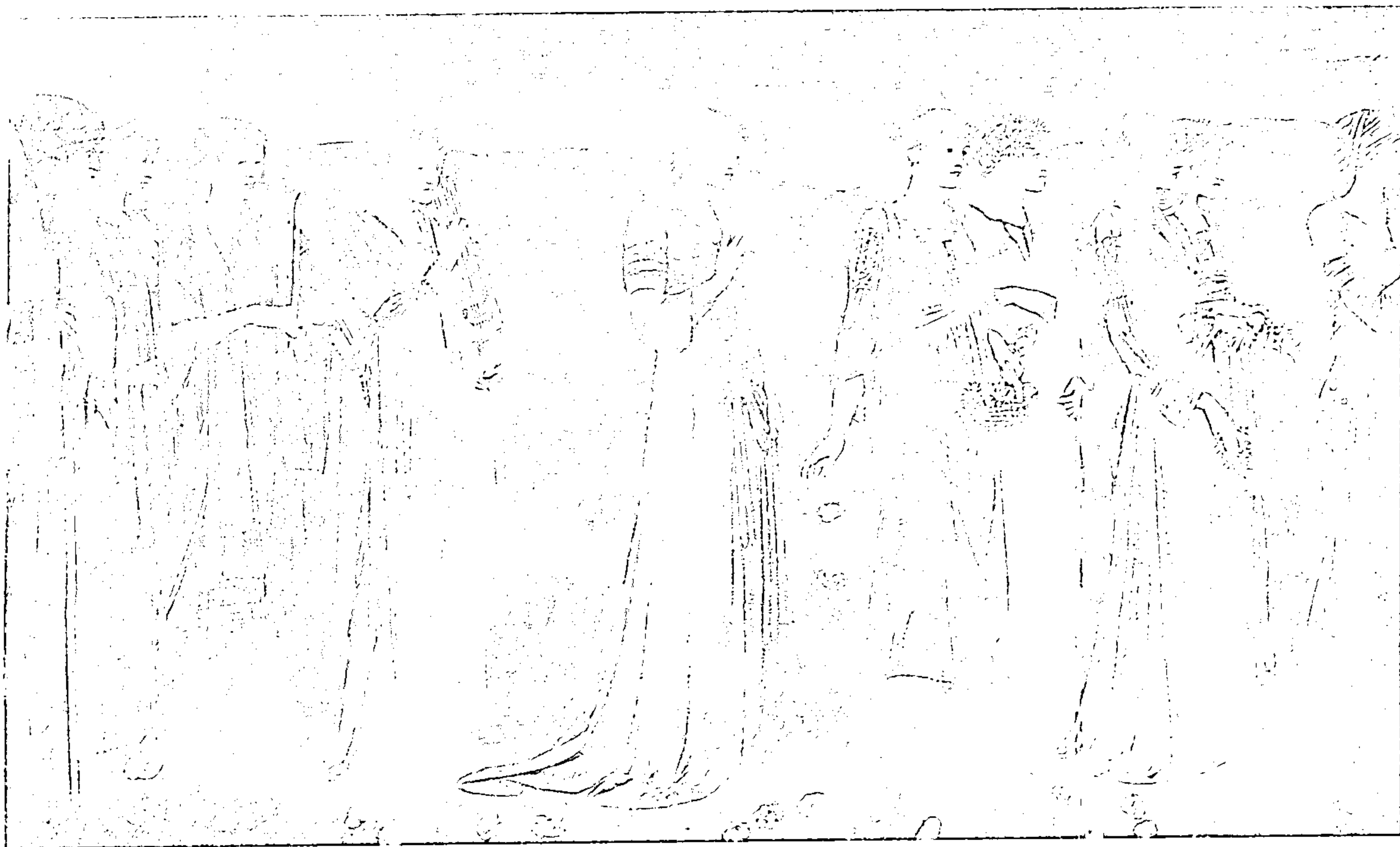
我们可在查尔西的利科富伦（Lycophron of Chalcis）的《论喜剧》中找到这个权威性典故。

至于我们，既然是在讨论有关爱情和情人的故事（我们经常沉湎于讨论已婚女子及高级妓女），既然我们的听众都是内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邀请缪斯前来帮忙。这个缪斯就是排在一长串好色之徒名单中的埃拉托。

我们可以这样邀请：“来吧，埃拉托，请站在我的身边，告诉我您的所知。”

然后，让我们敞开心扉，畅谈情爱与绯闻吧。

# 关于结婚与多妻现象



重婚现象也许在当时是得到特别准许的，即由于人口过于稀少，无论是谁，只要愿意，都可娶妻纳妾。

我们尊贵的主人对明媒正娶的女子大加赞美，并引证赫米普斯（Hermippus）的《立法者》一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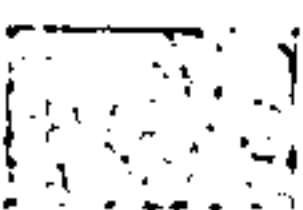
在斯巴达，少女们通常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与她们关在一处的是未婚的青年男子；这些男人在黑暗中无论碰到哪一位女子，都要将她娶回家中，即使她没有任何嫁妆。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利桑德尔（Lysander）处以罚金，因为他抛弃了第一次选中的姑娘，试图与另一个更加漂亮的姑娘结婚。

索里（Soli）的克里楚斯（Clearchus）在其所著的《箴言篇》中写道：

在斯巴达，某个节日到来时，已婚女子往往将单身男子拉到一个祭坛上，在那里痛打他们。此举旨在告诉那些成年男子，如果不想受此屈辱，就应遵从自然的本性，及早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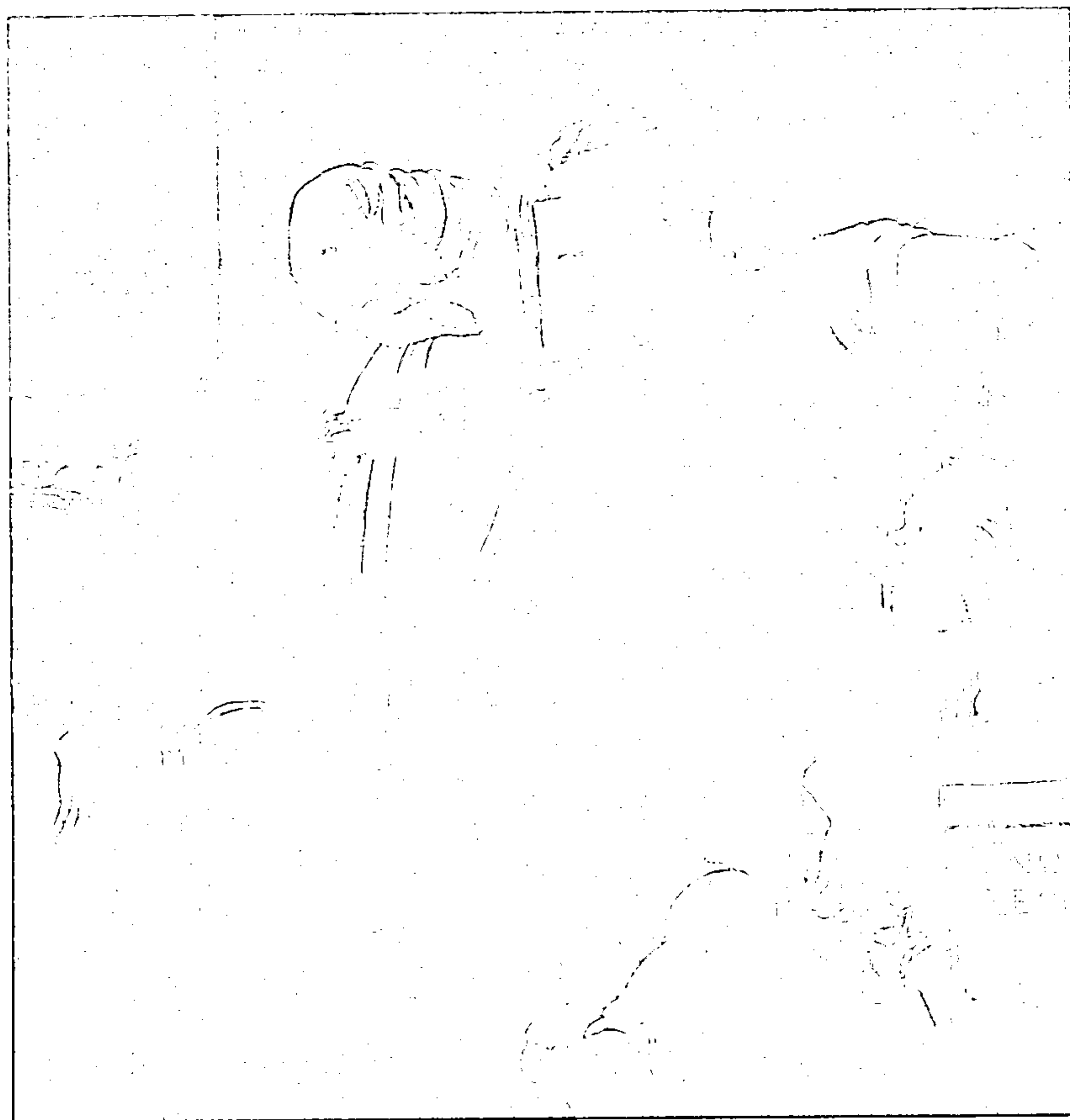
在雅典，刻克洛普斯第一次实行一夫一妻制；而在他出任国王之前，婚姻关系十分松散，男女乱交现象非常普遍。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才认为他有双重天性。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可胜数。



由此可知，人们便可发觉一些作家的描述

他们认为，苏格拉底应有两个妻子，粘西比和米尔托（Myrto）。后者是亚里士提德（Aristeides）之女，不是那个名叫贾斯特（Just）的女儿（与出生年代不符），而是亚里士提德的第三个女儿。

上述作家包括加里斯蒂尼斯（Callisthenes）、法莱卢（Phalerum）的德米特里厄斯、逍遥派的萨蒂卢斯（Satyrus）及阿蒂斯托克西奴斯（Atistoxenus），但为此事定调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所著的《论高贵出身》一书里阐述了这个故事。



苏格拉底遭悍妻迎头泼水



乡村中的订婚仪式



这个故事值得怀疑，但重婚现象也许在当时是得到特别准许的，即由于人口过于稀少，无论是谁，只要愿意，都可娶妻纳妾。这一点可从下面这一事实中得到解释：喜剧诗人虽然经常提及苏格拉底，但对其重婚一事，大多保持缄默。

在波斯人中，皇后容忍国王有多个情妇，其原因之一是国王对其妻子实施绝对的君王统治；此外，据迪农（Dionon）所著的《波斯史》记载，原因之二是情妇们大多敬重皇后，无论如何，她们至少要顺从她的意志。

同样，特洛伊的末代国君普里阿摩斯拥有许多嫔妃，但赫卡柏（Hecuba）并没有感到懊恼。譬如，普里阿摩斯曾说：“我的十九个儿子为一妻所生，其余的则出自我宫廷里的其他女人。”

但在希腊，菲尼克斯（Phoenix）的母亲怎么也不能容忍阿米托尔（Amyntor）的情妇。

还有美狄亚，尽管她知道蛮荒之人有纳妾之风，但仍无法容忍格劳斯（Glauce）再有任何婚姻，因为她已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了更加文明、更加希腊化的习俗。再有，克丽特奈斯特拉（Clytaemnestra）勃然大怒，将阿伽门农与卡珊德拉一道杀死，因为她的夫君已习惯了蛮荒的婚俗，将情人卡珊德拉带回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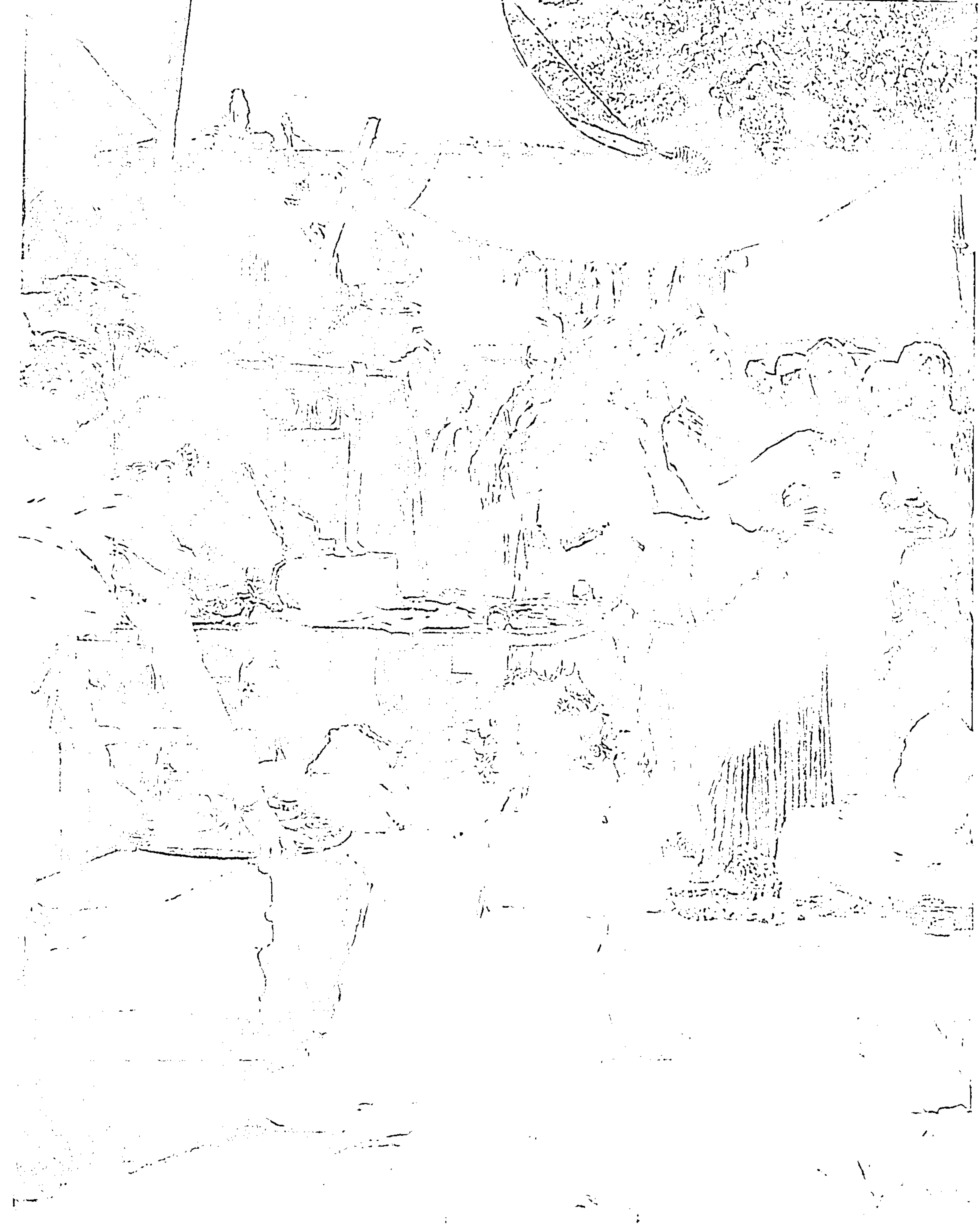
“也许人们会感到惊奇，”亚里士多德说道，“在《伊利亚特》中，荷马从未描述过斯巴达的国王与哪一个女人睡觉，尽管这位国王能将所有的女人分配给所有的男人。”

譬如，在荷马的诗中，即使年老的男人内斯特和菲尼克斯也与女人睡觉。由于两人在年轻时没有狂饮暴食或纵欲无度，因而在上年纪之后，仍能保持精力充沛。

显而易见的是，斯巴达人非常敬重国王的结发之妻海伦。事实上，正是由于海伦的缘故，国王才能将远征军聚于一处。因此，他非常节制，严禁自己与其他任何女人有染。

另一方面，阿伽门农由于女人过多而遭到瑟赛蒂兹的辱骂：





被劫夺来的女人





“你的帐篷里充满了铜器，你的帐篷里充满了女人，充满了我们希腊人为你挑选的女人。”

亚里士多德继续说道：“显然，这么多的女人充斥在他的帐篷里，与其说是供他纳妾，毋宁说是表达某种荣誉，就像他霸占好酒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喝个酩酊大醉一样。”

大力士海格力斯（Heracles）因妻妾成群而闻名于世。事实上，他非常迷恋女人，总是到处征伐，四处掳掠女人，这也是他子孙满堂的原因。

此外，据赫洛多鲁斯（Herodorus）记载，他曾在五天之内使泰斯忒斯（Thestius）的五十个少女成为残花败柳。

另一位妻妾成群的英雄是埃勾斯。他的结发之妻是霍普里斯（Hoples）的女儿，接着又娶下查尔科顿（Chalcodon）的其中一个女儿。之后，他将两个妻子全部出让给朋友，自己则与众多女人寻欢作乐，但不愿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婚。

后来，他续娶皮特修斯（Pittheus）的女儿阿泰拉（Aethra），再后娶美狄亚。

至于特修斯，首先诱拐海伦，不久又诱拐阿里阿德涅。在其所著的《阿提卡历史》第14卷中，艾斯特鲁斯（Istrus）列出了一份与特修斯有染的女人清单，其中强调，成为他的妻妾的女人，部分是因为爱他，部分是因为遭到了他的强奸，还有部分是因为与他有合法的婚约。

例如，因强奸而被他占有的是海伦、阿里阿德涅、希波吕忒、塞尔西昂（Cercyon）及西尼斯（Sinis）的女儿们；因婚约而合法娶到的是美里波亚（Meliboea），阿杰克斯（Ajax）的母亲。

赫西奥德认为，按照刻克洛普斯的说法，特修斯还娶过希波（Hippe）和伊戈尔（Aegle），甚至还为此而背逆曾对阿里阿德涅所许下的誓言。

在与海伦的冒险经历之前，他已从特洛伦诱拐了阿那克苏（Anaxo）。在希波吕忒之后，他娶的是菲德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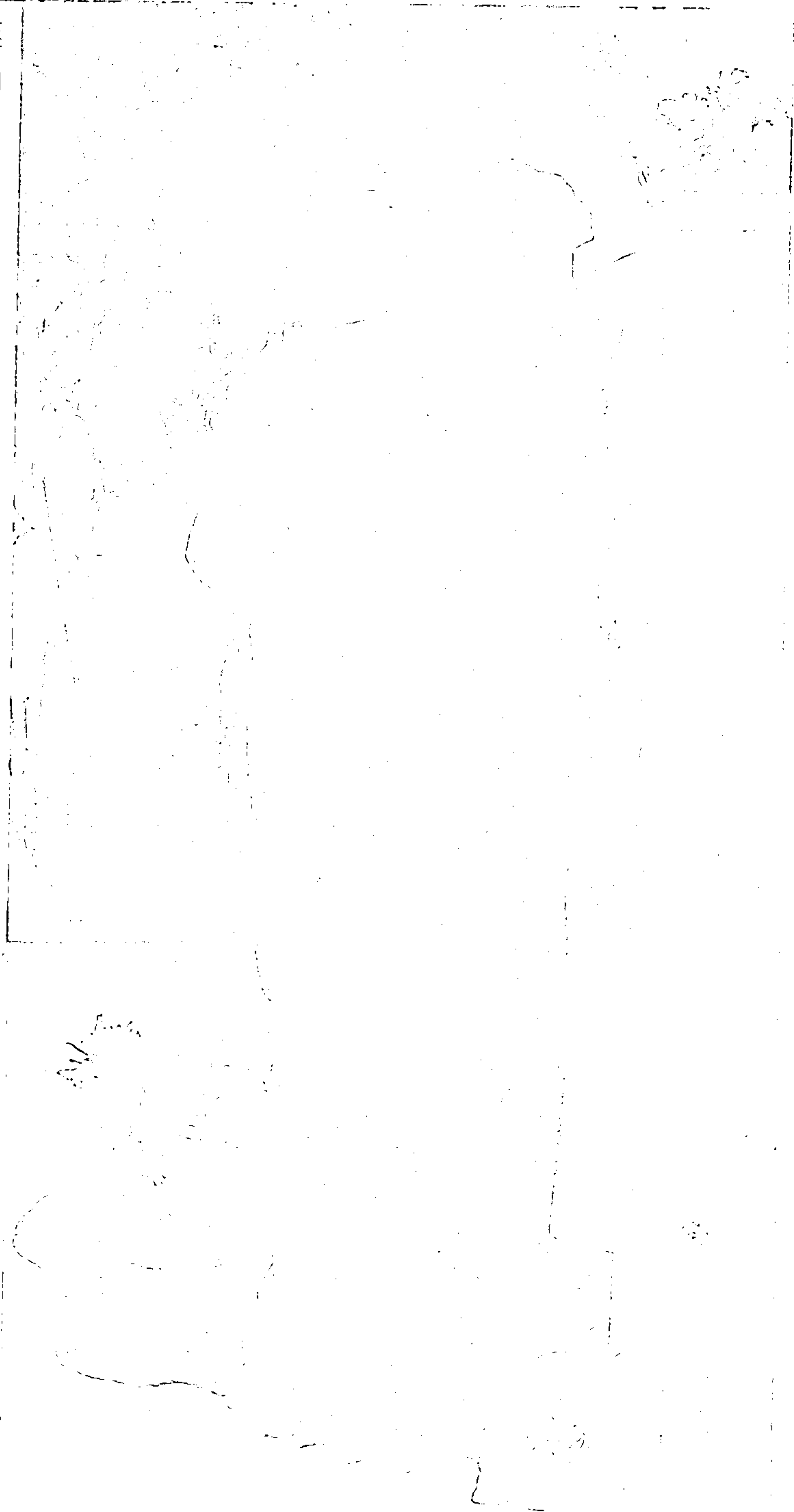
被亚历山大废黜的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却一刻也离不开女人。根据迪凯亚尔库斯（Decaearchus）的《希腊史》第3卷记载，大流士虽因连年征战而使整个帝国危如累卵，但其身边仍有多达360个妃妾。

在大马士革被攻占之后，帕尔门尼翁（Parmenion）受命清点大流士的家庭用品。他就皇宫中的人员罗列了一个十分详细的清单：

经清点：为国王演奏乐器的女艺人，计329人；编织花冠的男子，计46人；备办宴会者，计277人；茶壶照看者，



在阿伽门农的墓前



天生尤物

计29人；布丁制作者，计13人；酒吧男招待，计17人；葡萄酒过滤者，计70人；香水制造者，计14人。

马其顿君王菲利普从来不带女人随军出征。然而，菲利普每发动一次战争，就要娶回一个妻子。

萨蒂鲁斯（Satyrus）在其传记中写道：

在位的22年里，他娶过伊利里亚的奥达塔（Audata），生女辛娜（Cynna）；又娶菲拉（Phila，Derdas和Machatas之妹）。为将泰萨利亚（Thessalian）王国纳入自己的版图，他使塞萨利的两个女人各怀龙胎。一个是费拉的尼塞西波利丝（Nicesipolis），为其生下泰塔洛尼斯（Thettalonice）；另一个是拉里萨（Larisa）的费里娜（Philinna），为其生下阿里达乌斯（Arrhidae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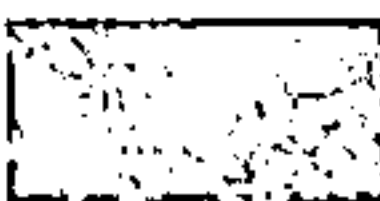
接着，他娶妻奥林庇亚丝（Olympias），从而将莫洛西亚（Molossians）王国占为己有。这次婚姻使他育出一子一女，子为亚历山大，女为克利奥帕特拉。

然后，他举兵征服色雷斯，战败的色雷斯王科塞拉（Cothelas）将女儿美狄亚双手奉送，随同而来的是丰厚的嫁妆。与美狄亚的婚姻使他得以将自奥林庇亚丝之后的第二个妻子带回家中。

在所有这些女人之后，他又娶下希波斯特拉图斯（Hippostratus）的妹妹、阿塔鲁斯（Attalus）的侄女克利奥帕特拉，并与她坠入爱河。他将她带回家中，使其取代奥林庇亚丝。

此举使他的生活成为一团乱麻。在婚典盛宴上，阿塔鲁斯大声叫道：“我告诫你，即将诞生的王子将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不是私生子。”

听到此言，亚历山大将手中的酒杯砸向阿塔鲁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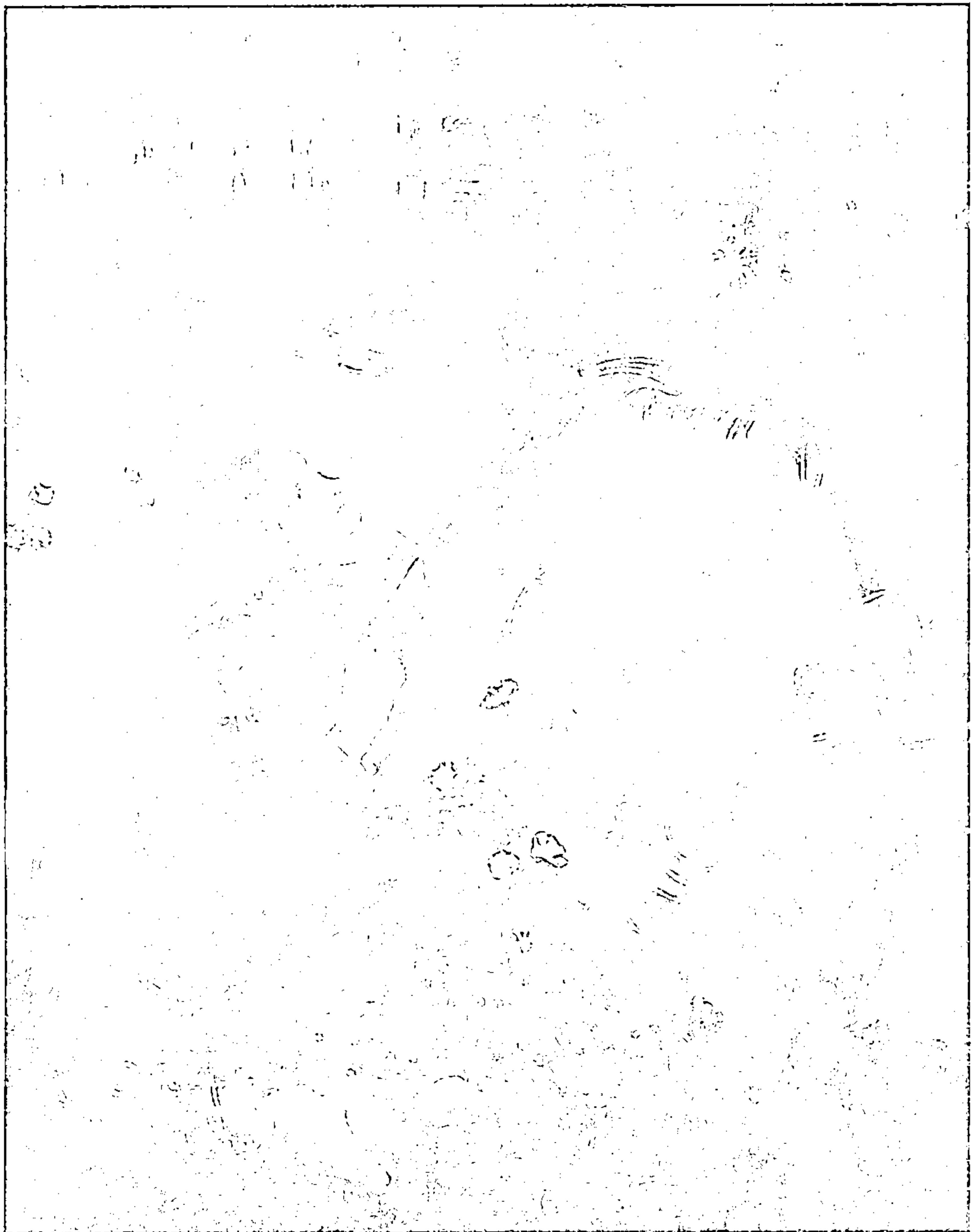


作为报复，阿塔鲁斯也将手中的酒杯砸向亚历山大。之后，奥林庇亚丝逃到莫洛西亚，亚历山大逃至伊利里亚。克利奥帕特拉为菲利普王生下一个女儿，名叫欧罗帕（Europa）。

另一个迷恋女人的男子是诗人欧里庇得斯。希罗尼莫斯（Hieronymous）在其《历史札记》中记载：

当某人在索福克勒斯面前说欧里庇得斯讨厌女人时，索福克勒斯说道：“是的，在他的悲剧里。如果在床上，他就会拜倒在她们面前。”

## 关于敬酒招亲



宴会之后，姑娘进来调酒，然后将酒送给她所相中的在场求婚者中的任何一位。无论是谁，只要得到她的酒，即可成为她的郎君。

我们不必对人们仅因传说就爱慕他人而感到惊愕。米蒂里尼的查莱斯（Chares）在其所著的《亚历山大传》第10卷中断言，许多人甚至疯狂地爱上梦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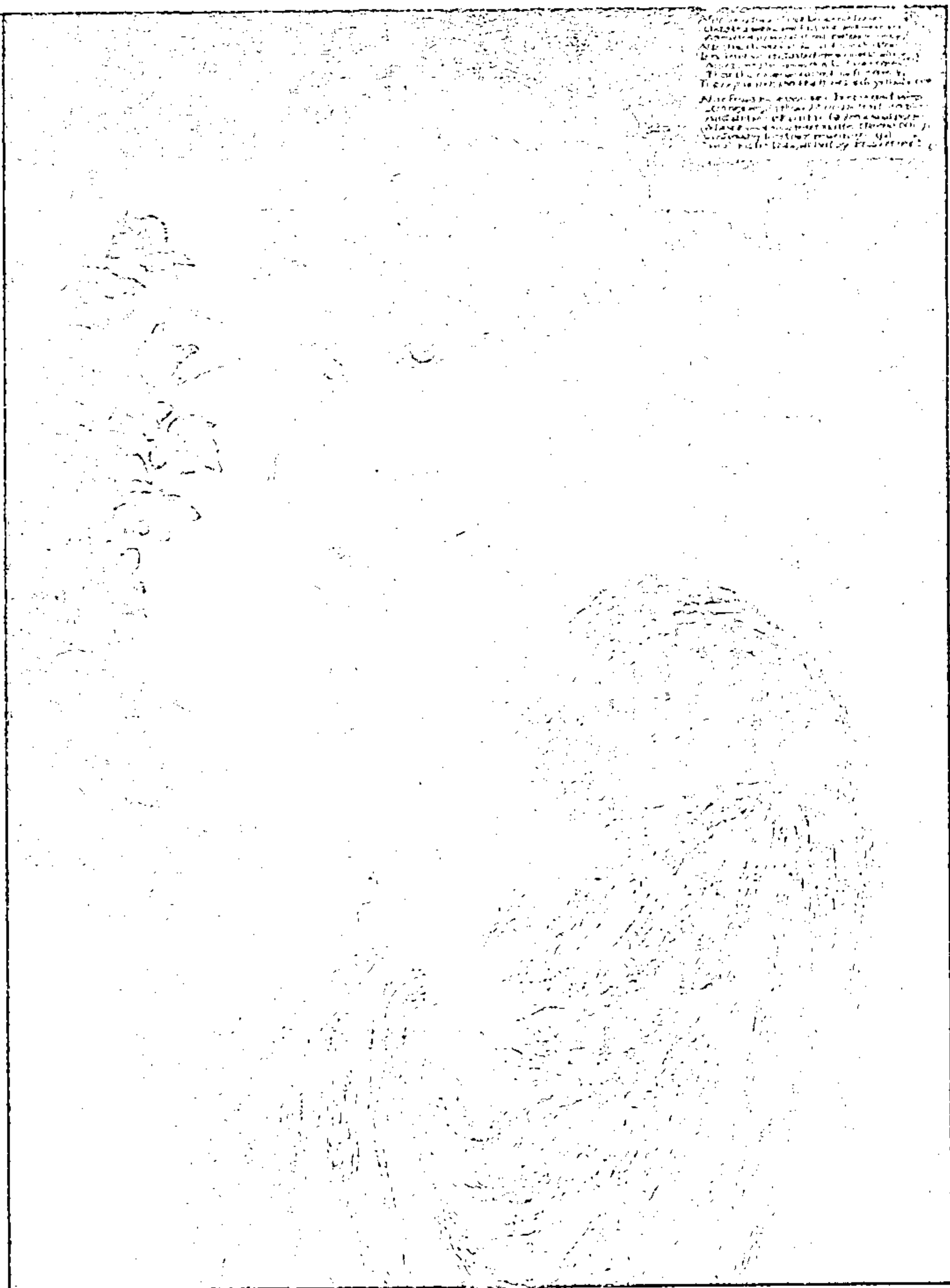
他如是写道：

希斯塔斯普斯（Hystaspes）有一个名叫扎里亚德莱（Zariadres）的弟弟，当地人认为，他们两个是阿芙罗狄蒂和阿多尼斯的儿子。希斯塔斯普斯成为米底及其附属版图的最高统治者，扎里亚德莱则治理里海之外直至塔奈斯（Tanais）河的广袤地区。

在塔奈斯河之外的马拉地国，国王霍马蒂斯（Homartes）有一个女儿名叫奥达蒂（Odati）；据历史记载，她在梦中见到扎里亚德莱，并深深地迷上了他。

与此同时，她也走进了他的梦中，以同样的方式折磨他的激情。他们按照睡梦中的想象不断地渴望着对方。奥达蒂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扎里亚德莱也英俊无比，两人可谓十分匹配。于是，扎里亚德莱派人向国王霍马蒂斯提亲，希望娶他的女儿为妻。

然而，霍马蒂斯并不同意这桩婚事，因为他没有儿子，希望将女儿嫁给他自己的家族。没过多久，国王霍马蒂斯就与朋友、亲戚一道，将王国内所有的公孙王子召集在一起，打算为女儿举行招亲大典。酒过三巡，父王将女



儿奥达蒂叫到宴会上，待所有客人通报姓名之后，国王宣布：“奥达蒂，我的女儿，今天为你举办招亲大典。好好看一看周围的人，然后端上金杯，将酒递给任何一个你愿意嫁给他的男人。此后，你就是他的妻子。”

唉，可怜的孩子，她环顾四周，泪湿巾衫，渴望能够突然看到扎里亚德莱。此前，她已在梦中捎信给他，说招亲大典很快举行。

与此同时，他正率军扎营在塔奈斯河畔。他悄悄地离开自己的军队，渡过大河，仅带一名战车御手，驾车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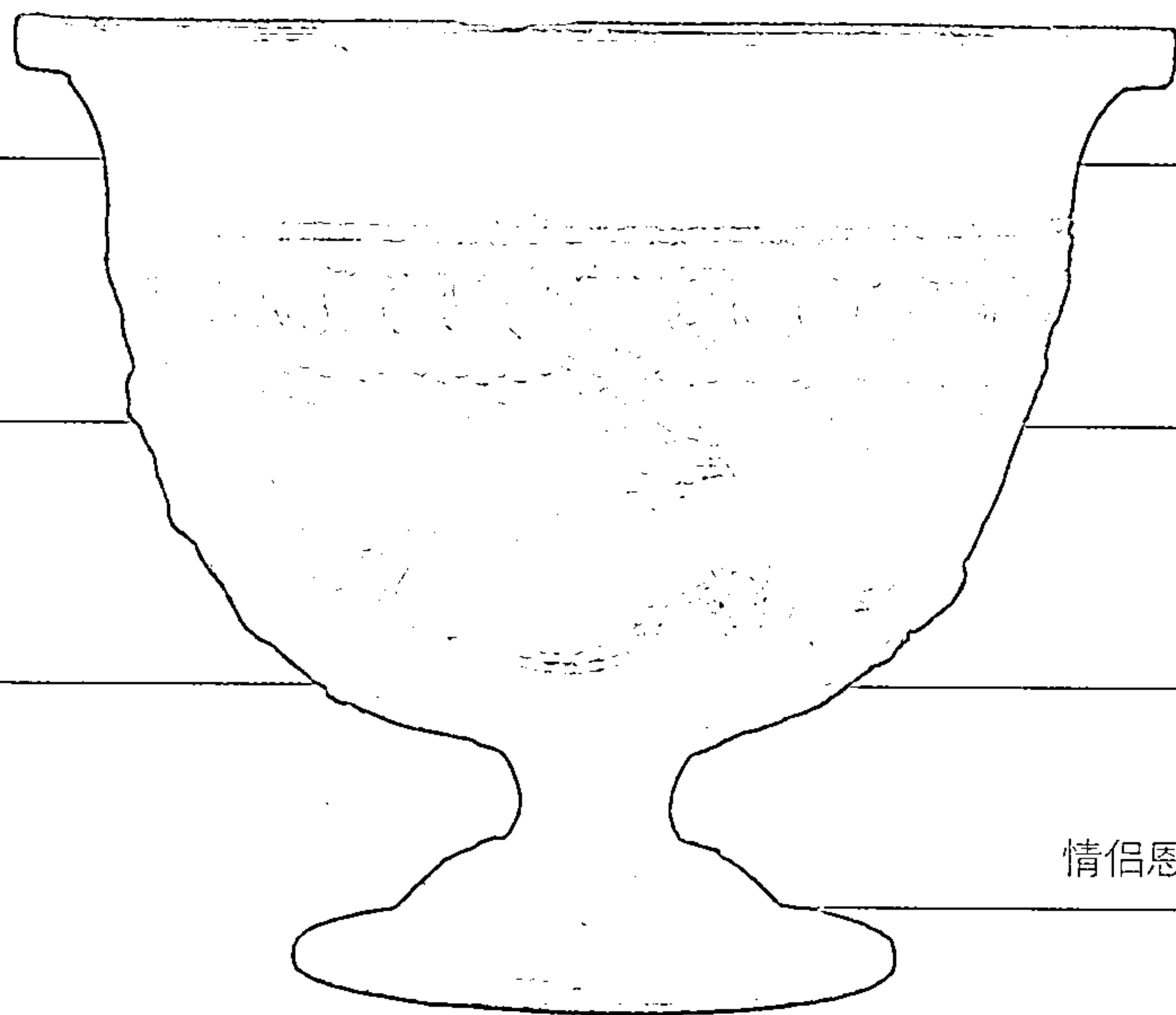


的地急赶。他们穿过约800个赛场（一个赛场长约607英尺）的疆土，终于接近正在举行大典的村庄。

此时，他将战车和御手留下，穿上斯基台人的服装，继续向前走去。进入庭院之后，他看到奥达蒂正站在餐柜旁边，一边慢慢地调酒倒向酒杯，一边暗中垂泪；他悄悄地站到她的身边，对她说道：“奥达蒂，按照你的意愿，我，扎里亚德莱已来到这儿。”

她大为惊讶的端详这位陌生的男人，见他果然英俊异常，与梦中人完全一样。她高兴极了，顺手将酒杯递向他。他接过酒杯，将奥达蒂抱在怀中，一直将她抱到不远处的战车上，两人趁夜逃走。

与此同时，奴隶们和侍女们早已意识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全都保持沉默。国王命令他们说出女儿的去向，他们个个信誓旦旦，都称她被一个青年男子抢走了，不知逃向何方。



情侣恩爱碗

直到今天，这个爱情故事仍在亚洲的偏僻地方广为流传。他们甚至将整个故事画在寺庙、宫殿乃至民居里；许多王子还为自己的女儿起名奥达蒂。

亚里士多德在其《马西利亚宪法》中也记载过类似的事情：

在爱奥尼亚（Ionia），费卡亚（Phocaea）人热衷于经商，建立了一个名叫马西利亚（Massilia）的国家。费卡亚人尤克西奴斯（Euxenus）是国王那奴斯（Nannus）的朋友。国王那奴斯正在为女儿举行招亲庆典，尤克西奴斯碰巧到场，并受邀出席。

庆典的程序是这样的：宴会之后，姑娘进来调酒，然后将酒送给她所相中的在场求婚者中的任何一位。无论是谁，只要得到她的酒，即可成为她的郎君。

姑娘进来之后，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她将酒杯递给了尤克西奴斯。姑娘名叫帕塔，她的父亲相信，她这么做，肯定是出于神的旨意，因而认为，只有尤克西奴斯才应拥有她。于是，他将女儿改名为阿里斯托克西奴（Aristoxene），嫁给了他的这位朋友为妻。

时至今日，在马西利亚，她的后代仍有一脉延续下来。这一脉叫普洛蒂亚达（Protiadae），而其祖先普洛蒂斯（Protis）则是尤克西奴斯与阿里斯托克西奴之子。





## 关于不结婚



结婚，再结婚，然后是三婚、四婚，一直结下去！让这样的  
男人永远消失吧！

---

完全弃绝婚姻的里奥尼迪斯引述了占卜者亚历克西斯的诗句：

不幸的我们，结婚的男人啊！我们出卖了自由说话的权利和舒适的生活，像个奴隶一样没有自由地与妻子一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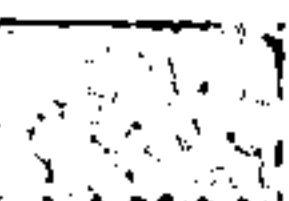
然而，你们说，拥有嫁妆之后，我们难道不该付出吗？唉，嫁妆！浸透女人胆汁的苦物。与妻子的胆汁相比，丈夫的胆汁真是蜂蜜了；受伤之后，男人的表现是宽恕，女人却只会用辱骂向伤口撒盐。

伤害人时，她们总是将过失全部抛在丈夫头上，全然忘记谁该统治谁，谁不该统治谁。尽管一点事儿也没有，但她们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她们有病。

色纳库斯（Xenarchus）在《睡眠》中说道：“雄蝉不是很幸福吗？雌蝉总是伏在旁边，一点声响都不发。”

菲莱塔鲁斯（Philetaerus）在《玩科林斯游戏》中说道：“伟大的宙斯，她的眼神多么温柔、动人啊！毫不足怪的是，对于情侣来说，处处都是圣殿；对于妻子来说，找遍整个希腊，竟无一处可寻觅。”

安菲斯（Amphis）在《阿萨马》中说道：“情侣难道不是比结发之妻更温顺吗？是的，远比她们温顺，且理由非常充足，因为妻子受到法律保护，总是以傲慢的轻蔑呆在家中，而情侣知道，她必须在男人面前出卖自己的魅力，否则，只能卷铺盖走人，再找目标了。”





尤布鲁斯在《克里西拉》（Chrysilla）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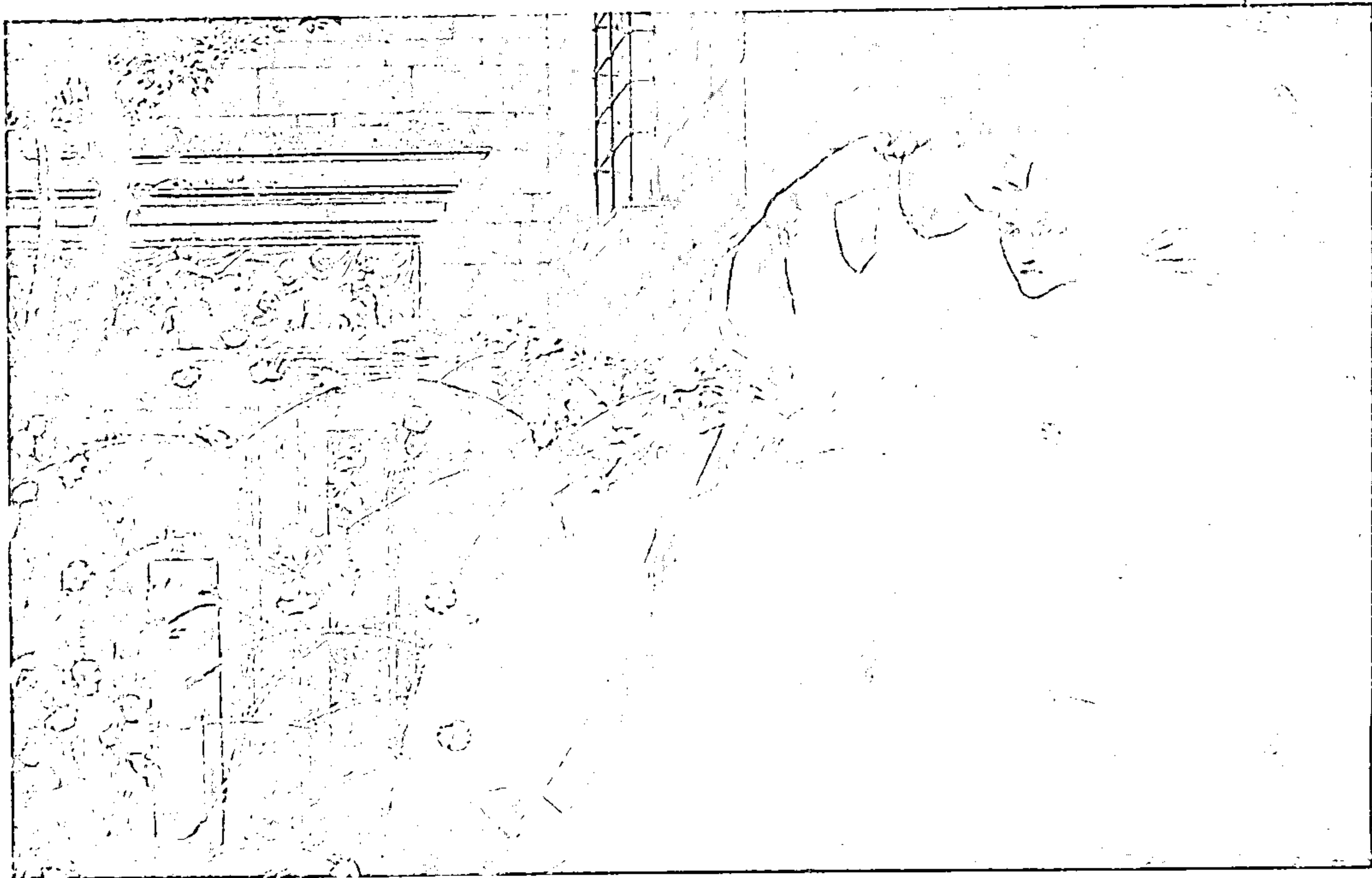
对第一次做丈夫的人，我不想责怪；但无论是谁，做第二次丈夫，都是自取毁灭的受难人。对第一次，我相信，他还不曾体验到什么是邪恶，但对第二次来说，妻子是何等邪恶的，他是肯定体验得到的。

喔，最可敬的宙斯，我能谴责女人吗？我发誓，如果我这么做，就让我不得好死，因为她是我们的最好的拥有物。美狄亚是邪恶的，但珀涅罗珀十分善良。有人举出克利特奈斯特拉的邪恶行为，可善良的阿尔刻提斯和她形成了鲜明对照。

人们或许会责备菲德拉。的确，肯定有善良女人——是啊，但她们在哪里呢？唉，真是不幸呵，对我而言，善良的女人屈指可数，邪恶的女人罄竹难书呀。

阿里斯多芬在《卡洛尼狄斯》中这样告诉人们：“选择第二次

在废墟中的爱





亚里士多德为悍妻所御

结婚的男人是自取毁灭的受难者，第一次结婚的则无过错，因为首次娶妻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多么邪恶的东西；但再婚的男人却是明知故为，自己将自己抛入邪恶的怀抱中。”

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在《他父亲的爱好》中有如下对白：

甲：我告诉你，他结婚了！

乙：你说什么？他真的结婚了——我离开时仍在活着并走动的那个人？

梅南德在《符号载体》或《笛女》中也说道：

甲：如果你还能判断，就不要放弃你现在的的生活选择结婚！我是结过婚的人，因而奉劝你千万别干这件傻事。



乙：木已成舟了，要死就死一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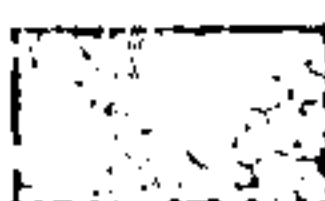
甲：好吧，去死吧，但我希望你能平安解脱！事实是，你已将自己抛入了真正的烦恼的苦海——不是利比亚海，更不是爱琴海——在这个苦海里，三十艘船中只有三艘逃出，但逃生者中没有一个是结过婚的男人，一个也没有！

他又在《她点火自焚》中写道：“结婚，再结婚，然后是三婚、四婚，一直结下去！让这样的男人永远消失吧！”

悲剧诗人卡西奴斯（Carcinus）在《塞默勒》中一个以“守夜”剧情开始的剧本中说道：“哦，宙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细述女人的邪恶呢？只需说出‘女人’一词就足够了。”

欲娶少妻的老男人更无法明白自己正在走向什么样的邪恶之中，尽管这位来自米加拉（Megara）的诗人已发出过警告：“的确，老夫不应匹配少妻，因为她总像一艘航船，既不受舵的指挥，也不受锚的约束，总想飘离系泊的地方，在更深夜静时找到另一片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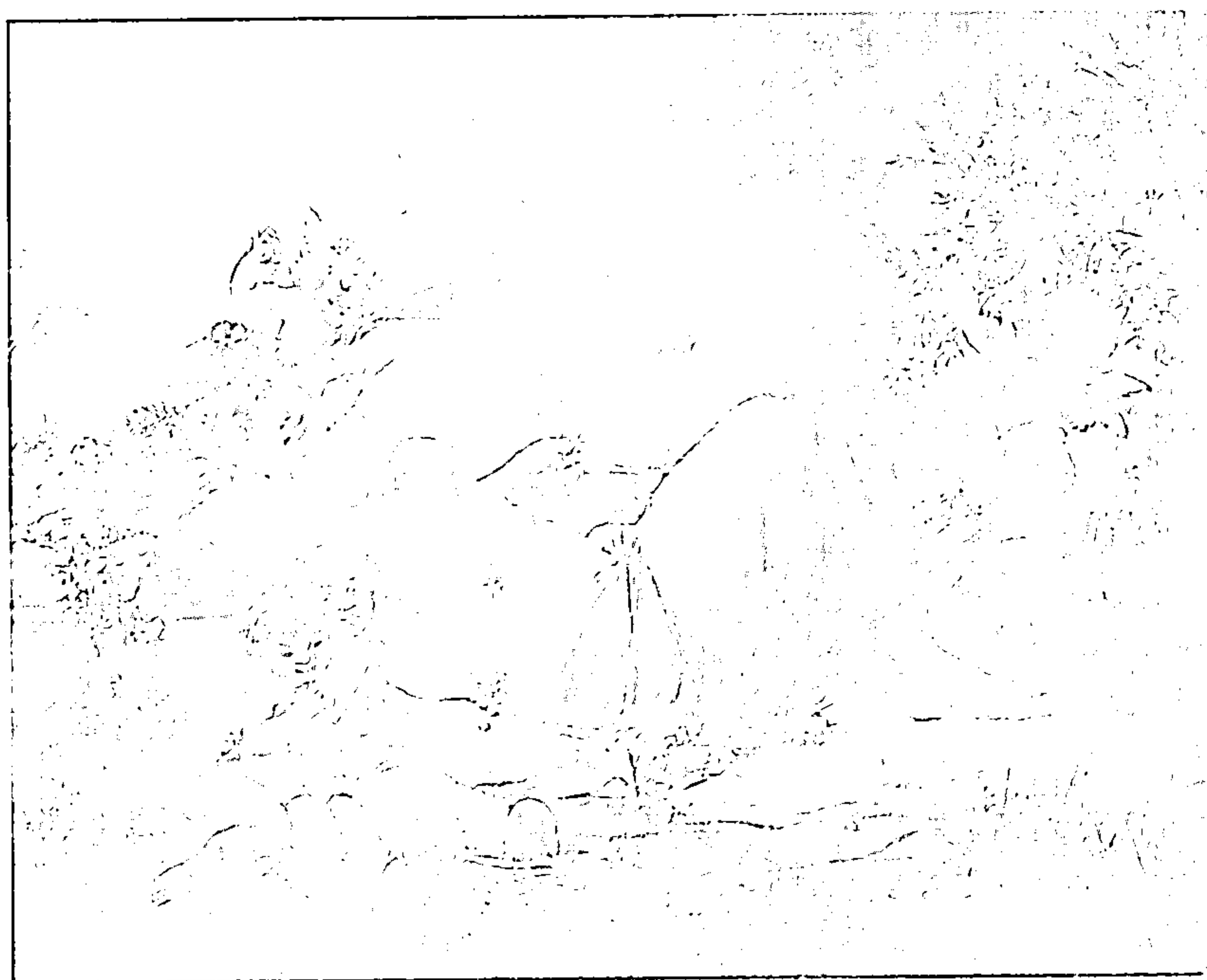
西奥菲勒斯在《尼奥普托列默斯》中也如是说道：“少妻不适合老夫。她像一艘连最微小的舵都不肯听从的航船，而在夜深人静时弄断缆绳，寻找另一个系泊处。”







## 关于战争的起因



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克律塞伊斯是瘟疫的起因，布里塞伊斯是阿基里斯的愤怒的起因.....

我想，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会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最严酷战争往往是因女人而爆发的。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克律塞伊斯是瘟疫的起因，布里塞伊斯是阿基里斯的愤怒的起因.....正如杜里斯在其所著的《历史》第2卷中所述，又一场所谓的圣战是由一个已婚女人引起的，一个名叫提诺（Theano）的底比斯女人，她被一个福西亚（Phocian）人拐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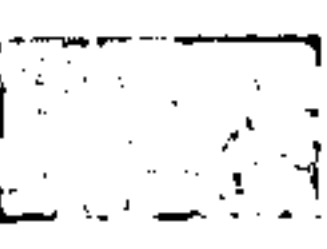
像特洛伊战争一样，这次战争持续了十年。第十年时，菲利普王与底比斯人结盟，才帮助后者打败福基斯（Phocis），从而使战争结束。

如加里斯蒂尼斯（Callisthenes）在其《圣战》一书中所述，这场战争也叫西拉亚战争。福西亚人皮拉贡（Pelagon）的女儿米吉斯托（Megisto）及阿哥斯人的女儿们到特尔斐神殿朝拜，在回家的路上被西拉亚人拐走，从而为福西亚人提供了进攻西拉亚人的借口。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

但是在第十年上，西拉亚人遭到惨败，甚至他们的家族也因女人而彻底瓦解，与之相同命运的有：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利普王的家族毁灭于他与克利奥帕特拉的婚姻；大力英雄海格立斯（Heracles）的家族毁灭于他与尤里图斯（Eurytus）女儿爱奥莱（Iole）的婚姻；特修斯的家族毁灭于他与迈诺斯的女儿菲德拉的纠葛；阿萨马斯（Athamas）的家族毁灭于他与希普修斯（Hypseus）的女儿忒米斯托（Themisto）的婚姻；贾森（Jason）的家族毁灭于他与克莱翁（Creon）的女儿格洛斯（Glauce）的婚姻；阿伽门农则毁灭于卡珊德拉。



死神的胜利



按照克特西亚（Ctesias）的说法，甚至冈比西斯对埃及的远征都起因于一个女人。冈比西斯听说埃及女人在热情拥抱方面胜过其他所有女人，于是向埃及国王亚美西斯提出要求，欲与他其中的一个女儿成婚。亚美西斯怀疑他的诚意，认为他的女儿不会得到妻子的名分，顶多是个妾室，因而不愿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他，只许给他一个情妇的女儿。

被他送去的是阿普利娅（Aprias）的女儿内特蒂（Neitetis）。

阿普利娅因维莱纳亚人（Vyrenaeans）之故而国破家亡，为亚美西斯所杀。冈比西斯得到内特蒂后十分受用，并从她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她请求他为父报仇，他当即答应，提兵对埃及人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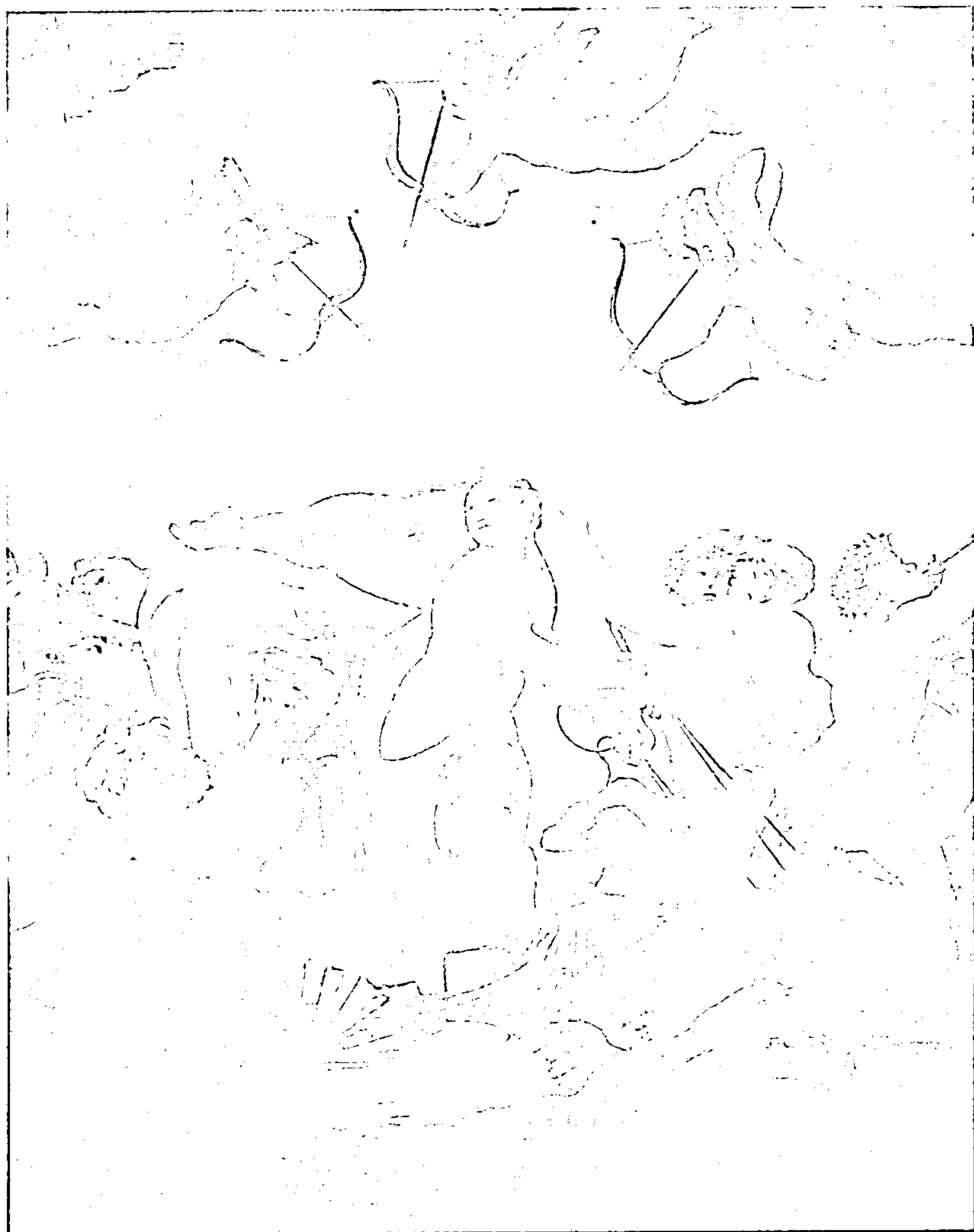
迪农（Dinon）在其《波斯史》中及诺克拉蒂的利西亚（Lyceas）在其《埃及史》第3卷中均写过此事。但他们认为，内特蒂是亚美西斯送给赛勒斯的，冈比西斯则是她的儿子，他所许诺的对埃及的远征是为母报仇。

萨摩斯岛的杜里斯认为，两个女人之间的第一场战争是由奥林庇亚与欧律狄刻之间的饶舌引起的。战争中，奥林庇亚活像一个酒神的祭司，在小手鼓的伴奏下挺胸向前，欧律狄刻则接受过伊利里亚王子的军事训练，用马其顿式盔甲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 关于爱情及其力量



爱神弯弓搭箭，箭分两支，一支携带幸福，另一支携带  
混乱。

在此后的讨论中，在场的哲人们决定就爱情和个体的美貌谈谈各自的看法。

的确，他们所说的大多是哲学词汇，中间还穿插进舞台哲学家欧里庇得斯的智慧之辞，其中包括下面的这一段：

滋养智慧的爱神厄洛斯别无他求，只追求美德的灵感，因而，他是人类诸神中最甜美者。带着没有痛苦的欢娱，他引领人们走向希望。

我不会加入那些对他的神秘仪式一无所知的人群，也将远离那些粗野的方式。

爱情！我告诫年轻人决不要躲避它。无论何时，只要它来到你的面前，就要正当地享用它。

另一个客人引述诗人品达的话道：“将爱情归于我，让我在恰当的时节里屈服于爱情。”

另有一人则背诵起了欧里庇得斯作品中的段落：

至于您，爱神，神、人之共主啊，要么教导我们不要相信公正的事情是公正的，要么帮助有情人在您所发明的这个艺术圈套里品尝辛劳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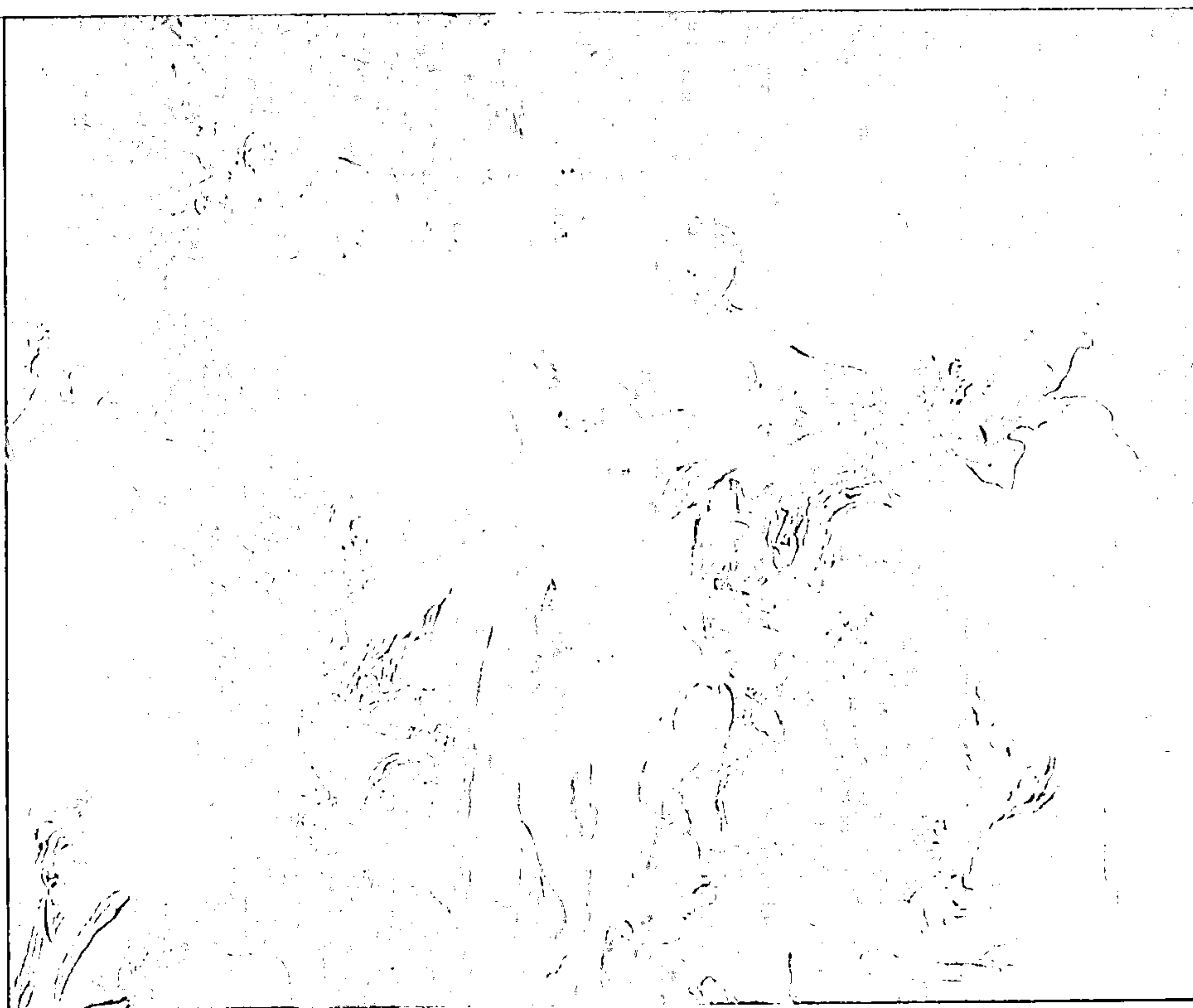
如果这么做，人们将用您所教导他们的爱的方式、您所引领的雅致方式，来爱戴您；如果不这么做，您将受到尘世的唾弃。

蓬蒂亚奴斯说道，西希昂的齐诺认为，爱神别无他求，只为友谊、和谐及自由铺路。因此，在其所著的《共和国》一书中，齐诺说道，爱神是一位时刻为国家的安全而献身的神灵。

然而，那些在哲学思索上先于齐诺的哲人们知道，爱神是远离一切不光彩之事的圣洁之灵；在共和国的体育馆里，人们甚至将他与赫耳墨斯、大力士海格立斯（Heracles）一起祀奉，而这两位神灵，前者统辖雄辩，后者统辖体力；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友谊、和谐即应运而生；有了自由与和谐，人们便在追求更高尚的自由之路上力量倍增。

雅典人从未将厄洛斯视作统辖性交的神灵。在以雅典娜为主神的学院里，人们也将厄洛斯列入其中，让他与她一道接受供奉。进一步来说，忒斯庇亚（Thespiae）人虔诚地赞美厄洛蒂迪亚（Erotidia），正如雅典人赞美雅典娜、埃里亚（Elians）人赞美奥林庇亚（Olympia）、罗德人赞美哈利伊亚（Halieia）一样。

爱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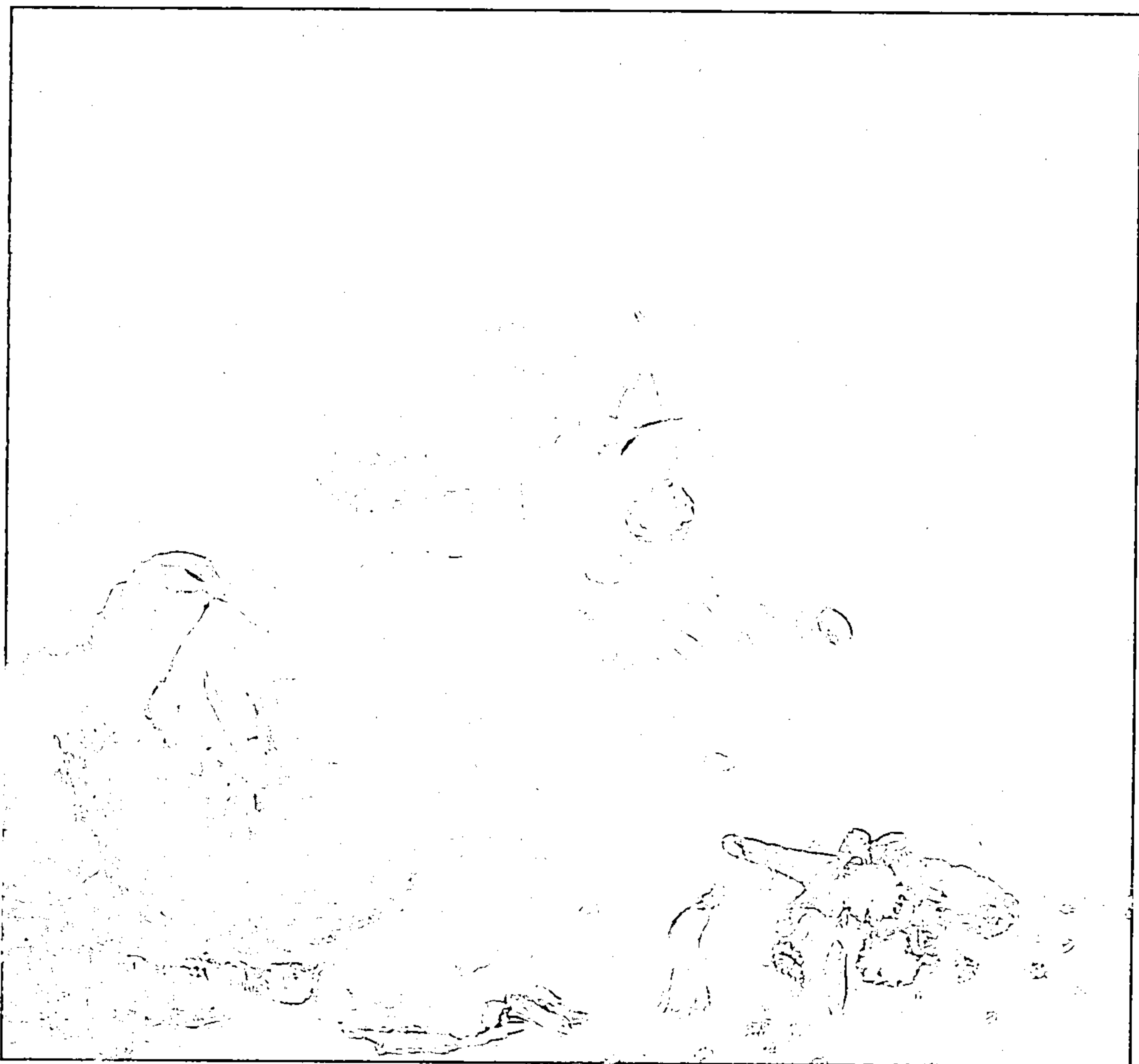


通常说来，在所有的公众场合里，厄洛斯都受到供奉。

因而，古斯巴达人在军队开拔到前线之前，首先要祭祀爱神，因为他们认为，能否安全返回并取得胜利，完全取决于战士们的友谊。

据索西克拉底（Sosicrates）记载，克里特岛人也是如此。他们往往将最英俊的市民布置在战场上，由他们向爱神献祭。同样，在底比斯，所谓的圣旅成员，清一色都是由情人及其最爱组成的。他们以爱神厄洛斯为荣，宁愿相拥着战死，不愿不体面地活着。

厄尔西亚（Erxias）在其所著的《科洛芬（Colophon）史》中说，萨摩斯岛人将一个体育馆献给爱神，在这儿举办一个名叫埃留



忒里亚（Eleutheria）的节日，以表示对他的敬重。在这位神灵的帮助下，雅典人也获得了自由。获得自由的还有裴西斯特拉蒂达（Peisistratidae）人，在受到驱逐之后，他们首先着手要做的就是清除一切对爱神的诽谤行为。

在这些评说之后，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背诵了亚历克西斯的《法特鲁斯（Phaedrus）》里的诗句：

当我从比雷埃夫斯向上走时，我就陷入哲学的令人烦恼的冥想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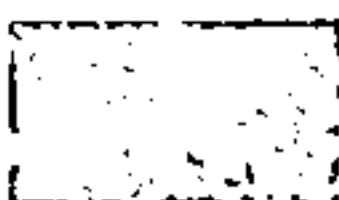
我认为，那些画家，或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所有为厄洛斯制作肖像的人，其实对他并不熟悉，这是因为，他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既不是神灵，也不是凡人；既不愚笨，也不聪明。

他由来自各地的不同元素组成，一体承载着多重品格。他的厚颜无耻就像男人，而他的胆怯却与女人的一般无二；他的愚蠢的争辩是疯狂的行为，他的推理却极有见地；他的冲动像个野兽，他的固执却如岩石般坚硬；他对荣誉的热爱如同天神一样。

雅典娜和诸神可以作证，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对此已有了大致的想法。

尤布鲁斯在《驼背》一书中专门谈到了厄洛斯的翅膀：

我在想，是哪个家伙第一次为爱神厄洛斯安上翅膀的？他只知道画燕子，此外一窍不通，因为他完全不明白这位神灵的特性。为某人身怀恶念时，这位神灵的分量非但不会减轻，而且也不容易被轻易抛弃。只能是越背越重。而这样一个东西怎能长着翅膀呢？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此事绝对是一派胡言。



亚历克西斯在《摆脱放纵》中说道：“自以为万事通的人通常认为，厄洛斯不会飞，会飞的只是情人；他身披翅膀是一个错误，画家们在为他画出翅膀时，表现得极其无知。”

忒奥费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在其随笔《爱情》篇中，引用悲剧诗人查尔门（Chaermon）的话说：就像调和酒以适合酒徒一样，爱神也调和情感以适应情侣。当调节适度时，爱神是高尚的；但当爱得过于剧烈而使人们完全忘乎所以时，爱神就是残酷的……

因此，这位诗人将爱神的影响进行了适度的区分，说道：“爱神弯弓搭箭，箭分两支，一支携带幸福，另一支携带混乱。”

这位诗人在剧本《受伤的男人》中又如是谈论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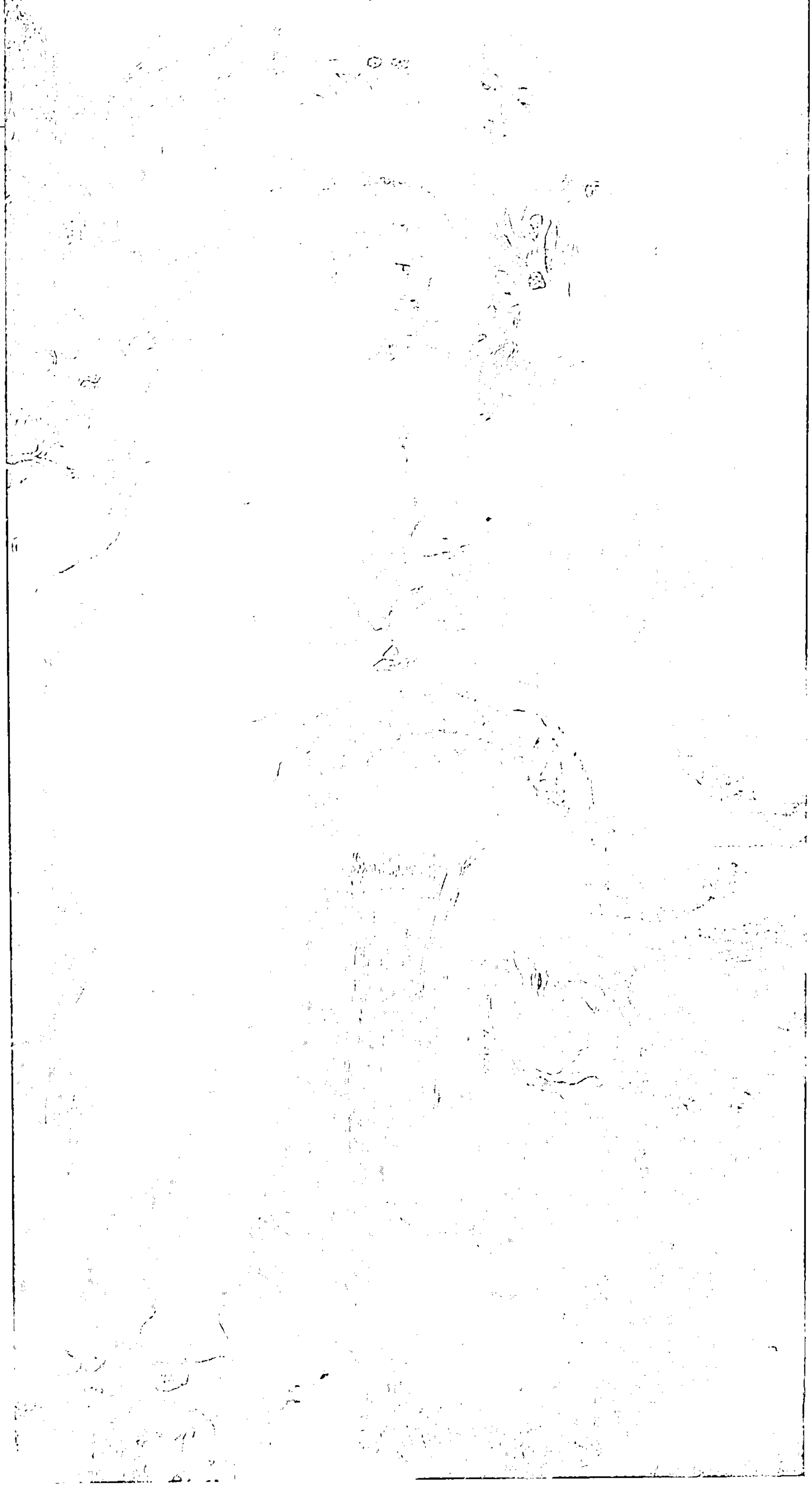
凡否认情人者，哪一个不是生活在劳役之中呢？是的，只要活着，他们就必须处于战争状态；他们的身体必须承受苦役的极限；在追求愿望时，他们必须拥有极度的耐心；他们必须善于创新，保持激情与渴望；他们必须技巧熟练地处理他们根本无法处理的事情！

西奥菲勒斯在《他喜欢吹笛》一文写道：

谁说情人们没有判断力？毋庸置疑，说出此话者肯定是愚蠢之极。这是因为，如果夺走生活中的欢乐，那么，除死之外，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拿我来说吧，爱上了一个演奏竖琴的姑娘，以神的名义起誓，难道就没有感觉了吗？论美，她无与伦比；论身段，她华贵异常；论艺术，她聪慧无比；仅是瞧着她，就比为你们这帮人卖力要赏心悦目得多。

阿里斯多芬在《毕达哥拉斯的门徒》中说：

土与水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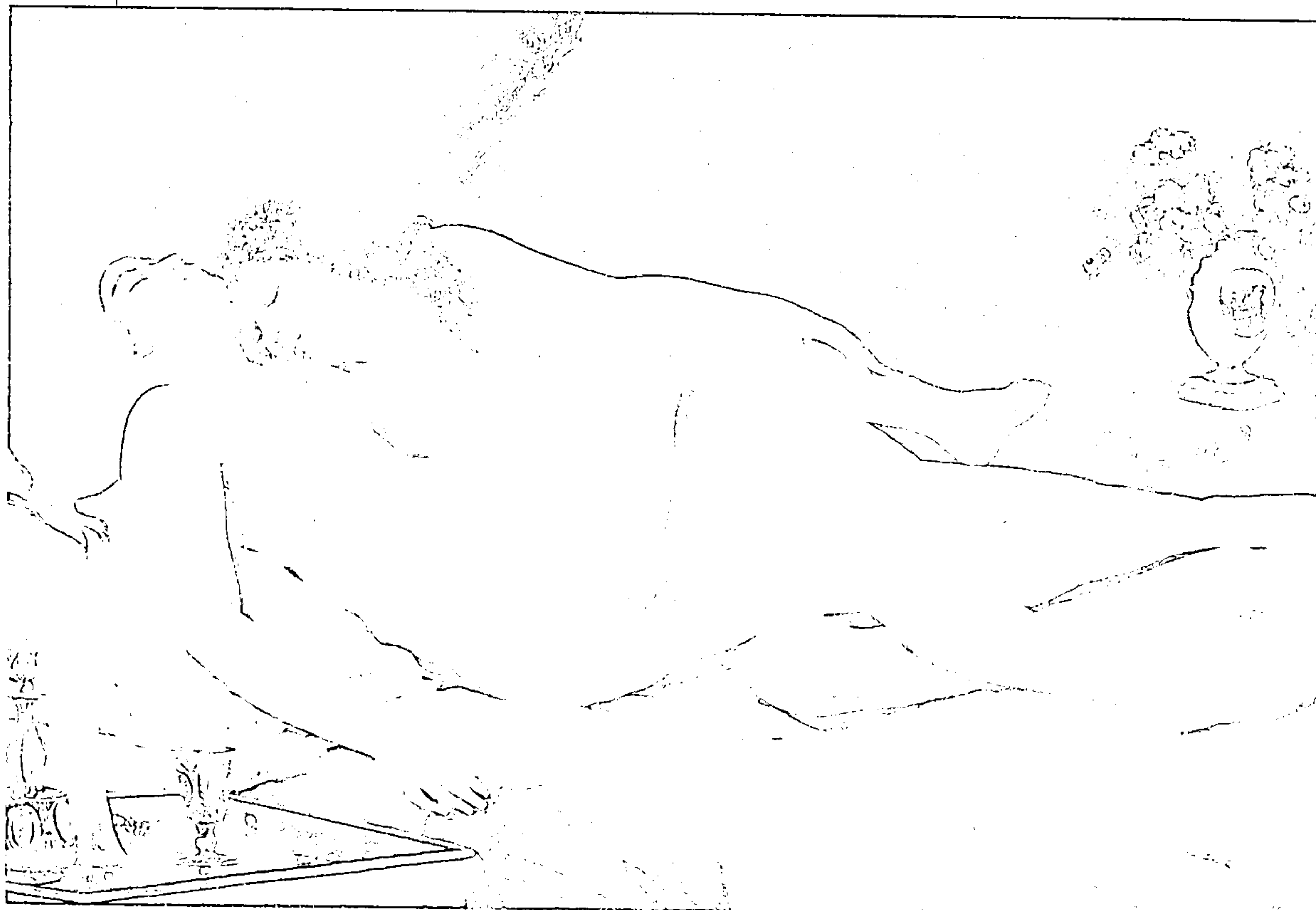


十二诸神将爱神放逐出境难道不合适吗？与他们一起生活时，他总是挑起争端，弄得大家心烦意乱。由于他极其鲁莽与傲慢，他们便将他的翅膀剪断，好让他无法飞回天堂，于是，他被放逐到人间，放逐到我们这些凡人中间。他们将他的翅膀送给胜利女神——以展示从敌方获取的战利品。

从此，我相信爱神厄洛斯是一个强大、有力量的神灵，就像阿芙罗狄蒂一样。我在此背诵几句欧里庇得斯的诗行：

你没看到阿芙罗狄蒂女神的伟大吗？她的伟大你无法说出，她的能力你更无法估量，因为养育你、我及所有凡

熟睡中的女人





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她。

这一点我也许无法用言语表达，但下面的事实足以显示出女神威力的强大：大地总是与雨水相恋；无论何时，只要干旱，只要颗粒无收，大地就需要雨露。此时，威严的上天，就通过阿芙罗狄蒂的符咒，将雨水洒向大地。

当雨水和大地混合为一，就为我们生出一切，并滋养它们成长。凡世间的所有生命，都依靠大地生出的东西得以生存和繁衍。

再有，最令人敬畏的埃斯库罗斯在《达奈德（Danaids）》里是如何介绍阿芙罗狄蒂的呢？

贞洁的上天喜欢冒犯大地，用一纸婚约将她与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上天的涓涓细流飘散成雨水落下，大地因而怀孕，养育出人们可以放牧的羊群、得墨忒耳的食物；水的滋润使树的成熟季节完美无比。所有这一切，都将因我（阿芙罗狄蒂）而起。

写过《论乐理》的阿尔乞塔（Archytas）说道，按照沙马利翁（Chamaeleon）的说法，阿尔克曼（Alcman）是一个情歌作者。他第一次唱出了最放荡的歌曲，喜欢追逐女人，写色情诗歌。他在一首歌里说：“面对优雅的塞普里斯<sup>①</sup>（Cypris），甜蜜的爱神再一次充溢、融化了我的心。”

他说，阿尔克曼曾毫无节制地与米加洛斯特拉塔（Megalistrate）做爱。后者是一个诗人，善于言谈，因而总是能够勾引到情人。

他是这么谈及她的：“真是缪斯的一个甜美的礼物，噢，快乐

① 塞普里斯：爱与美之神，等于厄洛斯。



的女孩，金发的米加洛斯特拉塔！”

斯忒西科鲁斯（Stesichorus）也是一个毫无节制的好色之徒，也写出了一些色情歌谣。众所周知，这些歌曲在当时被称为“裴底亚”（paideia）和“裴底卡”（paidika）。

由于人们大都喜欢追逐风流韵事，因而谁也没有将好色之徒视作粗俗之人。即使像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这样的伟大诗人，也都在他们的悲剧里引进爱情的主题，譬如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勒斯（Patroclus）的爱情纠葛或尼俄柏儿子们的悲欢离合。因此，有人称悲剧为“裴底拉斯特里亚”（Paederrastria）。这些故事，观众大都乐意接受。

莱吉乌姆（Rhegium）的伊比库斯（Ibycus）也发出这样的呐喊：

只有在春天的温暖阳光下，温柏和石榴才能受到未受玷污的少女花园里的溪流浇灌，膨胀的葡萄花苞才能在葡萄藤的新芽处茁壮成长；然而，对于我来说，任何一个季节都无法使我的爱欲平息；一切都在燃烧，就像色雷斯北风之神的闪电；从我少年时代开始，来自塞普里斯（Cypris）的爱情就已朝我奔来；它朦胧而坚定，带着灼人的疯狂，使我的心剧烈颤动。

品达也是个不加节制的好色之徒。他说：“爱，并在应当的季节里屈服于爱的，是我。”

泰门在其《讽刺》里也说：“应有时间去恋爱，去结婚，并在需要时去终止爱情。”

这位哲学家还发出这样的感叹：“当太阳徐徐落山时，他就开始躺进快乐的怀抱。”



# 关于情侣



“不足为奇，在整个希腊，到处都有为‘情侣’所立的神祠，但没有一处是立给妻子的。”菲莱塔鲁斯在《女猎人》中如是说。

对我而言，一切如某首打油诗的作者所说，你似乎是“缪斯女神教育出来的左撇子写手”中的一个。

至于我自己，参加此次聚会的朋友们，我从未讨论过妓女问题：“我已谈过美丽的舞妓，今天就不再讲正在发育的笛女们的事，朋友们，如果价格合适的话，这些姑娘们可以马上让那些货船上的水手们累得抬不起头来。是的，我说起过真正的‘情侣’，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在朋友之间不欺不骗的女人。她们是全世界仅有的可被称作为‘朋友’的女人，以雅典诸神中的阿芙罗狄蒂而得名，因而被称作‘阿芙罗狄蒂之侣’。”

雅典的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在《论诸神》中说道：“所谓阿芙罗狄蒂之侣指的是将男女纠集到一块的女人，即女性朋友。”

无论如何，时至今日，甚至连平民主妇、少女等，都称她们的亲密朋友为“情侣”。女诗人莎孚写道：“为了纪念我的情侣们，今天我要唱出这些快乐的歌。”

她还说：“勒托和尼俄柏<sup>①</sup>是亲密无间的情侣。”

他们也将与之有性交易的女人称为“情侣”，并为这种行为付钱，他们称之为送给“情侣的小费”。

此时，这种做法已与“情侣”一词的更加庄重的原意不符；因而，梅南德在其《押金》中，一定要将情侣与妓女区别开来：“宙

<sup>①</sup> 本书创作于现知的希腊神话整理成系统之前，故有些说法可能与后来的叙述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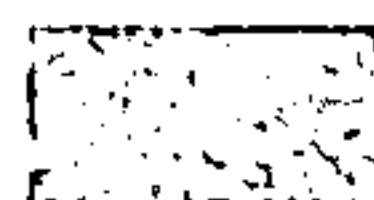


醉酒后的疯狂

斯知道，亲爱的女人，你们的确干了那事，称妓女要比称朋友更恰当一些；这是因为，虽然两个词的字面意思相同，但所表达的庄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情侣而言，埃菲普斯（Ephippus）在其《商品》一书中说：

那么，让我告诉你们什么是情侣。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碰巧感到沮丧，她就会令人愉快地巴结他，和他打招





呼，亲吻他。亲吻时，她不是像恨他似的将双唇紧闭着压上去，而是像刚学会飞的麻雀似的大张开嘴；她为他搬来椅子，安慰他，使笼罩在他头顶的阴霾迅速消散，使他重新快乐起来。



海边的美女

尤布鲁斯在《驼背》一书中也讲到一位举止端庄的情侣，是这样描述她的：

她在餐桌上，举止是多么端庄啊！她完全不同于其他妓女，因为她们的腮帮子里总是塞满韭菜，多得都可以在嘴里滚球，她们总是以丑陋的样子贪婪地吞食一块块肥肉。是的，完全不一样！每一样菜她只品尝一小口，就像来自米莱图斯（Miletus）的少女那样端庄。

我们再来看看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在《水罐》中的描述：

我所说的这个小伙子看到了隔院中的一个妓女，爱上了她；她出身于市民，但没有监护人和男性亲戚；但她有着金子般优秀的品格，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妓女一词原本是非常美好的，只是被干她这一行的其他女人的举止糟蹋了。

阿纳克西拉斯（Anaxilas）在《小鸡》中是这样表现的：

甲：如果某个姑娘一分钱不收就委身于前来求欢的男子，那么，她的行为完全值得宽容，可得到“情侣”的称号。就此例而言，如你所说，你所爱上的姑娘不是个普通女人，而是一个情侣；但她真的一心一意吗？

乙：远甚于此，宙斯为我作证，她是一个女士！

关于职业“情侣”，菲莱塔鲁斯在《女猎人》中如是说：“不足为奇，在整个希腊，到处都有为‘情侣’所立的神祠，但没有一处是立给妻子的。”

我知道，在马格尼西亚（Magnesia）有一个名叫赫塔里迪亚（Hetairideia）的节日，就不是纪念这些“情侣”（妾）的。该节日的理由十分奇特，赫格萨德尔在《注释》中说道：“马格尼西亚人庆祝赫塔里迪亚节。据记载，伊森（Aeson）的儿子贾森，将亚尔古的英雄集合之后，首先对宙斯的赫塔里奥斯（Hetaireios）献祭，称之为赫塔里迪亚节。”

按照庞菲鲁斯（Pamphilus）的说法，在阿比都斯（Abydos）有一个阿芙罗狄蒂妓女避难所，当时，该城邦被外族侵入，人民沦为奴隶。

据尼提斯（Neanthes）在《传奇》一书中记载，一次，城市卫



队献上贡品后喝得酩酊大醉，决定找几个妓女取乐。其中一名妓女见卫兵都已沉睡，于是摘下钥匙，越过城墙，向其他阿比都斯人报信。他们立即带着武器赶来，将所有的卫兵杀死，重新占领了该城，人民重获自由。于是，他们建造了一座神殿，以表达对那位妓女的感激之情。

萨摩斯岛的亚历克西斯在《萨摩斯岛居民编年史》第2卷中写道：“萨摩斯岛的阿芙罗狄蒂往往被冠以‘在芦荡’的称号，也有称其为‘在沼泽’的。她们是雅典妓女，当伯里克利包围萨摩斯岛时，她们随军出征，大大地赚了一笔。”

尤阿尔塞斯（Eualces）在《以弗所人编年史》中记载，在以弗所，也有专为阿芙罗狄蒂“情侣”建造的避难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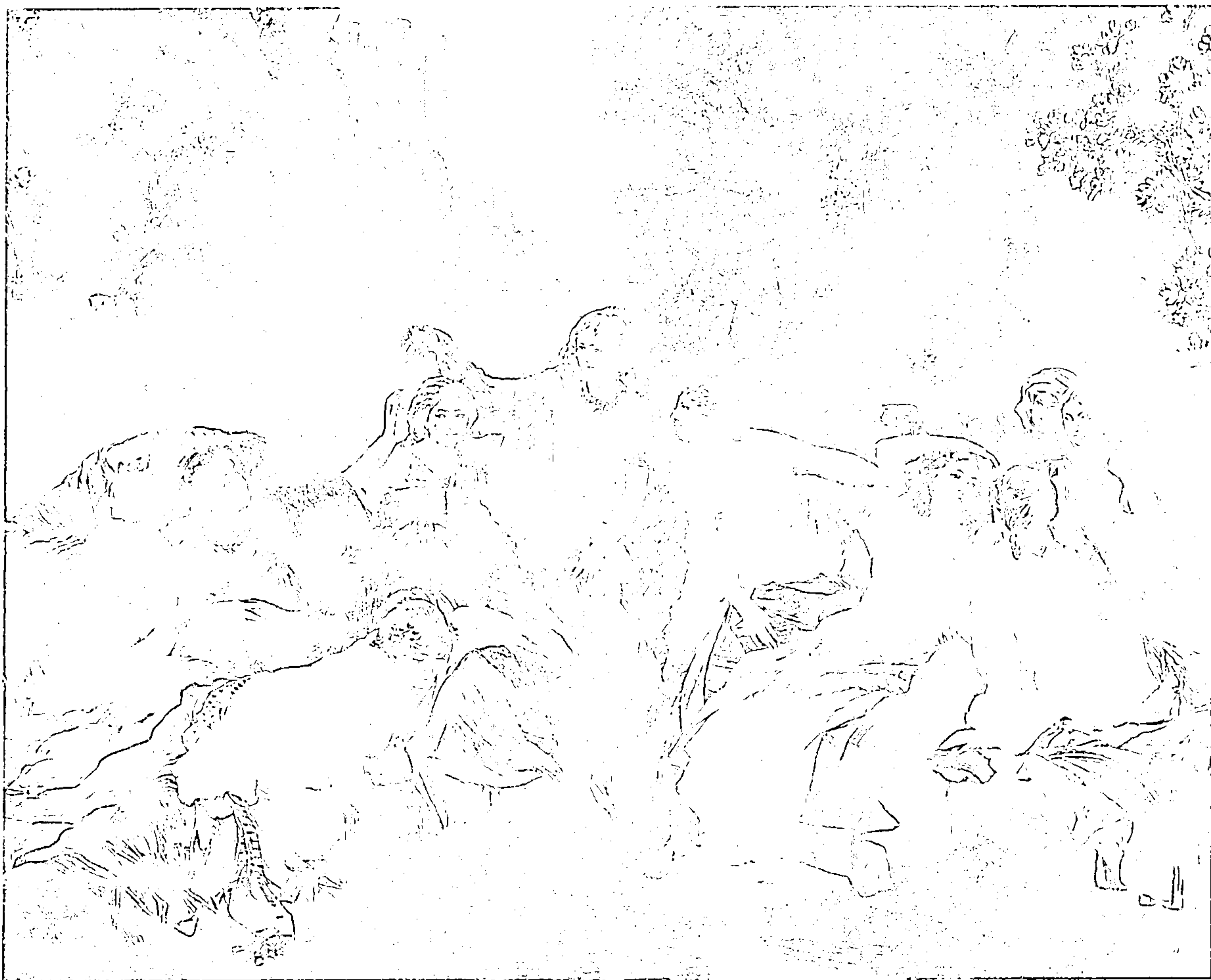
还有，克里楚斯在其《爱情故事》第1卷中写道：

古阿斯，利迪亚（Lydia）的国君，因对情妇过分宠爱而声名狼藉。她活着时，他将自己及整个帝国全交由她掌管；在她死后，他集合全体国民为她修建了一个纪念碑。

时至今日，这座纪念碑仍被冠名为“情侣”。该碑修建得非常高大，无论何时，只要他在托莫鲁斯（Tmolus）山上御巡，随便回首，即可看到它；利迪亚的所有国民都可看到。

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在与内亚厄拉（Neaera）辩论时说道（假定他的讲话是真实的，因为在实际上，此话出自阿波罗多鲁斯的援引）：“我们养情妇是为欢娱，养姘妇是为随时姘居，娶老婆是为生下合法的孩子，好使家产后继有人。”

# 关于美貌与选美





在斯巴达，最美的男人与女人受到至高无上的赞美，因而，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大多出生于斯巴达。

我的伙伴们，我对你们说，世上再也没有比女人的美丽更能愉悦眼睛的了。

悲剧诗人厄讷乌斯（Oeneus）在自己所写的戏剧中这样描述他所凝视的姑娘：

一位少女躺在那儿，她的衣服从肩上滑下，雪白的胸脯在月光下裸露无遗；另一位少女由于劲舞而衣襟渐松，左边的乳房清晰可见，裸露在天空的眼里，真是一幅生动不过的佳作；对我的眼睛来说，它的色彩洁白如雪，足以将笼罩的黑夜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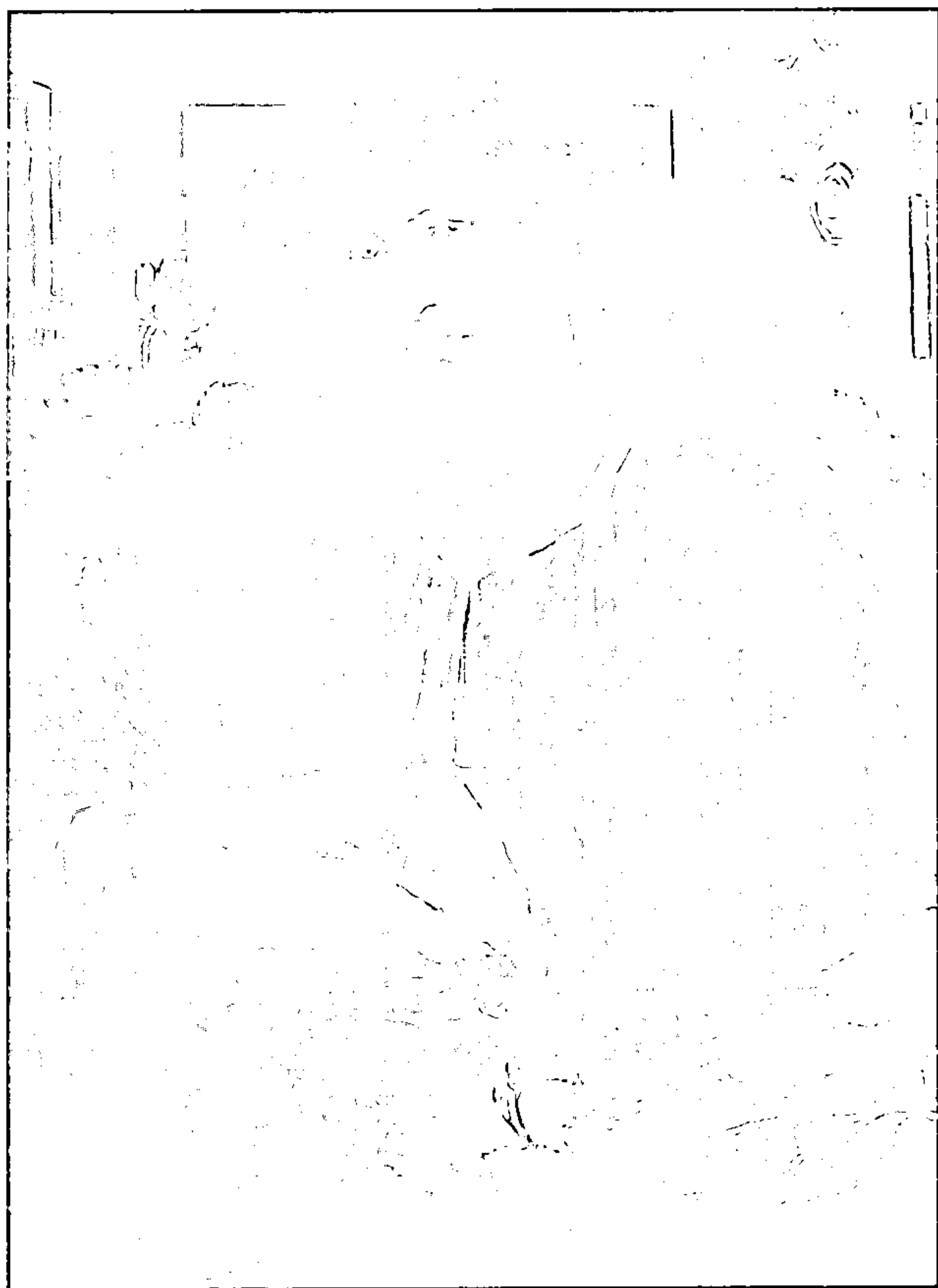
另一位少女轻轻地勾住同伴的雅致的脖颈，裸露出白皙的胳膊与双肩；与此同时，她的长袍全部敞开，美丽的大腿在褶皱中若隐若现。

我的心头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渴望，渴望她的微笑的魅力，但我知道，这种渴望是全然无望的。因为她们全都躺在铺满风轮菜花的床上，一个个睡得正香。

在她们横七竖八舒展自己的地方，紫罗兰与番红花的暗色花瓣浸染着她们身上的睡袍，甜蜜的野草在露珠的浸润下，悄悄地将柔嫩的枝叶伸展在草地上。

这位被花儿所吸引的诗人在《阿尔弗西勃亚》（Alphesiboea）里继续说道：“她光彩照人，华贵无比，白皙的皮肤在她的身体上闪闪发光，她的羞涩恰到好处，刚好掩饰色彩的鲜亮；她的长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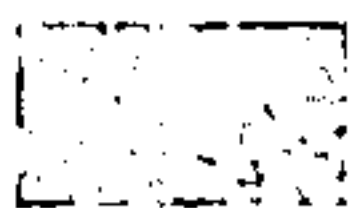
“许多女人因美貌而出名，  
上了年纪的吟游诗人仍能赞美记忆”

的秀发美若蜡制的雕塑，在飒飒的微风中优雅地飘动，卷曲如波涛。”

在《爱莪》（Io）中，他称花儿为“春天的孩子”：“男人们将春天的孩子四处撒播。”但在《森托尔》（Centaur）一剧里，花儿被称为“草地的孩子”：“少女们冲向尚未长出嫩芽的花丛，在茂盛的草地的孩子中快乐地追逐。”

许多女人因美貌而出名，如欧里庇得斯所说，“上了年纪的吟游诗人仍能赞美记忆”。

据诡辩家希皮亚斯（Hippias）在《选集》中记载，美女之一是





掠夺琉西波斯的女儿们

米莱图斯的塔尔格莉阿（Thargelia），美丽聪慧，绝世无双，一生共结婚十四次。

另据迪农的《波斯史》第5卷第1节记载，色克斯的同父异母姐妹阿努提斯（Anoutis）是巴加巴朱斯（Bagabazus）之妻，她是亚洲所有女人中最美丽也最放荡的一个。

再有就是菲拉丘斯（Phylarchus）的记载。他在所著的第19本书里说，奥克斯亚尔特斯（Oxyartes）的姘妇蒂莫莎（Timosa）具有羞花闭月之貌，倾国倾城之美。埃及国王曾将她作为礼物送给王后斯塔提拉（Statira）。

泰奥珀姆普斯（Theopompus）在其《历史》第56卷里说道，利

桑德莉达斯（Lysandridas）的母亲色诺佩梯阿（Xenopeitheia），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美丽的女人。利桑德莉达斯与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宴会上反目成仇，成为政敌。后来，利桑德莉达斯被国王阿格西劳斯击败，继而遭到斯巴达人的流放。之后，斯巴达人又杀死了色诺佩梯阿和她的妹妹克里丝（Chryse）。

最美丽的女人还有塞浦路斯的潘蒂卡（Pantica）。菲拉丘斯在其《历史》第10卷里记载，当她住在亚历山大母亲奥林庇亚丝的后宫里时，皮梯翁（Pythion）的儿子莫尼姆丝（Monimus）向她求婚。由于这个女人过于放荡，奥林庇亚丝对他说道：“你这个可怜的傻瓜，你是在用眼睛而不是用理智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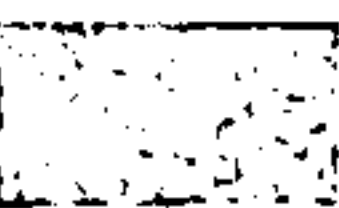
再有，貌似雅典娜的帕勒尼丝（Pallenis）的女人，帮助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恢复了至高无上的王权。她原是一个卖花姑娘，据安蒂刻雷德斯（Anticleides）在《回报》第8卷记载，庇西特拉图把她许配给儿子喜帕恰斯（Hipparchus）；他也将从他身边赶走的女人，苏格拉底的女儿皮娅（Phya），许配给儿子喜帕恰斯；至于在他之后执政的希皮亚斯，则娶了前文官的女儿莎尔姆丝（Charmus），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他说，正巧莎尔姆丝曾是希皮亚斯的情人。他首次在学院附近为爱神厄洛斯设立了一个塑像，像下刻有碑铭：“欲望之神厄洛斯，莎尔姆丝在竞技场的庇荫处为你建立了这座祭坛。”

再有，赫西奥德（Hesiod）在《梅拉普斯的叙事诗》（Melampus）第3卷中，称埃维厄岛上的卡尔基斯是充满可爱女人的城市。尼姆佛朵卢斯（Nymphodorus）则在《亚洲航行记》里说，靠近特洛伊的泰内多斯（Tenedos）岛上盛产美女，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匹敌。

关于爱情这一主题，安菲斯在《迪蒂拉姆布斯》（Dithyrambus）一文中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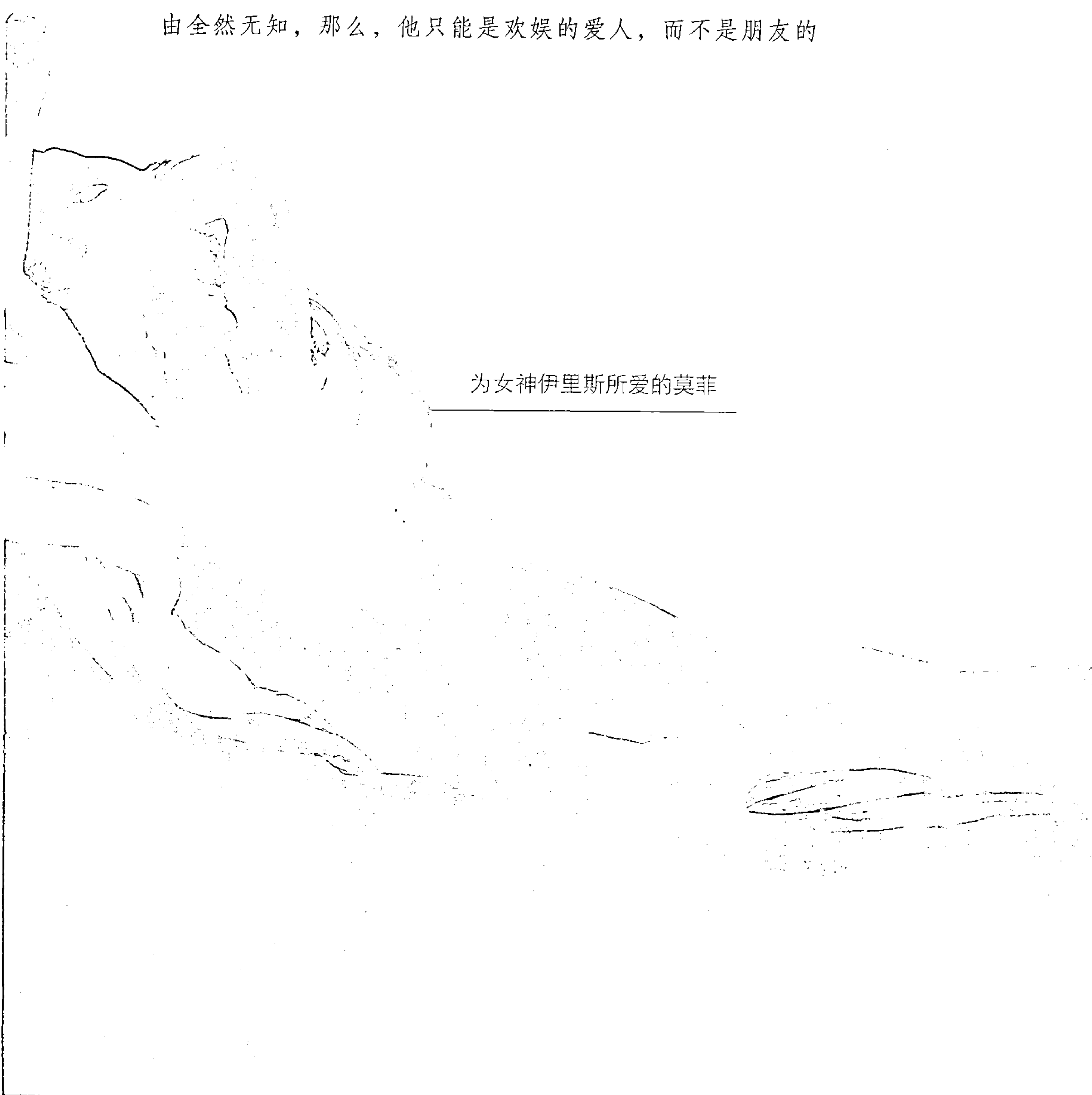
你都说了些什么？你指望说服我相信这一点，相信任



何恋人在爱恋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时，只爱他的品性，而不去顾及他的相貌吗？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我绝不相信这件事，就像我不相信一个常去打扰富人的乞丐不想从富人那儿弄点儿什么一样。

亚历克西斯在《海伦》一书中说道：

任何人，如果只爱肉体的成熟之美，而对爱的其他理由全然无知，那么，他只能是欢娱的爱人，而不是朋友的



为女神伊里斯所爱的莫菲



爱慕者；虽然他是个凡人，却使爱神厄洛斯蒙冤，因为他使这位爱神不再被所有的漂亮男孩信任。

在背诵亚历克西斯的诗句之后，米尔蒂卢斯（Myrtilus）对持有波尔谢（Porch）观点的人们扫去一瞥，进一步引述库里乌姆（Curium）所写的赫尔梅亚斯（Hermeias）诗句：“听着，你们这群斯蒂亚克斯（Styacs），一群废话的贩卖者、伪善的吹牛者！哲人尚未动手，你们已将盘中的一切吞咽完毕，然后再出尔反尔，违逆你们庄严的承诺！”接着，他继续说道：“你们是向男孩送媚眼的人，你们孤独地仿效你们的哲学奠基人，腓尼基人齐诺。他从不去寻找女人，只对男孩子钟情，卡里斯图斯（Carystus）的安提柯（Antigonus）在齐诺的传记中如是记载。你们总是反复说明，人不应只爱肉体，而应专注灵魂；你们这些人呀，应该在二十八岁之后再保留这种特别的嗜好。”

而据我看来，逍遥学派中的切奥斯（Ceos）的阿里斯顿（Ariston），在其所著的《性爱的相像物》中，对一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名叫多鲁斯（Dorus）的雅典人反驳道：“我想，我可以这么回答你，就是奥德修斯说给多罗恩（Dolon）的这句话：‘当然，你的心正渴望大笔酬劳。’”

赫格萨德尔在其《注释》中说道，所有人都喜爱的是调味酱，而不是肉和鱼；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调味酱，没有谁会喜欢吃肉或鱼，没人愿吃生的、不加任何调料的东西。

如阿里斯顿所述，事实上，人们早在古代就喜爱男孩。不知出于何处，被人喜爱的男孩儿被人叫做“裴底卡”（Paidika）。确实如此，克里楚斯在其《爱情故事》第1卷中引用吕克弗罗尼德斯（Lycophronides）的话说：“如果没有质朴，无论何人，无论是男妓，还是如花的少女，还是胸脯高挺的主妇，都不会拥有漂亮的容颜。只有质朴，才是播撒美丽之花的种子。”

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观看恋人时，情人往往不看其身体的其





他部位，只看眼睛，因为在那里，他可以看到质朴。

索福克勒斯在《珀罗普斯的美貌》一文中描述了希波达梅亚（Hippodameia）所感到的摄人的眼神：“珀罗普斯的眼中有一股闪电般的目光。这是捕捉爱情的魔力；利用这样的目光，他温暖了自己，却将我烧焦，即使朝我的身上仅那么一瞥，就像工匠按照衣服的纸样动手摆弄尺子一样。”

基奥斯（Chios）的吕希姆纽斯（Licymnius）在解释睡神与月神恩底弥翁相爱时说道，在恩底弥翁犯困之时，睡神并没有合上爱人的眼睛，而是让爱人的眼睑大张，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享受凝视它们的乐趣。

用他的话说：“只有让他的眼睑大张，我才能看清他眼睛的明亮。”

一个男人孤芳自赏，认为自己美貌绝伦。女诗人莎孚对他说道：“站在我的面前，亲爱的，敞开你两眼的魅力。”

阿那克里翁怎么说的？“哦，有着处女般眼睛的少年啊，我寻找你，但你并不在意，因为你不知道你已占据了我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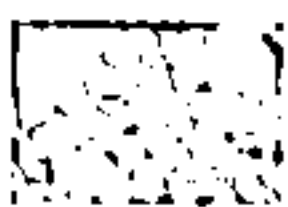
诗人中最夸张的是品达，他说道：“不管是谁，无论是铁石心肠还是心静如水，一旦见到狄奥色努斯（Theoxenus）眼睛里闪电般的闪烁，就会被抛到欲望的浪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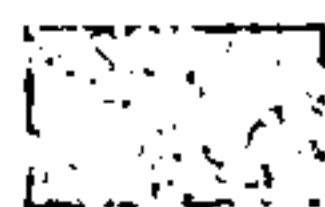
塞西拉岛菲洛色努斯（Philoxenus）的独眼巨人疯狂迷恋上了加拉忒娅（Galateia）。由于自己眼瞎的关系，他对她所有美丽的地方大加赞赏，只对她的眼睛只字不提。

他说道：“哦，加拉忒娅（Galateia），赞美你美丽的容貌、金黄色的卷发和迷人的嗓音，你真是我所有爱人中的美人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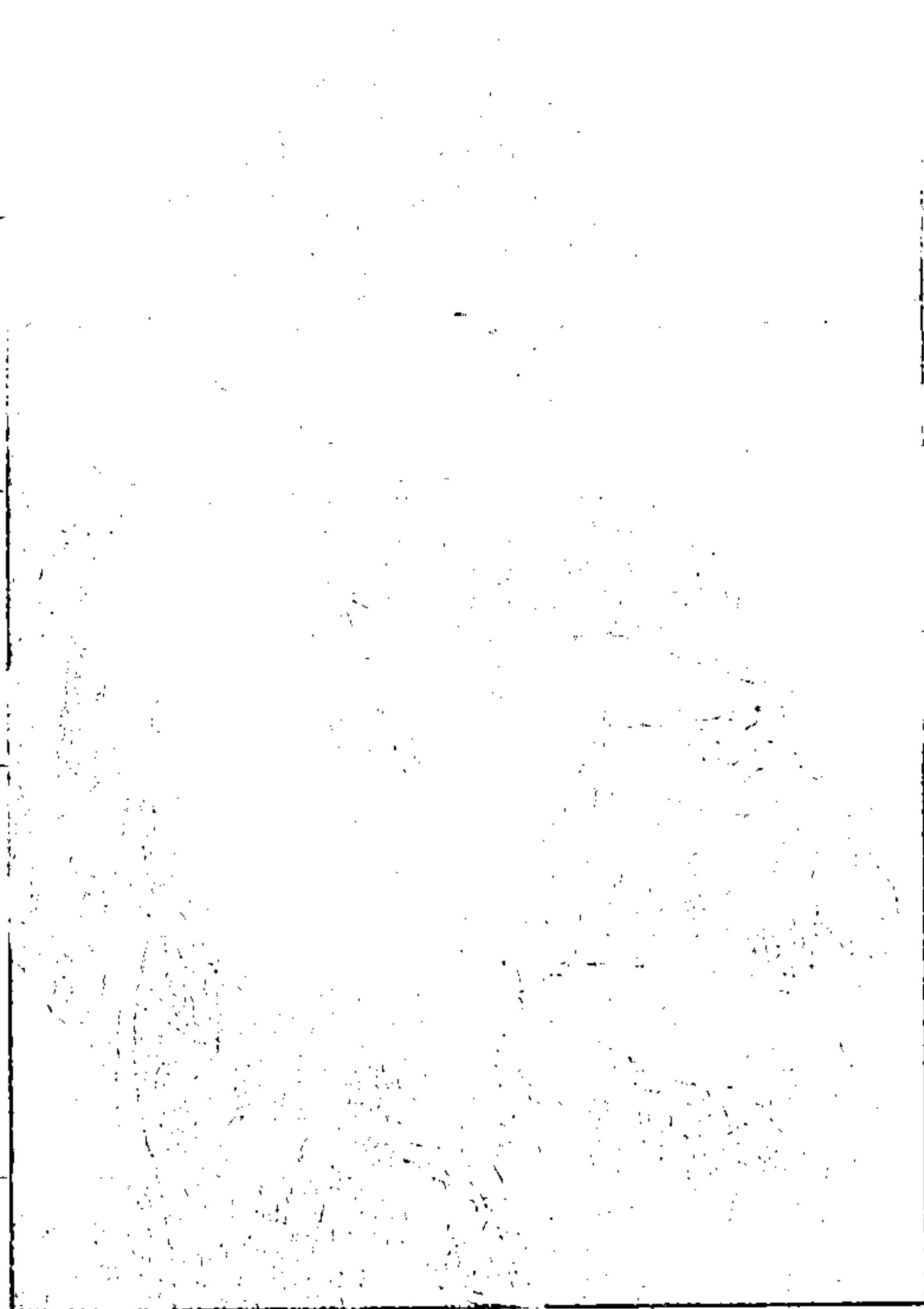
这样的赞美是盲目的，而伊比库斯（Ibycus）发出的感慨就截然不同：“欧里亚鲁斯（Euryalus），蓝眼的格雷斯的子孙……金发缪斯的心肝，你那藏匿在玫瑰花丛中的温柔眼睛背后的色欲与说服。”

菲里尼丘斯（Phrynichus）也如是赞美特洛伊罗斯：“他的粉红





凝视的眼睛



色脸颊上洋溢着爱情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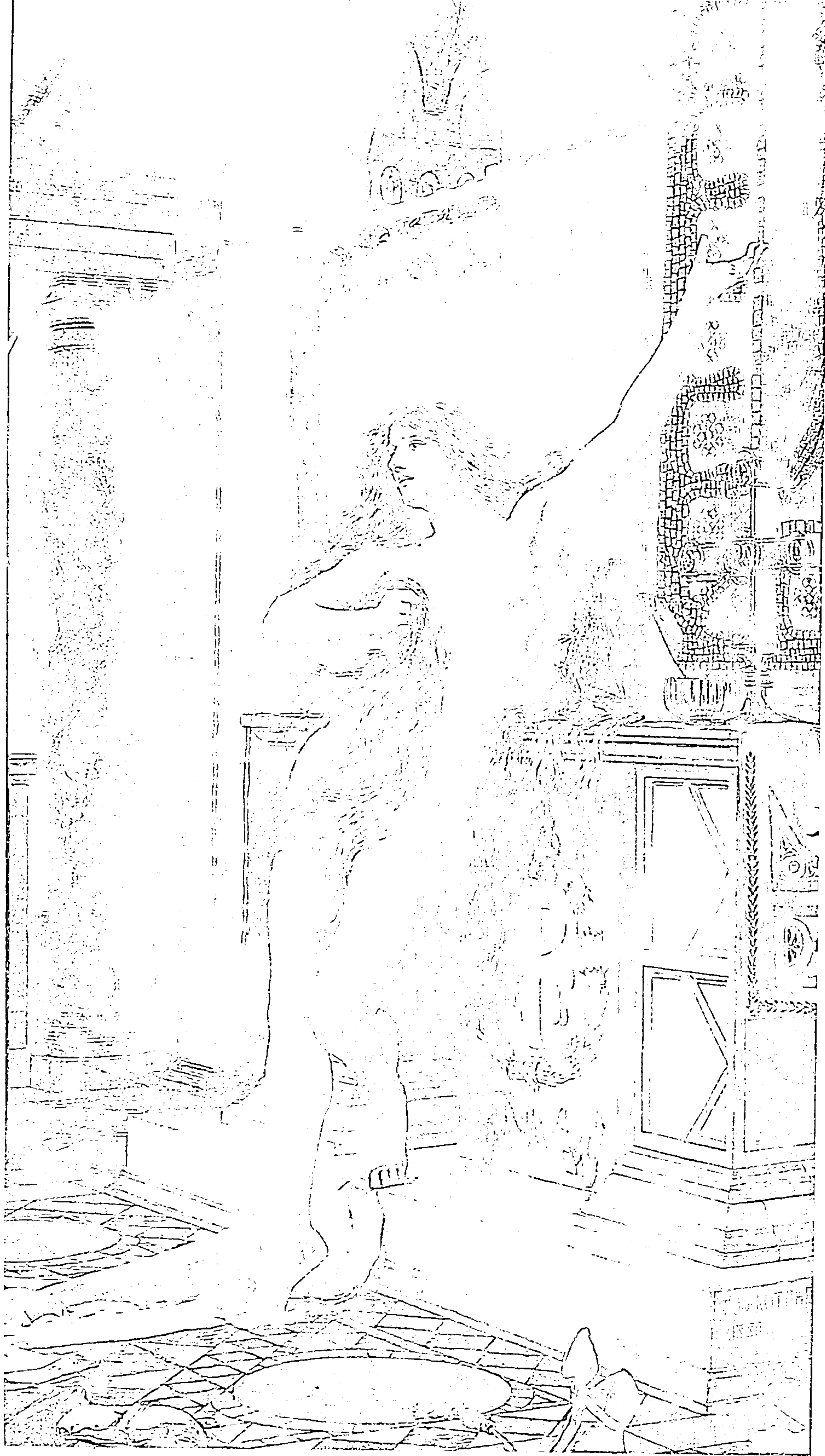
按照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在其《快乐与善事》的第4卷中所述，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刮掉胡须成为一种时尚。

这位哲学家如是说道：

亚历山大辖下，刮去下巴胡须者日益增多。但位高权重者没有这么做。嗯，甚至长笛演奏家提漠修斯（Timotheus）也没有跟风，在演奏长笛时，下巴上总是飘着长长的胡须。在雅典，就是最近吧，有人开始将脸刮净，并落下“刮须者”的绰号。

因此，我相信，亚历克西也说过：

「藏匿在玫瑰花丛中的温柔眼睛背后的色欲与说服」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头发被沥青粘去或剃去，他肯定有一或两件烦心的事：要么意味着他直截了当地“上战场”和做所有与胡须不相协调的事，要么是富人特有的恶癖已降临于他。

说真的，以神的名义，我们的毛发对我们有何危害？如果不在背地里做出什么与这些毛发相冲突的事情的话，我们中的各位不正是用它们来显示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么？

再有，在看到下巴光光的男人时，哲学家戴奥真尼斯说道：“造物主把你做成男人而不是女人，对此你难道要挑出什么毛病吗？”

在看到骑在马上、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道且穿着与此相配的服饰的光下巴男人时，他又说道，此前他常问“马背鸚母”是什么意思，现在总算搞明白了。

在罗德，虽有禁止刮胡须的法律，但从未有人检举过，或试图阻止这种违法行为，因为所有的男人都刮胡须。

在拜占庭，法律规定要对有剃刀的理发匠施以罚金，但大家照样求他刮须。

这些评论都是值得赞美的克里西普斯所作出的。

“至于你们的睿智的齐诺，”卡里斯图斯的安提柯说道，“由你们所要引导的生活及伪善的职业作为前兆。”他曾宣称道，凡是对他的训诫姑妄听之且不加理解的人，都是丑恶而卑鄙的，正如将那些与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的原理背道而驰者视为傲慢无礼的浪子一样。

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凋败和腐臭不仅表现在你们的举止上，更扎根于你们的精神里。这是因为，你们试图穿上独立不羁且经济实惠的外装，结果发现，你们可怜地被



拒于贪婪的大门之外，身裹过小的斗篷，脚踏布满平头钉的鞋底，为那些洒着香水、穿着挑剔的人起名“鸡奸者”。

因此，如此穿着时，你不应为钱而显得心绪不宁，也不应接待一连串剃光下巴和脖颈的情人和那些追随你的小伙子，就是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所说的：“在亚里士多德讲学的莱森学园里陪伴那些诡辩家——愿上天拯救这一标志：皮包骨头，饥肠辘辘。”

可我还是要讴歌美丽。确实，在体型竞赛中他们总是挑选英俊的男孩，命令他们站在头排。不过，在埃利斯（Elis），还真的举行过一次选美大赛，头奖的奖赏是，祭祀时为女神携带器皿，第二名牵牛，第三名在火上预置祭品。

进而，赫拉克利德斯·伦布斯（Heracleides Lembus）记载道，在斯巴达，最美的男人与女人受到至高无上的赞美，因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大多出生于斯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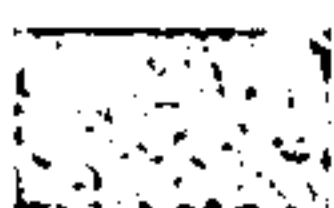
因此，他们说，有人向阿希达穆斯（Archidamus）王赠送一个漂亮的女人，同时附送一个虽丑陋但却十分富有的女人，他则显出娶富女的倾向，因而遭到了监督官的惩罚，说他“宁生小王子，而不生斯巴达王子”。

在荷马的诗中，甚至连年长者也盛赞海伦的美貌，纷纷说道：“为了她这样的女人，特洛伊人与全副武装的希腊人完全有理由承受长期的悲哀；她真的美绝人寰，她的容貌就像是永生的女神一样。”

无论如何，即使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也不得不为这个女人的美丽所震撼，尽管自己已岌岌可危。

他还盛赞了阿伽门农的俊美，如是感叹道：“我从未目睹过如此俊美、气宇轩昂之人，他简直像一个国王。”

许多人将其认为最英俊的人士推上国王的宝座。比翁（Bion）







阿伽门农的面具

在《埃塞俄比亚史》中记载，埃塞俄比亚人至今仍认为这样的人永生不朽。

事实上，俊美似乎是王权的一个特别属性。女神之间相互争吵，争夺的大多是谁更美丽。由于俊美，少年该尼墨得（Ganymede）最终被宙斯抓走，成为向众神敬酒的斟酒人，“因为俊美，他最终生活在不朽的神灵中间。”

至于女神们，她们带走的是谁呢？难道不是最俊美的男子吗？毫无疑问，他们就是生活在一起的：黎明女神与西法鲁斯（Cephalus）；克莱图斯（Cleitus）与提托诺斯；得墨忒耳与亚西翁（Iasion）；阿芙罗狄蒂与安喀塞斯和阿多尼斯。

也是为美所吸引，众神之首往往变成金子走房串屋，或变成一头公牛，或像其临幸埃吉娜（Aegina）时一样，变成一个不时长出羽毛的雄鹰。

藐视一切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难道不也为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的美貌所征服吗？甚至最令人敬畏的亚里士多德，也为来自法色里斯（Phaselis）的一个学生所倾倒。

至于我们，难道不是更喜欢那些虽单调乏味但十分美丽的东西吗？在斯巴达人中受到高度赞扬的一个习俗是，在陌乡人面前剥光年轻女子的衣服。而在基奥斯（Chios）岛，人生的一大快事就是走到竞技场或跑道上，观看年轻男子与姑娘们的角力。

我还知道曾经举办过一次女性选美比赛。据尼西亚斯（Nicias）在《阿卡狄亚史》中记载，西普色鲁斯（Cypselus）在阿尔弗伊乌斯（Alpheius）河的平原上建立了一个城邦国家。他在城里安置一些帕尔哈西昂斯（Parrhasians）人，专门划出一块区域和一个祭坛献给埃莱乌西斯（Eleusis）的农业之神得墨忒耳，并在每年一度的丰收节里举办选美比赛。在第一届比赛上，赢得大奖的是他的妻子希罗底（Herod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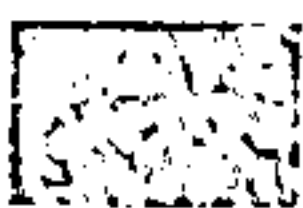
直至今日，这儿还举行选美大赛，参加比赛的女人都被称为“赫里索珀罗伊”（Chrysophoroe）。

据忒奥弗拉图斯（Theophrastus）所说，在埃利斯（Elis）则举办过一次男性选美比赛。比赛在极其严肃的情况下进行，得胜者的奖品是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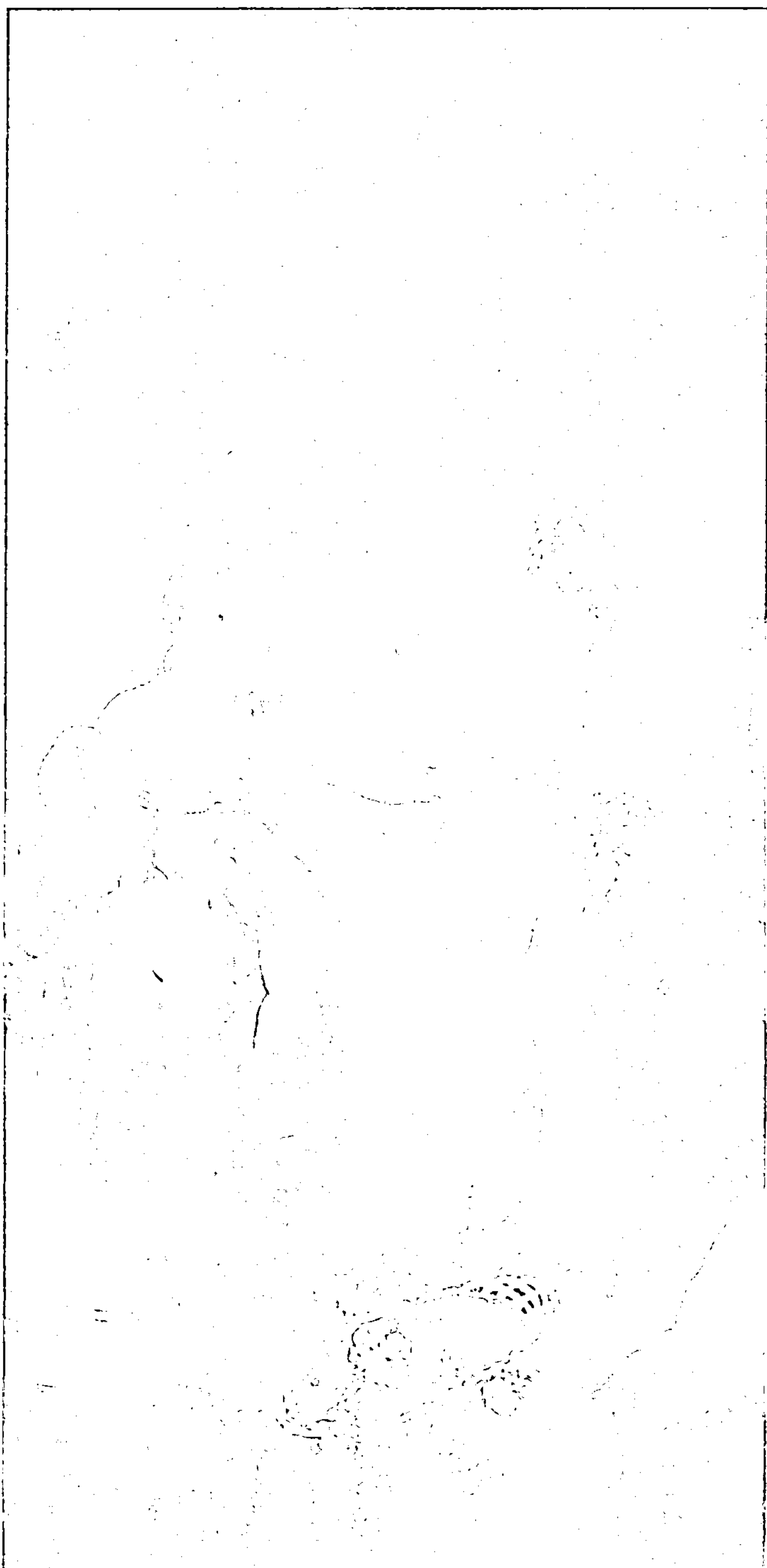
据琉刻忒拉（Leuctra）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所说，比赛是献给雅典娜女神的，得胜者由他的朋友饰以缎带，领头走进她的神殿。不过，按密尔惜洛斯（Myrsilus）在《历史上的自相矛盾》中的说法，奖给胜者的王冠是桃金娘花制成的。

忒奥弗拉图斯（Theophrastus）还说，在某些地方，甚至在蛮荒之处，在女性之间还举办过一些关于智慧及家务管理等方面的竞赛。

在另一些地方，如泰内多斯和莱斯博斯岛，人们也时常举办选美比赛，不过奖品只是荣誉性的；然而他说，美丽只能依靠运气，因而只能听其自然，但智慧则是后天的努力，因而需要特别奖励。如果没有智慧，美丽便不值得荣耀，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偏颇，走向放荡。



# 关于酗酒与色情



对于男人来说，酒后提到性事并不为过，因为酒精过多时，我们往往控制不住这种自然的倾向。因而，在此种环境下，以绅士般适度的方式进行放纵的行为应该得到赞扬。然而，野兽般的纵欲应该受到谴责。

幸努库斯（Cynulcus）引用克拉提诺斯（Cratinus）的话说：“你敢对我说这些？虽然你没有‘玫瑰色的手指’，只有一条如同牛粪的腿，但你却随身携带着诗人般的腿骨，因为你已将所有的时间耗费在酒馆和公众场所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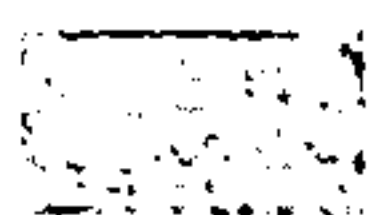
雄辩家伊索克拉德斯（Isocrates）在《阿莱奥帕吉提库斯（Areopagiticus）》中也说：“没有谁，甚至没有哪一个奴隶，愿意在酒馆里大吃大喝，因为他们习惯于研习高贵，而不是研习粗俗。”

许珀雷德斯（Hypereides）在批驳普特洛克勒斯的一次演说中告诉他的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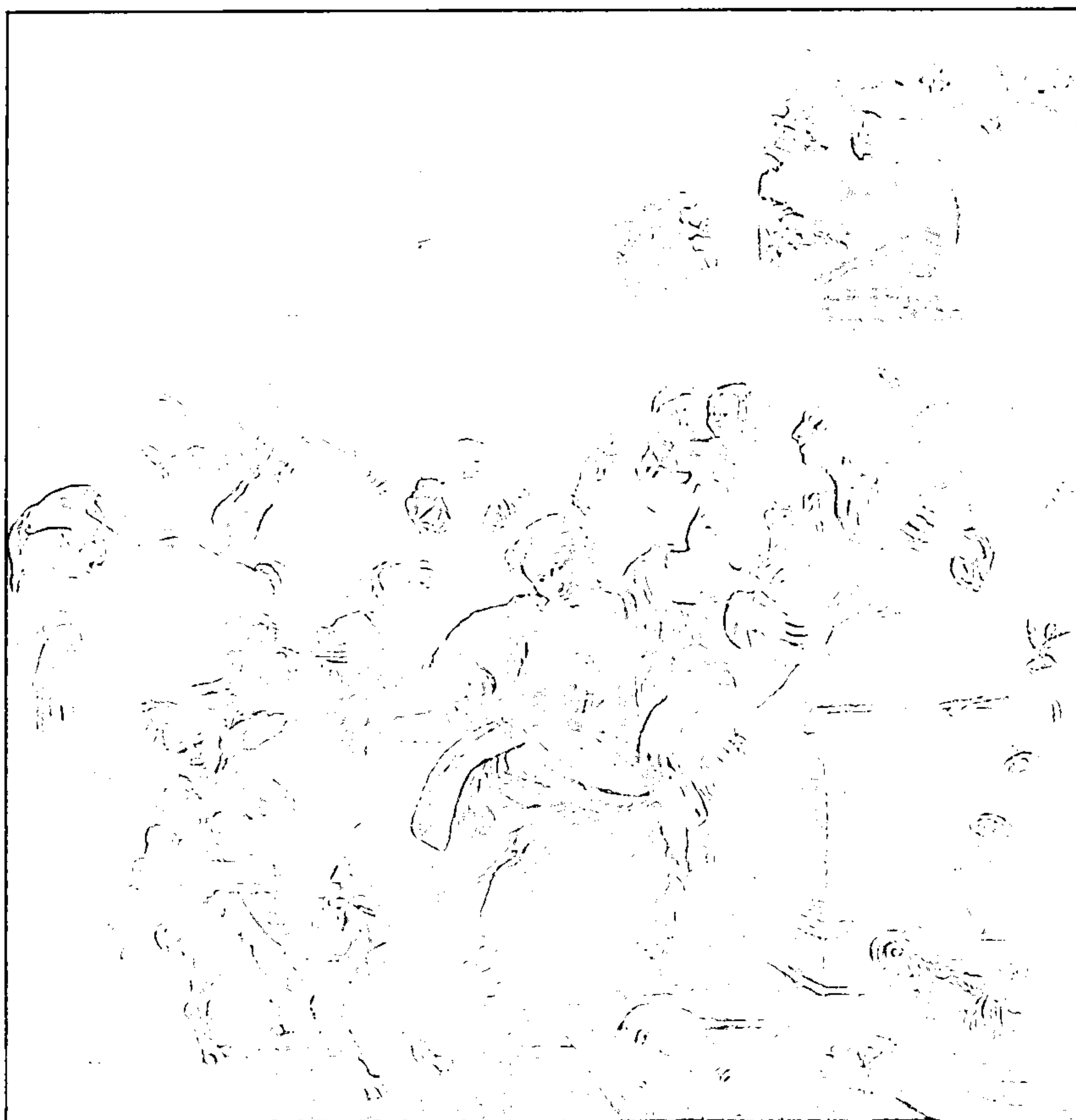
如果那个演说是真实的，那么，禁止任何人在酒馆里用餐的人将不会被提升到雅典石山的最高法院里出任大法官。

然而你，我睿智的教授，却沉溺于酒馆之中，不是与男性朋友一道，而是与情妇们厮混在一起，你的周围总是充斥着女性皮条客，你的身边总是带着阿里斯多芬、阿波罗多鲁斯、阿摩尼奥斯（Ammonius）、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等人的书籍，甚至还有雅典的戈尔基亚斯（Gorgias）所写的，大多是关于雅典妓女的论述。

奇蒂乌姆（Citium）的佩尔萨尤斯（Persaeus）在《欢宴笔记》







平台上的聚会

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故事：

对于男人来说，酒后提到性事并不为过，因为酒精过多时，我们往往控制不住这种自然的倾向。因而，在此种环境下，以绅士般适度的方式进行放纵的行为应该得到赞扬。然而，野兽般的纵欲应该受到谴责。

如果男人们娴熟于辩证法，那么，他们就该在酒会上大谈三段论，有人或许抗议道，即使彬彬有礼的绅士也会在醉酒之后做出有违常规的事情。再说，即使人们能够保持清醒，主张在酒宴上只喝到某种适当的程度，但随着酒

精渐渐产生作用，他们的猥亵、龌龊便会呈现出来。

这样的事体的确发生过，就在前几天阿卡狄亚代表团访问安提柯的时候。

他们在用早餐。起初，他们还能够遵从自己的意志，表现得相当的庄重而高雅，不仅不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而且相互间也不投上一眼。然而，酒过三巡之后，娱乐活动开始表演，泰萨利亚（Thessalian）舞女进来伴舞。

按照习俗，她们仅缠腰带，别无其他遮掩。于是，这些男人们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一个接一个地从座椅上弹起，对眼前的美景高声喝彩。他们就做下了不胜枚举的粗鄙行为。

中间有一个哲学家与我们一起喝酒。此时，一位笛女进来，希望能够坐到他的旁边。他的身旁真还有一个空位，足以让她落座，但他再三拒绝，还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按照酒会的习俗，有人开始喊价拍卖笛女。竞价时，这位哲学家变得十分激动。有人喊出了最高价，于是，拍卖人决定让他将姑娘领走。

此时，哲学家力劝拍卖人，极力否认买卖的成交。最后，这位失去理智的哲学家居然大打出手，而在开始时，他甚至不愿意让她坐在他的身旁。

说来有趣。其实为笛女动用老拳的可能就是佩尔萨尤斯自己，因为卡里斯图斯的安提柯在《论齐诺》里揭了他的老底：

佩尔萨尤斯在一次酒会上买下一个演奏长笛的小姑娘，但在是否带她回家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他与西希昂的齐诺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齐诺察觉到这个情景，立即将少女拉进屋子，并为她和佩尔萨尤斯关上房门。



## 关于妓女的邪恶

任何男人，只要与妓女有过哪怕一次风流韵事，就足以成为十恶不赦的家伙。

我们的已婚女子并不像尤布鲁斯在《卖花者》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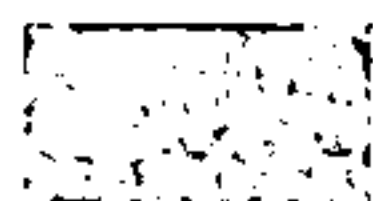
宙斯知道，她们不会像你一样在眼睑上涂满厚厚的铅白，而是在下巴上涂满桑葚汁。如果你在夏季的白天外出，两条黑色的小溪就会从眼里流下，汗珠会从你的脸颊上滚向你的脖颈，形成一道朱色的沟痕；飘散在你面庞上的头发看上去发灰，充满了铅白。

阿纳克西拉斯在《小鸡》一书中写道：

任何男人，只要与妓女有过哪怕一次风流韵事，就足以成为十恶不赦的家伙。所有残忍的妖龙、喷火怪兽基马耶拉（Chimaera）或查里布迪斯（Charybdis）、或三头怪斯基拉（Scylla）——海里的婊子、斯芬克司、九头怪兽许德拉（Hydra）、母狮、毒蛇、哈耳皮埃的带翅膀的后代等，还有比它们更令人厌恶的族类吗？没有。而这些女人胜过世界上的任何精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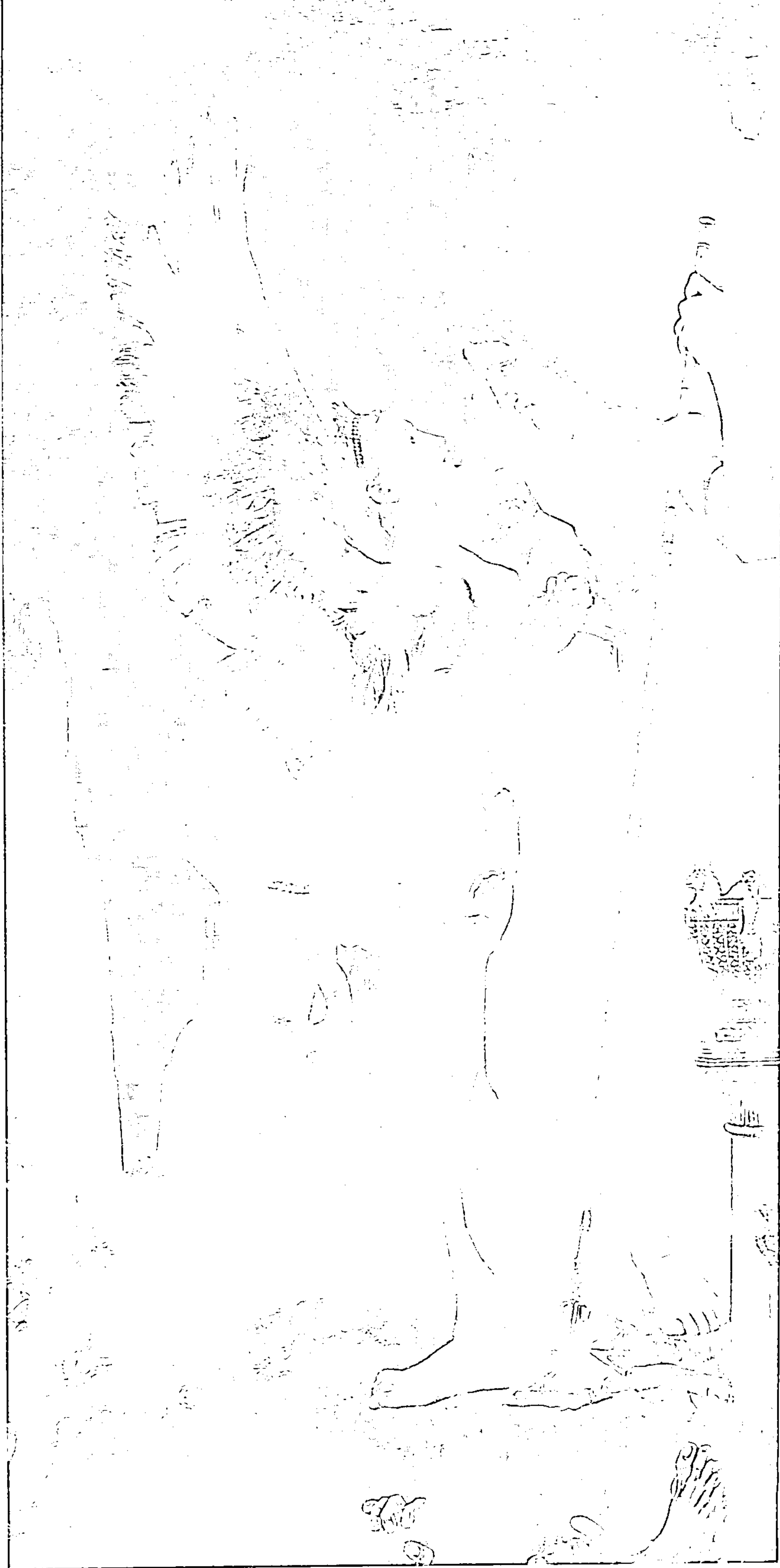
我们可逐一评论，先从普兰贡（Plangon）开始。她像喷火怪兽基马耶拉一样对陌生人喷火；然而，她的财产却被一个武士劫走，他在离开她的宅第时，将她的全部财产洗劫一空。

同样，曾经与西诺珀（Sinope）朝夕相伴的男人们转





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



眼间成为九头怪兽许德拉的玩伴，难道此事儿有假吗？的确，她自己是个老妖，但格纳塔伊娜（Gnathaena）是与她毗邻而居的她的后代，因而，当她们放弃第一个时，歹毒起来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至于南尼翁（Nannion），你认为她与三头怪斯基拉有何不同？难道她没有掐死两个性伴侣，并在猎捕第三个吗？但他的怒吼保护了他，使他得以平安无事。

而在不远之处的费利涅（Phryne），则扮演了卡律布迪斯的角色，将逮住的船长、船只和船上的一切吞下肚去。提诺（Theano）不是一个被打败的海妖吗？她拥有女人的眼睛和嗓音，只是长了一双鹤哥的细腿。

你可以把所有的妓女统称为底比斯的斯芬克司。她们不是以直白的语言喋喋不休，而是莫名其妙地絮叨着她们如何向往爱情，喜欢接吻及交欢。

一个说：“我要四条腿的床或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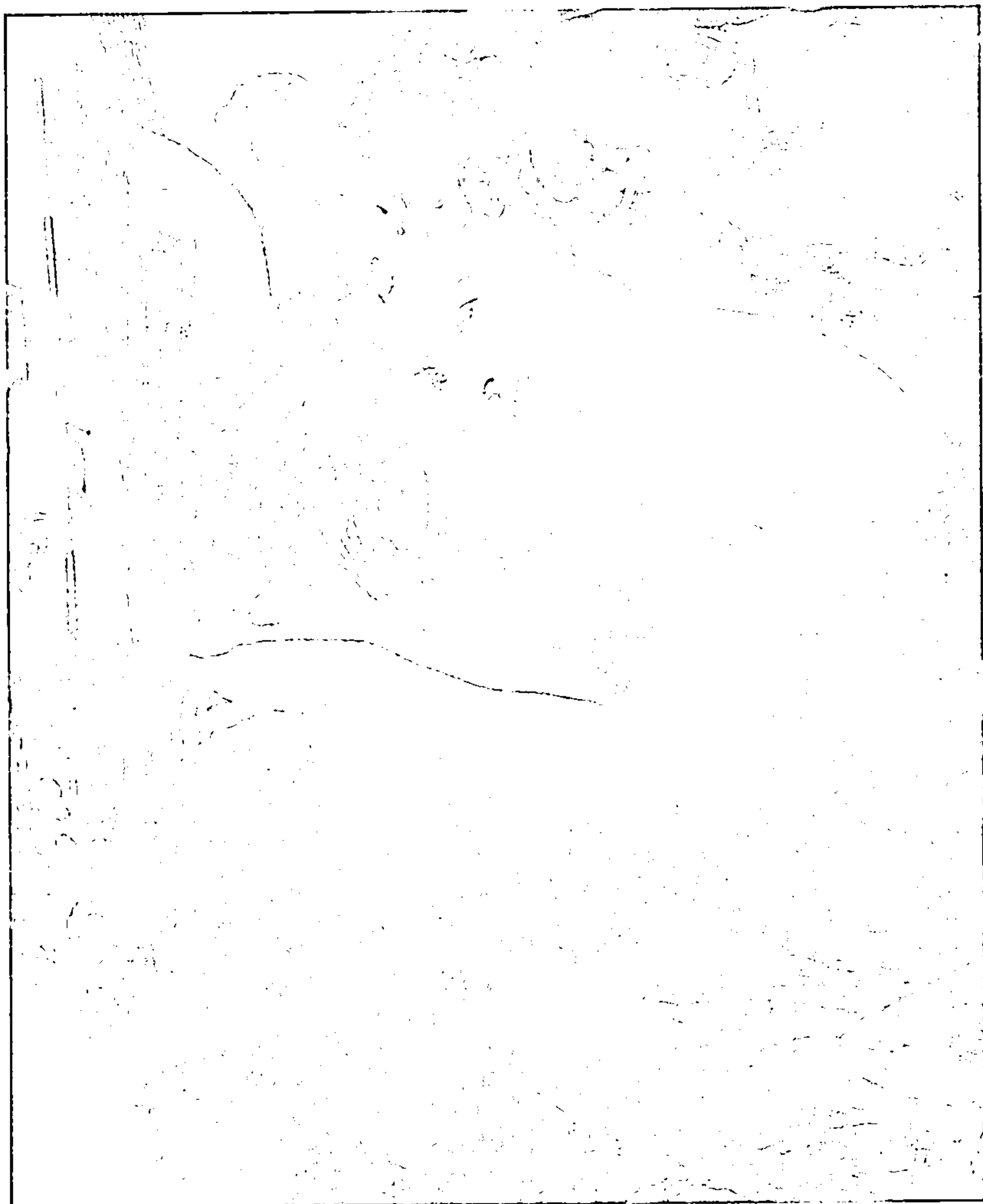
另一个说：“我要三条腿的支架。”

再一个说：“我要两条腿的妮子。”

今天，像俄狄浦斯这样能够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絮叨的男人会迅速离开（虽然不太情愿），从而使自己得以保全。也只有他们能够幸免，因为其他男人总是渴望着享受爱情，总是很快就受到感情的左右，从而将一切戒心置于九霄云外。

简而言之，就破坏性而言，没有任何凶禽怪兽能与妓女相比。

# 关于职业妓女



对我来说，我真为可怜的希腊感到悲哀。这儿到处都是妓院，妓院里到处都是美艳绝伦的少女，男人们完全可以目睹她们沐浴在阳光下，漂亮的胸脯一无遮掩，摆好姿势，随时准备脱光就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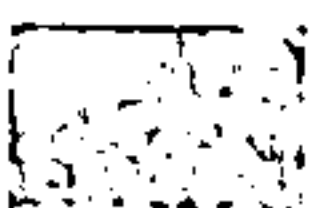
你们的美妙的博学啊！说得对呀，一点也不像忒奥费拉图斯（Theophrastus）在其《论幸福》一书中所说的库瑞涅（Cyrene）的泰奥曼德（Theomander），他四处游荡，以教授什么叫幸福为生；而你们，却教唆什么是性欲！因而，你们也完全不同于忒奥费拉图斯在其《爱情》一文中讲述的埃利斯（Elis）的亚美西斯，他是风月场上的老手。

人们称你们为色情作家，就像画家亚里士提德（Aristeides）、保希亚斯（Pausias）和尼科帕讷斯（Nicophanes）一样，真是一点没错儿。波莱蒙（Polemon）在其所著的《西夕翁（Sicyon）的画板》一书中曾提及他们，称他们为此类题材的杰出画家。

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学者的美丽的博学啊，他甚至不会因羞耻而遮掩自己的脸面，甚至照直说出尤布鲁斯在《塞科佩斯（Cercopes）》中的句子：“我去了科林斯湾。在那儿，设法在一个名叫奥西蒙（Ocimon）的身上尝到了甜甜的一口。结果却非常不幸，因为在百无聊赖的闲聊中，我把衬衣弄丢了。”

起码说，这个科林斯式的诡辩家是高尚的，他告诉他的学生，奥西蒙是一个妓女。

此外，伤风败俗的是，许多戏剧也是以妓女的名字冠名的，譬如说，狄奥克莱斯（Diocles）所写的《忒拉塔（Thalatta）》、佩勒克拉特斯（Pherecrates）所写的《科里亚诺（Corianno）》、欧尼克斯（Eunicus）或菲利柳斯（Philyllius）的《安特伊





娅（Anteia）》、梅南德的《泰伊丝（Thais）》和《法尼翁（Phanion）》、亚历克西斯所写的《奥波拉（Opora）》、尤布鲁斯的《克莱帕西德拉（Clepsydra）》等。

所述的最后一名妓女，按阿雷乌斯（Areius）之子阿斯克勒庇亚德斯（Asclepiades）在其所著的《法莱卢（Phalerum）之德米特里厄斯史》中记载，真名应叫梅蒂克（Metiche）。她的艺名则来自一只水钟，与男人做生意时，以水钟里的水滴空为交媾的时限。

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在《农夫》中指出：“对男人来说，养妓女实在是一场灾祸，但他的确从家中这个最大的祸根身上得到了无比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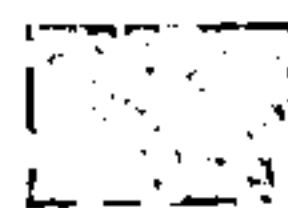
蒂莫克勒斯（Timocles）在《内亚厄拉（Neaera）》中将一个男人摆到了台子上，让他哀叹自己的命运：“真是不幸啊我，竟然爱上了费利涅（Phryne），那时节，她整日里东游西荡，哪儿像今天这样有钱！一次次的探望使我家产耗尽，最终被她逐出了家门。”

在一部名叫《奥莱斯塔托克雷迪斯（Orestautocleides）》的戏剧里，蒂莫克勒斯再次说道：

在这个卑鄙的畜生周围，睡着一大批魔女，她们是南尼翁（Nannion）、普兰贡、吕卡（Lyca）、格纳塔伊娜（Gnathaena）、费利涅、毕帖奥尼丝（Pythionice）、尼尔希讷（Nyrrhine）、克里希斯（Chrysis）、希罗克雷娅（Hierocleia）和洛帕迪翁（Lopadion）。

安菲斯在《梳妆侍女》里也提到了这些妓女：

我确信普卢图斯（Plutus）瞎眼了，因为他居然不来拜访这位姑娘，却像中了魔一样一头钻进西诺珀、吕卡、南尼翁等女人的家中，而她们总是设下陷阱，专门骗劫男人的钱财。





观光的女人（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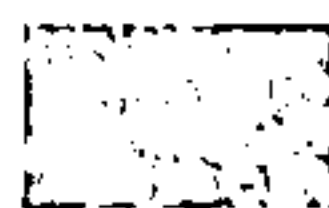
在一部名叫《公平的方法》的戏剧中，亚历克西斯展现了妓女们的绝妙计谋及精心照料自己身体的天才方法，让人不得不叹服：

首先，为了有效地增加财富，抢劫邻居，她们认为，唯一重要的是编排对付一切人的计谋，除此之外，其他所有手段均微不足道。一旦富有，她们就将没有经验的雏妓弄进家中，让她们在这里迈出走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她们立即重塑这些姑娘，使她们既不保留原来的仪态，也不保留原来的外观。如果女孩子过于矮小，就把软木鞋底加入她漂亮的鞋底；如果她过于高大，就让她穿上薄底的拖鞋，并在走动时将头翘向一侧，以降低自己的高度；如果女孩子的屁股过小，就将腰垫缝在她的礼服下面，这样，凡是看到她的人，都会为她的优美的曲线而大声喝彩。

如果肚子过大，就使她们像喜剧演员一样使用填充起来的胸部，直截了当地在服饰里填充材料，像使用平底船上的撑杆一样使她们的胸部前挺，从而掩饰过大的肚子；如果她的眉毛太浅，就涂上灯芯的灰烬；如果眉毛太重，则涂上铅白，使之变浅。如果肤色太白，就涂上胭脂；若身体的某个部位非常优美，就让这一部位保持裸露。

如果她的牙齿非常漂亮，她就必须笑出来，以使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到她的嘴部的美丽。如果她不爱笑，也有的是办法，可使她守在屋里，每天像屠夫卖羊头时用器皿盛放着陈列物那样，用一片薄薄的桃金娘木条撑在她的两唇之间。这样日积月累，她的嘴部就会表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利用上述办法，她们从各方面来弥补体型和脸蛋方面的不足。





这就是我告诫你们的原因。“装饰一新的战车甲板上的战神祭司”不会让你拥抱妓院里的小姐，更不会让你们浪费属于你们孩子的金钱。

正确不过的事是，“只有跛子才骑好马”。当过鞋匠的父亲总是用鞭子抽打你们，教育你们“穿着简朴”，真是意味深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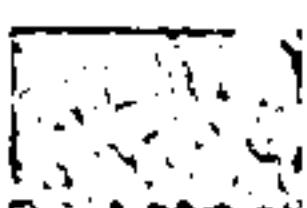
你们还记得《尤布鲁斯的守夜人》中的台词吗？“那些训练有素的小妮子，随时准备着摆好姿势，脱光就干。她们戴着编织精美的头巾站在那儿，难道不像埃里达努斯（Eridanus）用其纯洁之水冲洗过的清新少女吗？我相信，你们肯定会为她们花掉一点硬币，以贪享一时的欢娱。”

此外，在《南尼翁》（作者也许是尤布鲁斯，而不是菲利普）中，诗人说道：

无论是谁，只要想在黑暗中寻求苟合，难道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吗？因为他完全可以在明朗的阳光下，将那些摆好姿势、脱光就干的姑娘们看个一清二楚，欣赏她们戴着编织精美的头巾站在那儿，宛如埃里达努斯用纯洁之水冲洗过的清新少女。只需一点点儿硬币，他就可以买到欢娱，满足放荡，完全没有必要去寻求虽能满足欲望但却是偷偷摸摸、具有诽谤杀伤性的爱情。

派遣希迪亚斯（Cydias）为舰队司令的色纳库斯（Xenarchus）也在《彭塔思卢（Pentathlum）》中毫不留情地谴责了那些投入高价情妇和已婚女人怀抱中的男人：

对我来说，我真为可怜的希腊感到悲哀。在我们的城市里，最不可容忍、最俗不可耐的就是这群年轻人！这儿到处都是妓院，妓院里到处都是美艳绝伦的少女，男人们完全可以目睹她们沐浴在阳光下，漂亮的胸脯一无遮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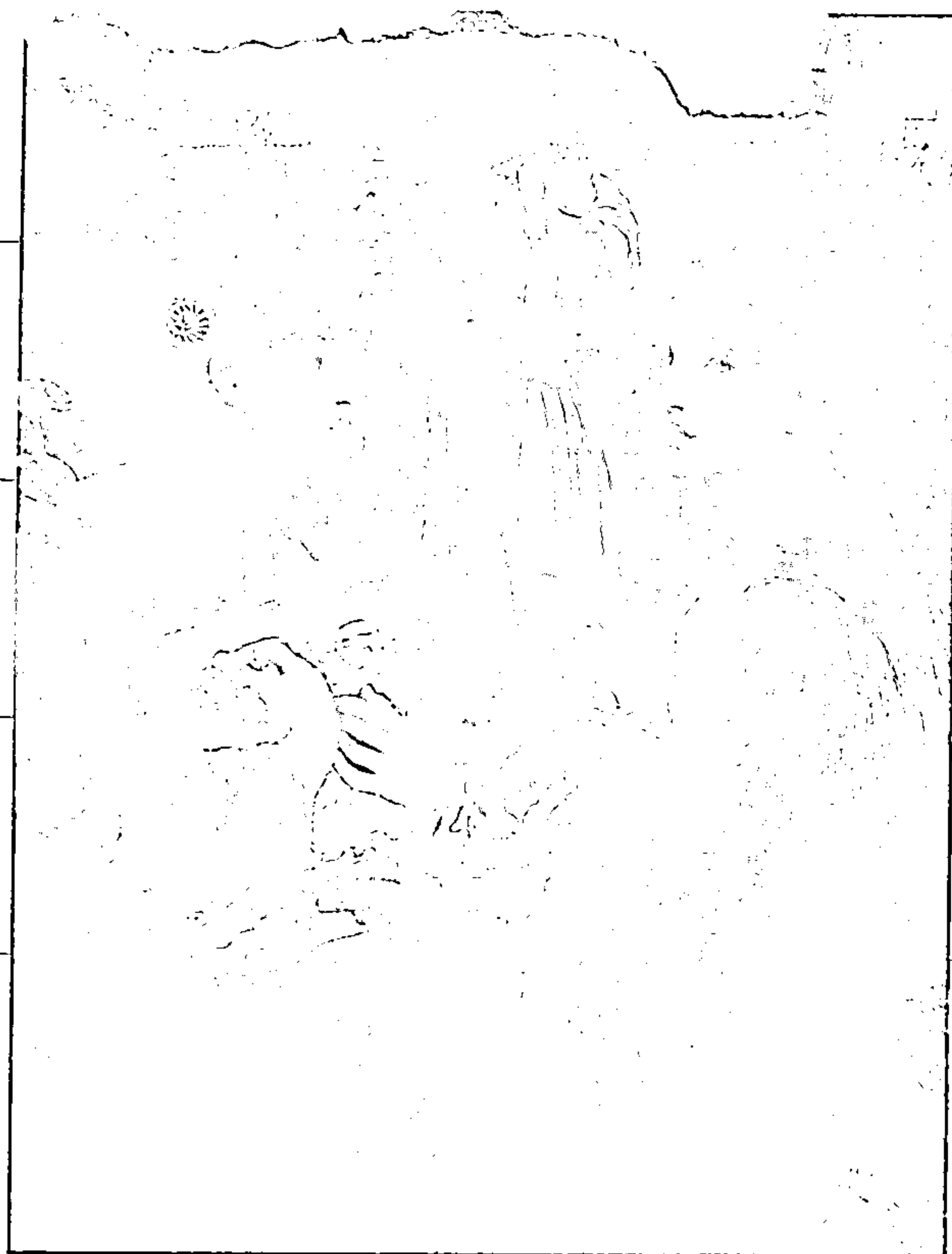




在这里，任何男人都可以挑选到中意的姑娘，瘦的、胖的、矮的、高的、年轻的、年老的、不老不少的、十分成熟的，等等，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地搭上梯子，胆战心惊地爬上去，也大可不必钻进屋顶下的烟道里，更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将她弄进草垛里。

然而，如果是已婚女人，你根本无法欣赏到她们的裸体，即使欣赏到，也是心惊肉跳。无限恐惧之下，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冒生命危险似的。噢，大海的情人阿芙罗狄蒂

This image shows a highly textured, black and white surface, likely a scan of a physical document or a photograph of a rough material. The tex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a dense pattern of small, dark, irregular spots and lines, giving it a mottled or grainy appearance. The overall shape is roughly rectangular with irregular edges. There are no discernible figures, text, or other objects present.



“在斯巴达，最美的男人与女人受到至高无上的赞美”

啊，正在女人怀抱中调情的男人们，万一突然想到了德拉古的法律，难道还能放开手脚吗？

《腓利门书》也在“兄弟”一章中附带记载，梭伦正是看到了青年男人的危机，这才制订法律，允许他们在娱乐场所、旅馆等地花钱买春；此事在来自科洛芬（Colophon）的纳康德（Nacander）所著的《科洛芬（Colophon）史》第3卷中也有记载。

纳康德断言，梭伦是从经营妓院的女人手中征税的第一人，也正是这笔钱，使他完成了阿芙罗狄蒂潘德姆斯（Pandemus）神殿的修建。

再回到《腓利门书》，里面写到：

你建立了一部适合所有男人的法律；他们说，梭伦，你是第一个看到这件事的，这样民主且有益的一件事，宙斯作证（的确，应当说，梭伦这么做真是合适不过的）。

看看我们的城市吧，到处都充斥着年轻的男人，他们在肉欲的冲动下正在走向不该走的方向，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劳心破财，以购买和安顿看起来差不多的女人。她们全裸地站在那儿，你可以一览无余，免得受到欺骗。也许你觉得她们不太适合你的胃口，也许某件事情使你的心里正在烦恼。

但她们的门始终敞开着。钱么，一块（古希腊）银币。请进吧！大可不必装正经，也毋须废话；你只管直奔主题，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不会扭身离去的！出门时，你可以对她说，今儿的事情到此为止，你我人、钱两清了。

即使苏格拉底派系的阿斯帕西娅（Aspasia），也引进大量美女，从而使希腊境内到处都是妓女。诙谐的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告诉我们，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因是，伯里克利深深地爱上了阿斯帕西娅的侍女，而她们被麦加拉学派的人劫走，从而煽起骇人的复仇火焰：

几个年轻人在科塔博斯（cottabos）游戏中酩酊大醉，来到麦加拉偷走了一个名叫西马艾塔（Simaetha）的妓女；麦加拉的信徒群情激愤，心里犹如填满大蒜似的，疯狂地偷走了阿斯帕西娅的两个侍女作为报复；于是，由三个妓女引发的这场战争，迅速席卷了整个希腊。

因此，大多数有学问的先生们，我力劝你们远离那些高价的



妓女，因为“你会看到所有其他吹长笛的姑娘在演奏阿波罗的乐曲、宙斯的乐曲；而这些小姐只会演奏鹰的曲调。”埃庇克拉特斯（Epicrates）在《反击莱丝（Lais）》一剧中如是说道。

在该剧里，谈到声名狼藉的莱丝时，是这样描述的：

莱丝自己既懒惰又嗜酒如命，眼睛只盯着每天的吃喝。在我看来，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与在鹰身上所发生的一样：看看这些鹰吧，年轻气盛时，它们将羊羔和野兔从山边攫到半空，然后一口一口地吞下；然而，当它们走向衰老时，只好可怜兮兮地栖居在神殿上，过着忍饥挨饿的悲惨生活；因而，它们的这种变化，往往被视为某种先兆。

这样的先兆同样适合莱丝。青春貌美时，她的门前车马滚滚，大量的酬金使她狂放不羁，见她一面，简直比见法尔纳巴朱斯（Pharnabazus）还难。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她开始人老珠黄，体态丰腴，见到她简直比吐口痰还容易；这且不说，此时此刻，她不再有任何架子，时刻愿意去任何地方，一块金币或几文碎银足以使她不分老少，脱衣委身。

我尊贵的先生，她已如此驯服，一心只想尽快拿走你手里的一丁点儿碎银。

阿那克萨德里德斯（Anaxandrides）在其《老男人的愚蠢行为》中也提及莱丝（Lais），将她列入一长串高级妓女的名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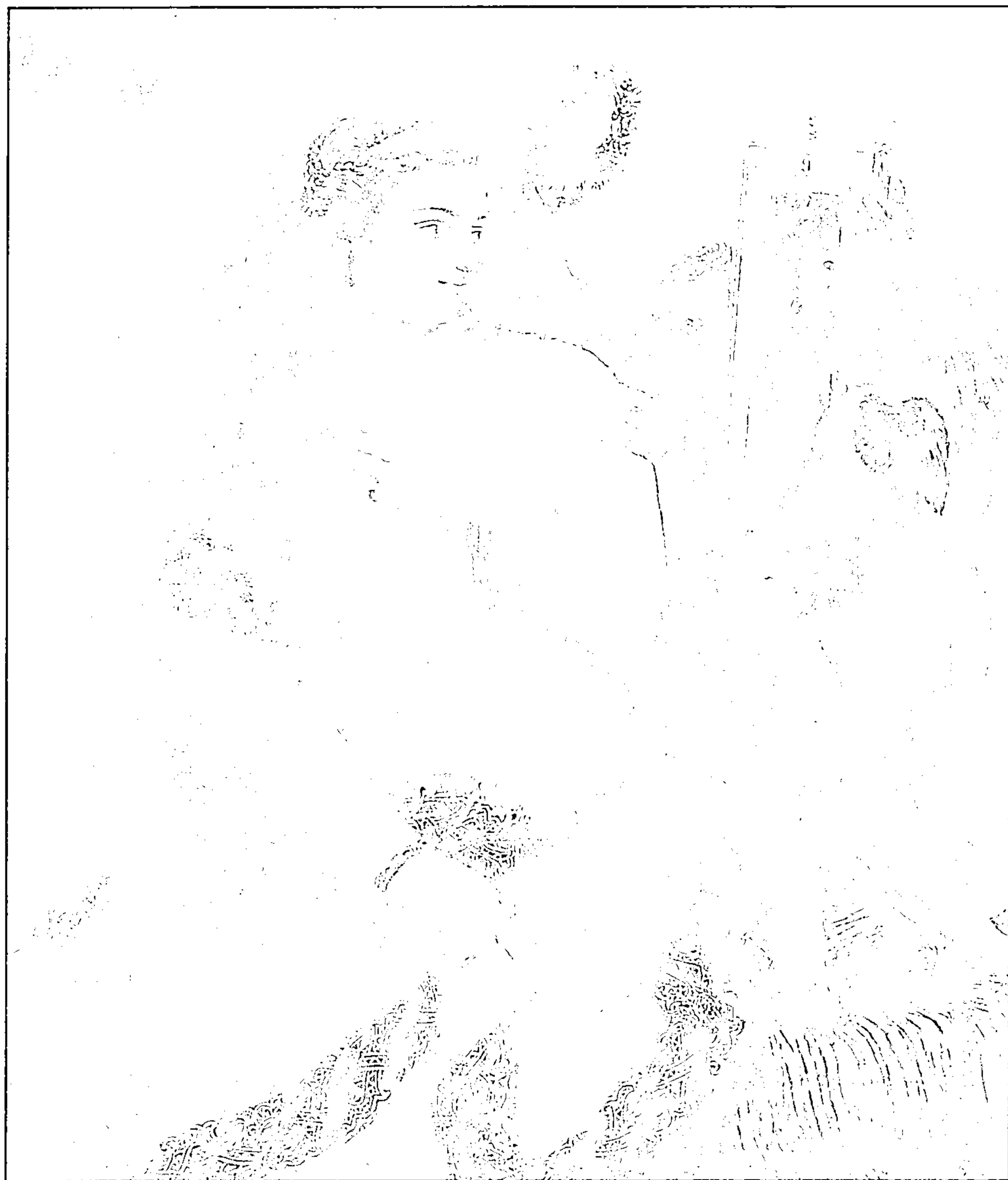
甲：你认识来自科林斯湾的莱丝吗？

乙：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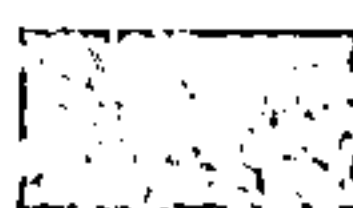
甲：她有个朋友叫安特伊娅（Anteia）。

乙：是的，她也是我们的一个宝贝。





镜前的维纳斯



甲：宙斯知道，那些日子拉吉丝（Lagisce）非常火爆，还有特奥利特（Theolyte），她的脸蛋可真漂亮，是个可人儿，极有希望成为一代宠儿奥西蒙（Ocim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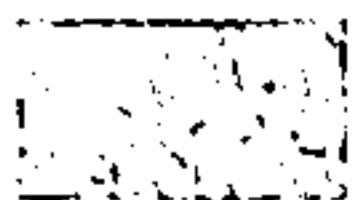
还有一段话，见于菲莱塔鲁斯的《女猎手》：“既然你也老态龙钟，就请下马吧。就像弗米西乌斯（Phormisius）一样，难道死于马上就是一件快活死人的事吗？”

这是再愉快不过的事了，一切如提摩克勒斯在《马拉松人》中所表达的：

晚上，跟正派姑娘睡觉与跟妓女睡觉之间，可真是天壤之别呀！瞧！她结实而年轻的肉体、她的肤色、她的甜美的呼吸，天啊！她对那件事儿还有点儿抵触，因而你得费点儿劲，还得接受她那柔软的双手的轻轻拍打，噢，最伟大的宙斯啊，这事儿真是令人愉悦！

虽然幸努库斯（Cynulcus）还想说下去，但乌尔皮安（Ulpian）却想就《米尔蒂卢斯的辩解》非难他。幸努库斯料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十分痛恨叙利亚人），便引用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的话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希望尚未沉沦到悲惨的境地，悲惨到我们应召唤来自敌人的帮助。”

事实上，幸努库斯，难道我们无法防护自己了吗？一切如埃菲普斯在《菲利拉》（Philyra）中所说：“你将舌头放在嘴的左边，说出下流的语言，是多么愚蠢、多么粗鄙啊！”



## 关于高级妓女与庆典



科林斯有一个古老的风俗，只要城里发生大事，需要向阿芙罗狄蒂求祷，就要尽力邀请所有的妓女参加，而这些女人总是先在女神面前添上她们自己的诉求，然后才肯出席祭礼。

为了大家起见，我愿意引用一下爱奥尼亚人幸努库斯的讲话。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阿伽门农总是说，大家一提到妓女这个话题，总是“扯得太远”。

我愿意从科林斯这座美丽的城市说起。

赫拉克利亚（Heracleia）的沙马利翁在《论品达》一书中说，科林斯有一个古老的风俗，只要城里发生大事，需要向阿芙罗狄蒂求祷，就要尽力邀请所有的妓女参加，而这些女人总是先在女神面前添上她们自己的诉求，然后才肯出席祭礼。

按泰奥珀姆普斯记载，在《廷马厄乌斯（Timaeus）》第7卷中，当波斯人入侵希腊时，科林斯的妓女走进阿芙罗狄蒂的圣殿里，为拯救希腊而举行祈祷。科林斯人献祭女神时写有妓女名字的牌匾一直保存至今。这些妓女首先进行祈求，然后出席献祭。

西莫尼德斯（Simonides）就此写下讽刺短诗：“这些女人将自己献给爱神塞普里斯，全力向上天祈祷，为希腊，也为正在为正义而战的市民。这是因为，按照神圣的阿芙罗狄蒂的意志，希腊这座城池不应落入波斯弓箭手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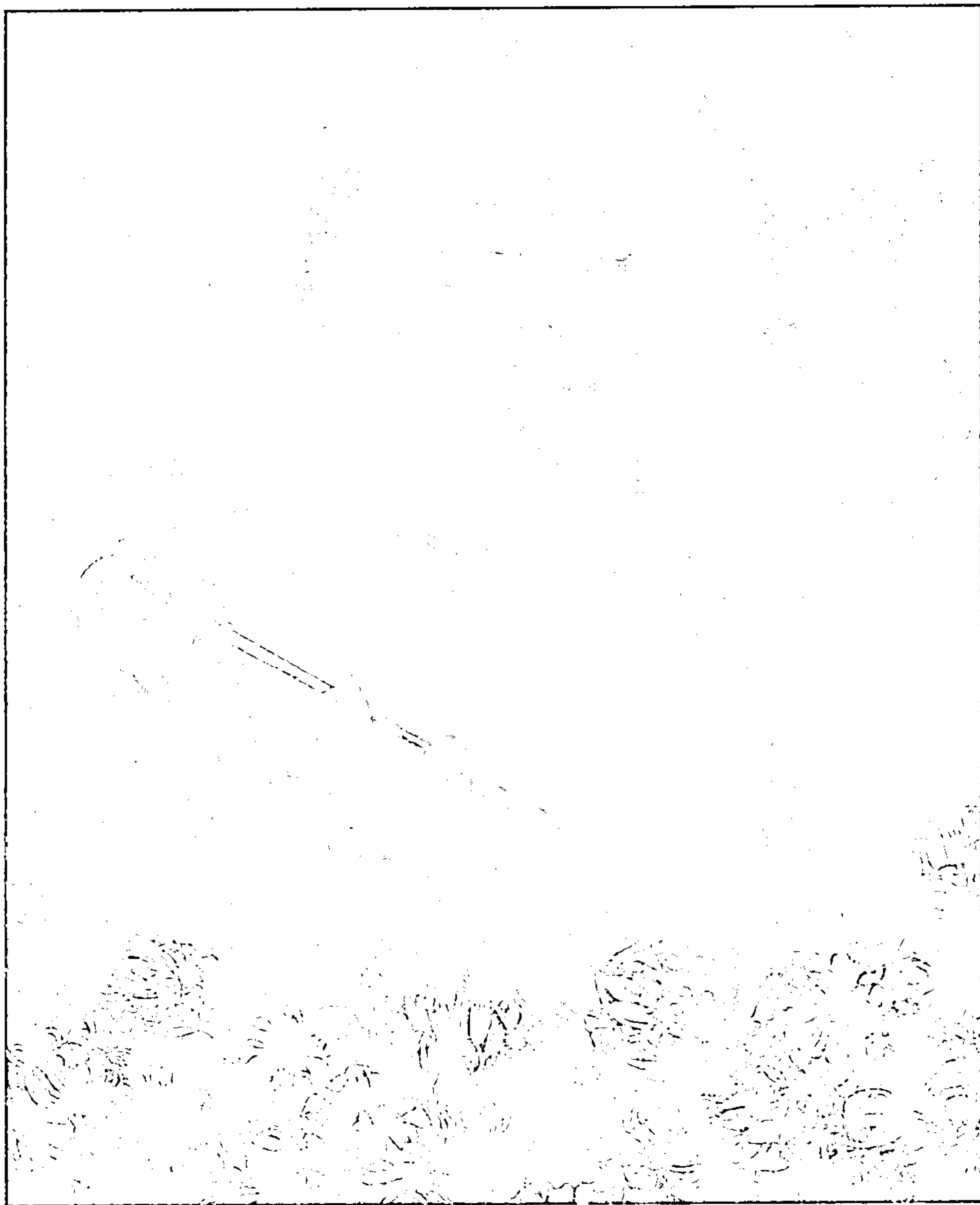
甚至有市民私下对女神发誓，如果他们的祈求得到实现，他们甚至愿意将高级妓女一并奉献给她。这就是有关这位女神的习俗。

科林斯的色诺芬也是如此。前往奥林匹亚参加竞技时，他对女神许愿说，若能赢得胜利，他将以高级妓女献祭。

首先赞颂此事的是品达。在《色诺芬之荣耀》中他这样开头：“我要赞颂的是在奥林匹亚三战三胜的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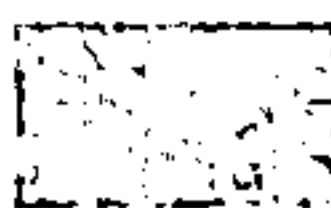




手执爱之箭的维纳斯

接着，他写到了在献祭宴会上的歌唱，说到色诺芬到场并参与祭祀，说到呈献给阿芙罗狄蒂的高级妓女。因此，他在最后说道：“哦，塞浦路斯女皇！在这里，在你的神殿里，色诺芬为您带来了一百个姑娘，因为您已帮助他实现了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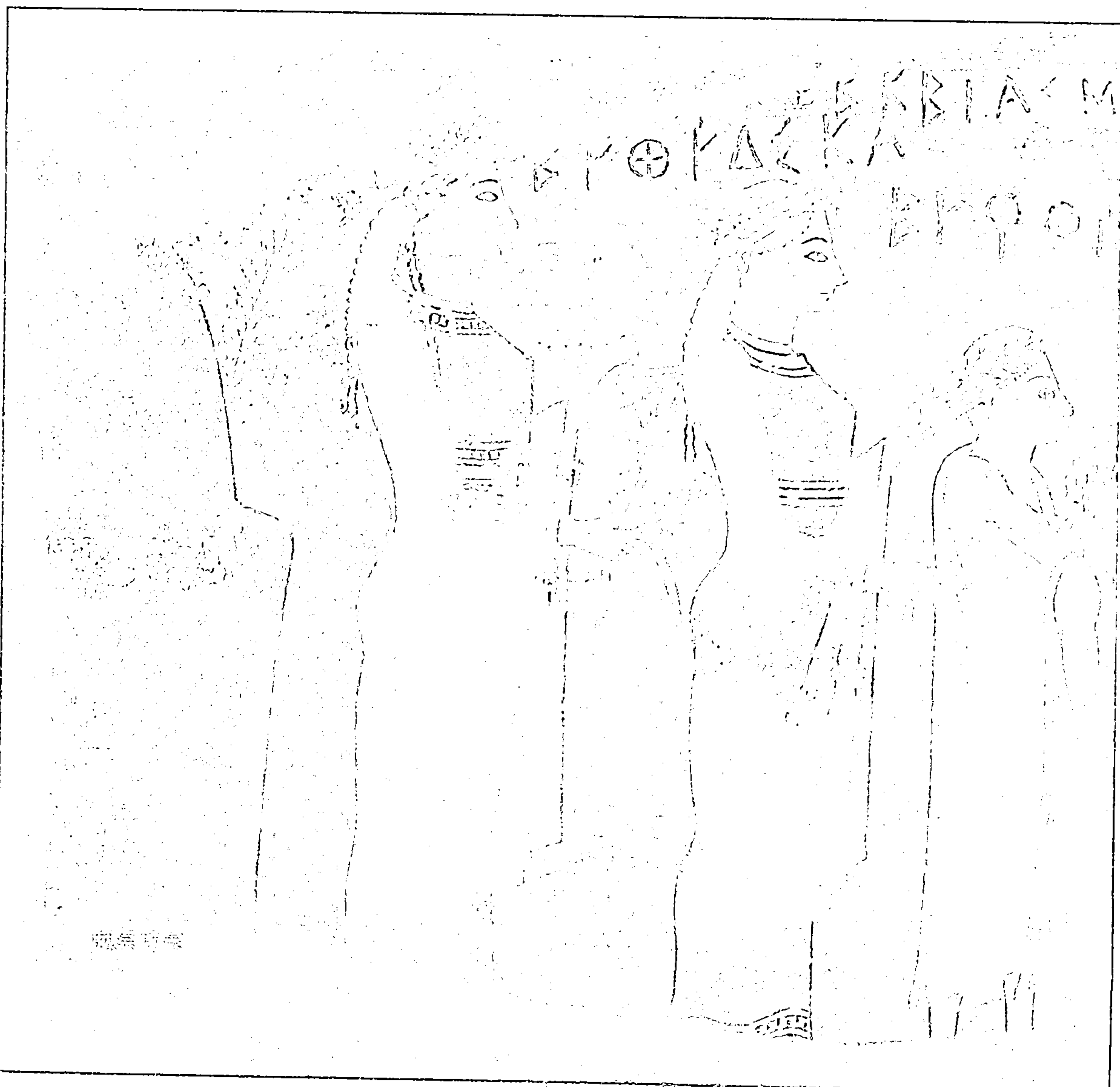
而抒情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年轻的姑娘们，在富庶的科林斯，你们用热情和劝勉，欢迎众多的陌生客人——在祭坛上，你们使鲜嫩的乳香升起缕缕烟雾，滚下赤褐色的泪滴；你们的思绪飞向



爱神之母，天堂里的阿芙罗狄蒂；我的孩子们，她不会责怪你们，  
她已给予你们在渴望的拥抱中挑选温柔、美丽的果实的权利。”

以此方式开头之后，品达继续说道：“然而，我也想知道，我  
用甜如蜂蜜的溢美之辞将自己与那些普通妇女联结在一起，伊斯忒  
姆斯（Isthmus）的贵人们将如何议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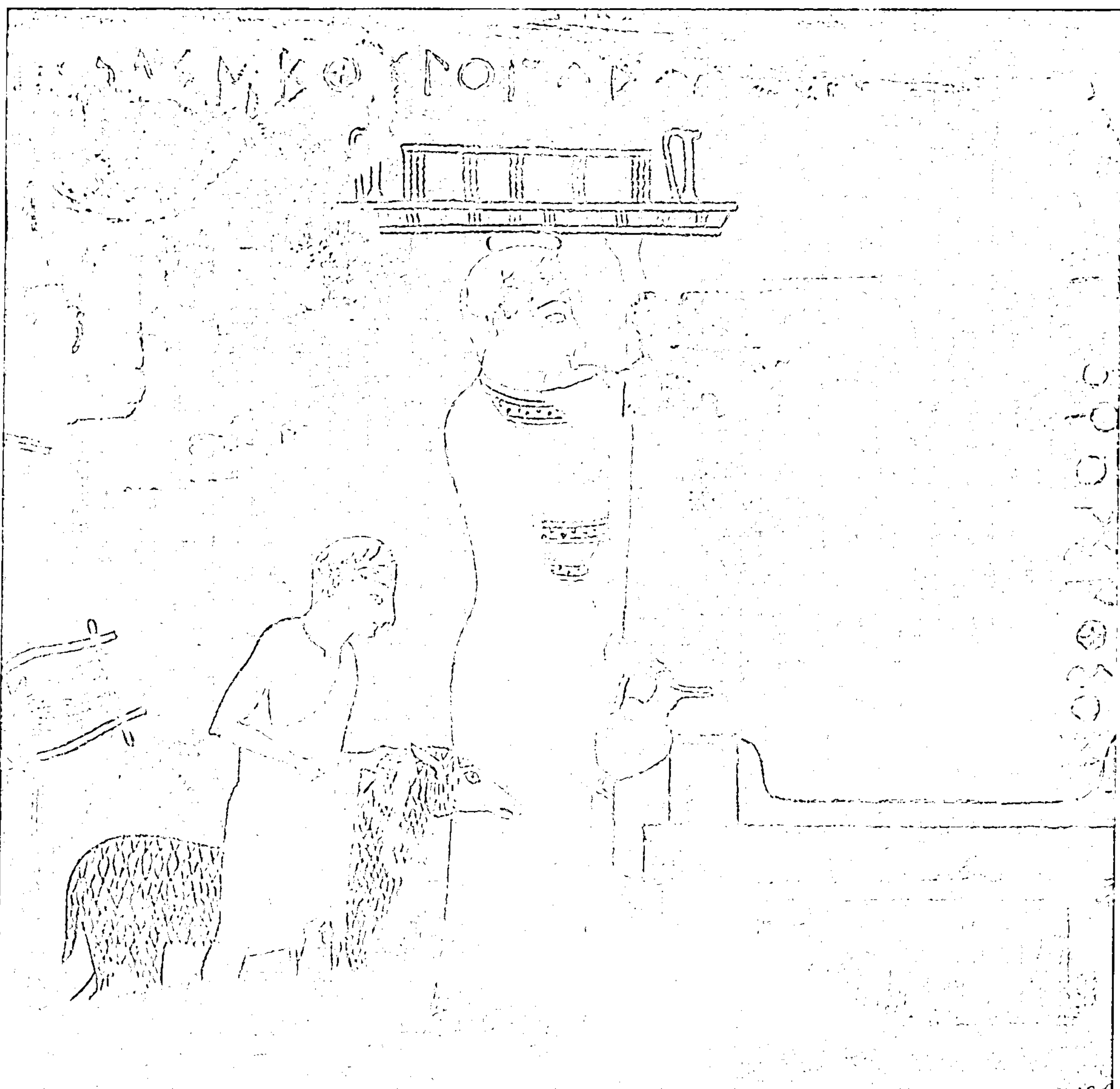
的确，说到自己与这些妓女的关系时，诗人真的急于知道，科  
林斯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儿的。然而，似乎对自己的诚实充



满信心，他马上添上一句：“我们已知道如何用试金石来检验黄金。”

亚历克西斯在《恋爱中的姑娘》中告诉我们，在科林斯岛，妓女们也庆祝自己的阿芙罗狄蒂节：“在这个城市，妓女们也欢庆自己的阿芙罗狄蒂节，但欢庆方式与平民女人的完全不同。在此节日里，妓女按照惯例进行狂欢，并在我们的陪伴下喝个酩酊大醉。”

据地理学家波莱蒙在《论斯巴达的祭品》一书记载，在斯巴达





有一个妓女塑像，她叫科蒂娜（Cottina），却声名狼藉，此时正委身于一个铜牛。

他写道：“妓女科蒂娜的塑像非常有名，今天，在离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圣殿科洛内（Colone）不远处，一家妓院甚至还以她的名字命名。这家妓院非常有名，城中居民远近皆知。在这座青铜色的雅典娜雕像之外，是前面已提及的由小铜牛和她自己构成的委身铜像。”

关于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的俊美，一位滑稽诗人俏皮地说：“阿尔西比亚德斯，哦，大地和苍天啊，他真是秀美的人！斯巴达人都想以通奸的罪名逮捕他。”

尽管深为亚吉斯（Agis）的妻子所爱，但他仍然习惯于置斯巴达和阿提卡的已婚女人于不顾，频频光顾妓女的家门。例如，听说阿比都斯（Abydus）的梅东提丝（Medontis）魅力四射，他便辗转反侧，夜不安寝。

为此，他在阿科西俄库斯（Axiochus）的陪伴下专程航行至达达尼尔海峡。阿科西俄库斯已被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美貌迷倒了，雄辩家利西亚斯在一次批驳他的演讲中如是断言说。利西亚斯（Lysias）与阿科西俄库斯（Axiochus）都与梅东提丝有染。

更有甚者，阿尔西比亚德斯还与另外两个妓女过起了日子，一个是年幼的莱丝的母亲达马桑德拉（Damasandra），另一个是狄奥多特（Theodote）；当他被法尔纳巴朱斯（Pharnabazus）密谋害死之后，正是狄奥多特将他埋葬在佛里吉亚一个名叫梅利莎的小村庄。

自幸那达（Synnada）去首都的路上，我们也见到了梅利莎的阿尔西比亚德斯纪念碑；按照哈德良（Hadrian）大帝的旨意，人们每年都要向这个纪念碑祭献一头公牛。

哈德良在所有事情上都贵族化，甚至还用帕罗斯大理石为阿尔西比亚德斯造了一座塑像。



# 关于名妓的后代



众所周知，雅典统帅提漠修斯是妓女斯拉希安（Thracian）的儿子，不过，这位妓女的品行还是值得尊敬的。这是因为，一旦改邪归正，妓女们往往优于那些自视甚高、目中无人的名门淑女。

据伊多梅纽斯所载，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塞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不是驾着战车，拥着妓女招摇过市吗？这些妓女是拉米娅（Lamia）、肖内（Scione）、萨蒂拉（Satyra）和南尼翁（Nannion）。

塞米斯托克利斯自己也是一位名叫阿布罗托依（Abrotonon）的妓女所生，因而，安菲克拉特斯（Amphicrates）在《名人》中写道：“阿布罗托依是个色雷斯女人，人们说，就是她生下了塞米斯托克利斯，希腊的无敌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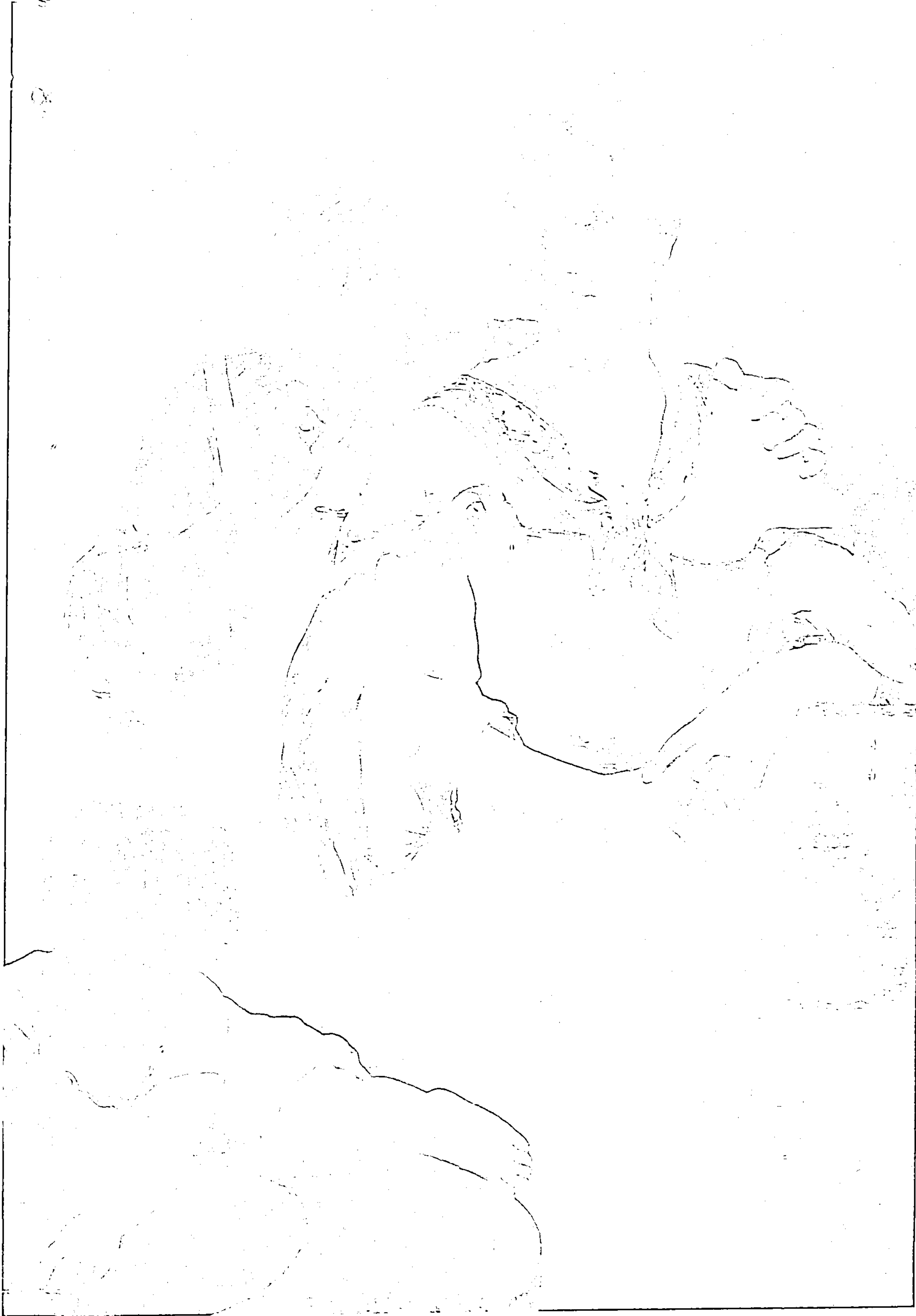
不过，西切库斯（Cyzicus）的尼提斯在《希腊史》第3、4卷中说道，塞米斯托克利斯是主司音乐、抒情诗的女神欧忒耳珀（Euterpe）所生。

反对其兄远征的赛勒斯，不是在远征时带着一个名叫费卡娅（Phocaea）的女人吗？虽然她据称是最睿智、最美丽的女性，但终归是一个妓女。关于她，泽诺潘讷斯（Zenophanes）说道，她的原名叫米尔托（Molto），是后来才改称阿斯帕西娅的。陪伴赛勒斯的还有一名来自米莱图斯的姘妇。

亚历山大不也养着雅典妓女泰依丝（Thais）吗？

克莱塔库斯（Cleitarhus）在谈到她时说道，此事儿还可能与火烧波斯波利斯王宫有关。

亚历山大死后，泰依丝改嫁埃及的第一位皇帝托勒密，为他生下两个儿子，莱昂蒂斯库斯（Leontiscus）和拉枯斯（Lagus），还有一个女儿依雷妮（Irene）。女儿嫁给塞浦路斯的索里（Soli）国王



欧诺斯图斯（Eunostus）。

根据欧尔戈特斯（Euergetes）《注释》第3卷记载，名叫费拉德尔弗斯（Philadelphus）的埃及第二位皇帝拥有不计其数的情妇：有美艳绝伦的埃及本地女子狄迪姆（Didyme），还有比利什提克（Bilistiche）、阿加托克利娅（Agathocleia）和斯特拉托尼丝（Stratonice），她们高大的纪念碑通常矗立在埃莱乌西斯（Eleusis）的海滨。

托勒密对桃色事件情有独钟，也与米尔蒂翁（Myrtion）等众多女人纠葛不断。

希腊姑娘用玫瑰装饰爱神





波利比阿（Polybius）在其《历史》第14卷中说道，亚历山大为他的斟酒女克莱诺（Cleino）建过不计其数的雕塑，塑像中的她仅穿束腰外衣，手持角形酒杯。

波利比阿曾发出这样的质问：

以米尔蒂翁、姆内希丝（Mnesis）和波忒依讷（Potheine）命名的宫殿难道不是最精美的吗？而姆内希丝不过是一个笛女，波忒依讷也是。至于米尔蒂翁，更是一个在公众面前进行各色表演且声名狼藉的女演员。还有妓女阿加托克利娅（Agathocleia），难道不是她控制着菲洛帕托（Philopator）皇帝，并在最后将其王朝完全推翻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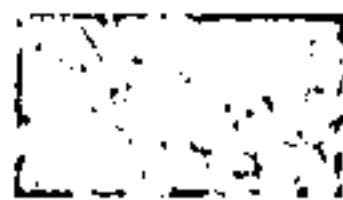
拿破利斯（Neapolis）的欧马库斯（Eumachus）在其《汉尼拔（Hannibal）》第2卷中说道，锡拉库扎的暴君希罗尼莫斯曾娶一位名叫佩托（Peitho）的妓女为妻，并将她封为皇后。

众所周知，雅典统帅提谟修斯（Timotheus）是妓女斯拉希安（Thracian）的儿子，不过，这位妓女的品行还是值得尊敬的。这是因为，一旦改邪归正，妓女们往往优于那些自视甚高、目中无人的名门淑女。

一次，有人嘲讽提谟修斯拥有这样一位母亲，他回答道：“是的，我还要说的是，我非常感激她，因为使我能够成为科农（Conon）之子的正是她。”

据帕加马的卡里斯提乌斯（Carystius）的《历史札记》所述，在帕加马建都的卡埃讷（Caene）国王菲莱塔鲁斯，据说就是一位出生于帕扑拉戈尼安（Paphlagonian）、名叫博阿（Boa）的笛女所生的。

雄辩家阿里斯多芬在欧克利德斯（Eucleides）时期担任雅典执政官时，提议制定法律，规定无论是谁，只要不是市民母亲所生，



即可视为非法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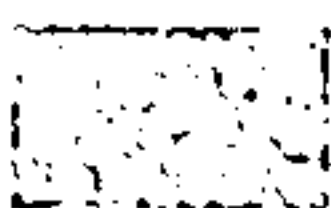
然而，喜剧诗人克利亚德斯（Calliades）讥讽的指出，阿里斯多芬同样爱上妓女肖尔吉斯（Choregis），并与她育有几个孩子。此事也见载于卡里斯提乌斯（Carystius）的《笔记》第3卷。

你们也知道，雄辩家狄马德斯（Demades）与一个笛女相好，生下了狄梅斯。一次，正当狄梅斯在台上激昂地演说时，许珀里德斯（Hyperides）走过来叫他闭嘴：“安静一点，年轻人！你已‘吹’得超过了你的母亲。”

据尼卡埃（Nicaea）的尼西亚斯（Nicias）在《哲学家谱系》中所述，来自博里斯塞讷斯（Borysthenes）的哲学家比翁（Bion），也是斯巴达妓女奥林匹亚的儿子。

德米特里厄斯不也与多情的笛女拉米娅（Lamia）坠入爱河，生下女儿菲拉（Phila）吗？关于拉米娅，波莱蒙在其著作《西夕翁的描画门廊》中说道，她是雅典的克利诺（Cleanor）之女，她是否为西夕翁（Sicyon）修建门廊有待考证。

另外，德米特里厄斯也与一个名叫莉埃娜（Leaena）的雅典妓女相爱，其他女人也还为数不少。



## 关于妓女的机敏与妙语



迪菲卢斯连声叹道：“请雅典娜和诸神为我作证，格纳塔伊娜，你的酒窖冷酷无比。”她回答道：“是的，我们总是将你剧本中的序言放进去。”

喜剧诗人马琼（Machon）在《智慧谚语》里写道：

莉埃娜（Leaena）以其高雅的技巧、母狮般的姿态，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因而深得德米特里厄斯的宠爱。他们说，拉米娅（Lamia）也曾以其优雅的技巧征服国王，并为此长期受宠。对此，她如是作答：“说到这方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学学莉埃娜！”

如同我们就将谈到的格纳塔伊娜（Gnathaena）一样，拉米娅的应答也算是机敏、诙谐且巧妙。

关于拉米娅，喜剧诗人马琼进一步写道：

一次，在一次酒宴上，德米特里厄斯王向拉米娅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香水。据说拉米娅是德米特里厄斯十分迷恋且极想搞到的笛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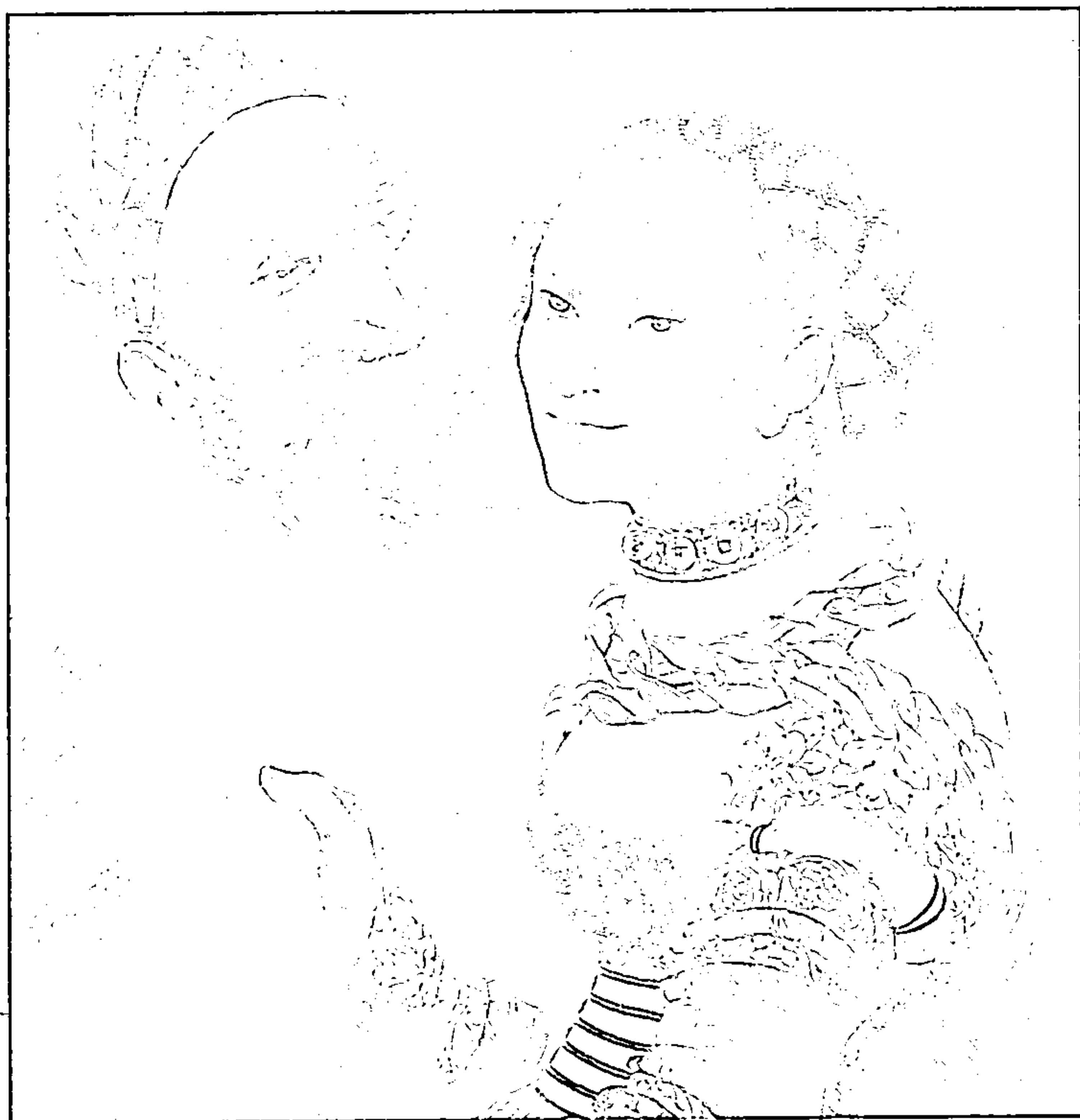
然而，她并没有为这些香水所动，而是以十分傲慢的态度对待国王；于是，他示意取来一些松香，双手奉送到她的面前。

对此，她笑着说道：“你这恶棍，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令人厌恶。”

德米特里厄斯答道：“是的，但诸神为我作证，拉米娅，我得让你知道，这种东西由皇家的腺体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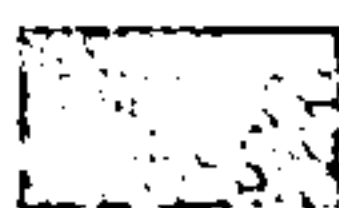
老人与妓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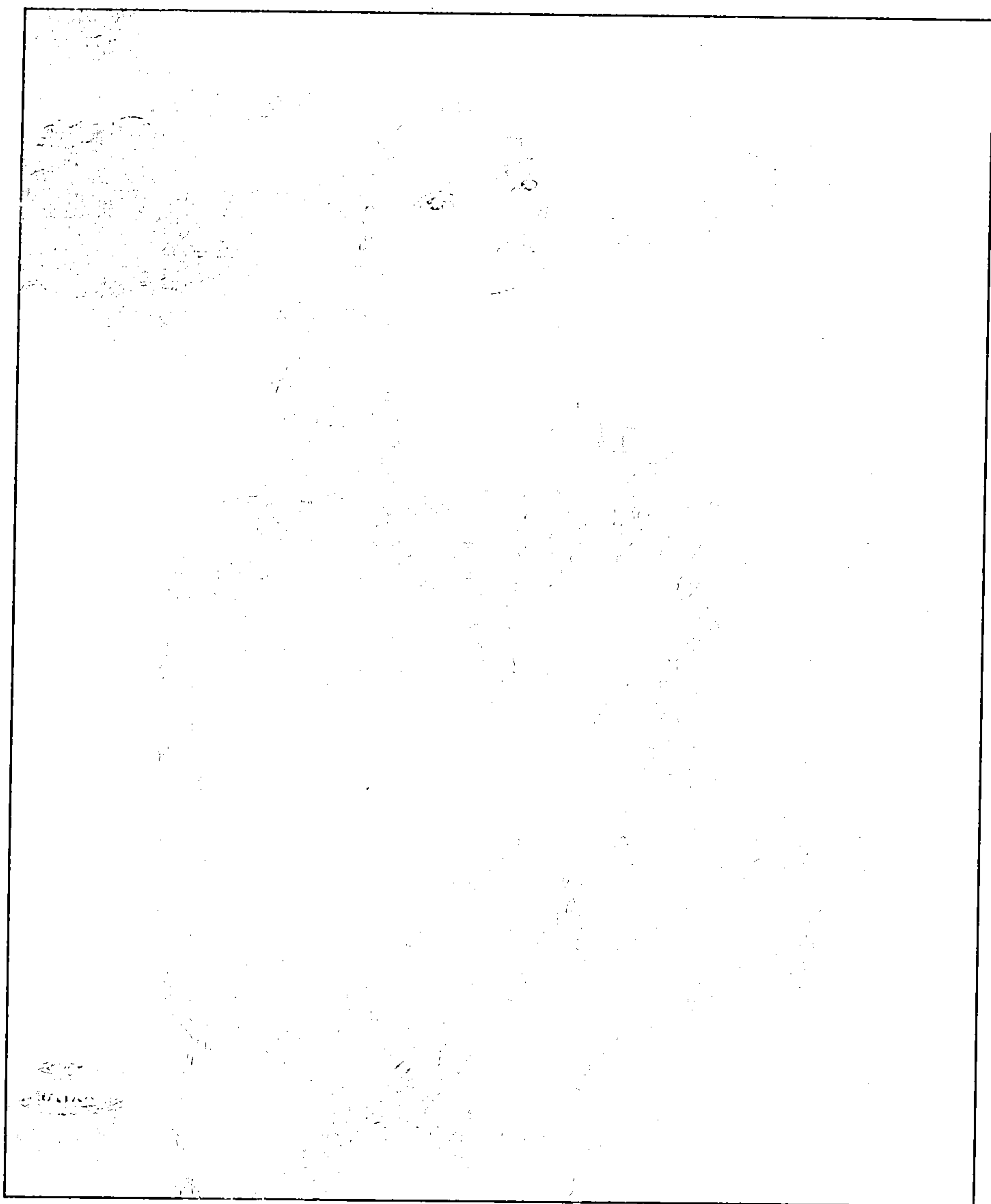


阿戈萨库斯（Agesarchus）之子托勒密在《菲洛帕托（Philopator）史》中，给出了这些国王的情妇名单：

使马其顿王国登上权力之巅的菲利普大帝，爱上一个舞女费里娜（Philinna），并与她生出阿里达乌斯（Arrhidaeus）。在亚历山大之后，阿里达乌斯继承了王位。

至于德米特里厄斯·波里尔塞特斯（Polioreetes）的情妇，除前面提到过的女人之外，还有马尼娅（Mania）；安提柯的情妇是迪莫（Demo），她为他生下阿尔西俄努斯（Alcyoneus）；较年轻的塞琉古（Seleucus）也有情妇，她们是米斯塔（Mysta）和尼莎（Nysa）。





忏悔的玛格达林



不过，赫拉克利德斯·伦布斯（Heracleides Lembus）在其《历史》第36卷中记载，迪莫原是德米特里厄斯的情妇，不知何故，德米特里厄斯的父亲安提柯疯狂地爱上了她。安提柯以合谋罪将奥克西忒米斯（Oxythemis）处死，只因其曾将迪莫的一个侍女拷打致死。

提及马尼娅（Mania），马琼由她的真名讲起了一个故事：

不过，在场的听众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这样疑惑，即在希腊的阿蒂卡出生的女人是否应叫马尼娅，因为这个名字多少带有诽谤的意味。

你们会说，女人们只要出生于希腊，不管是不是否妓女，都应取一个费里基安（Phrygian）名字；这样的传言风行于雅典，没有谁能将其制止。

其实，从婴儿时起，她的名字就叫梅莉塔（Melitta）。就身高来说，她略矮于其他的同龄女子；但她的声音非常好听，善于言谈，漂亮得足以令人眩晕。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不计其数，有本地市民，也有外乡人。

无论在何处，人们只要提到这个女人，就会不约而同地说：“梅莉塔简直太美了，美得让人发疯！”

此后，她就不断使用“发疯”一词。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有人开玩笑，她就立刻喊出“发疯”二字。如果赞扬或责怪谁，她也会在末尾补上“发疯”二字。

久而久之，她的一个爱慕者便把“发疯”（mad）一词的语音拉长，称呼她马尼娅。于是，这个绰号开始流行起来，而她的真名，反倒被人们渐渐地忘却了。

据说，马尼娅似乎遭受结石病的折磨。一次，格纳塔伊娜（Gnathaena）由于弄脏被褥，据说受到了迪菲卢斯（Diphilus）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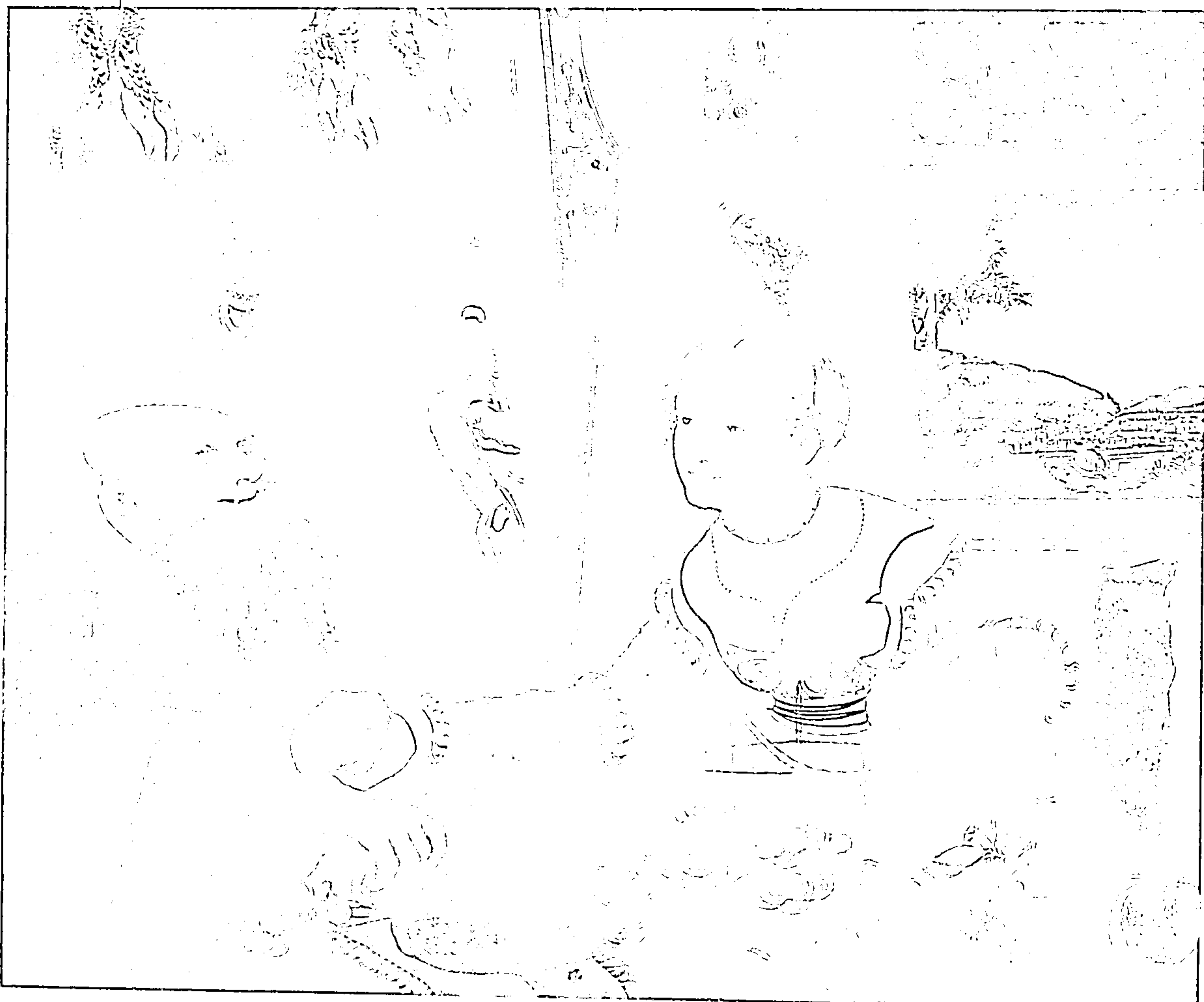
后来，有一天格纳塔伊娜责骂马尼娅道：“这是怎么回事，小姐，难道你得了结石不成？”

马尼娅反击道：“我真该把结石给你，你这个混蛋，也许你有办法将它弄干净。”

马尼娅的机敏，在马琼的笔下活灵活现：

潘克拉提亚斯特·莱昂蒂斯库斯（Pancratiast Leontiscus）曾是马尼娅的爱慕者，他们生活在一起，俨然结发夫妇。

报酬





后来，他发现她受到安特诺尔（Antenor）的诱惑，大为光火。

她的回答是：“亲爱的，你完全不必为此烦恼；我只不过想弄明白一个事情，两个奥林匹亚选手若在同一个晚上真刀实枪地干，谁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马尼娅向德米特里厄斯要求宠爱，国王一口答应。过了一会儿，她调过头来，对他说道：“阿伽门农的儿子，现在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一次，一个懒惰的外乡人在雅典小住一阵，派人去请马尼娅，付清她所开的价码。在宴会上，他邀请一些城中的朋友，而他们在这种场合总是以笑容来表达主人的款待。马尼娅在宴会上开始玩自己最擅长的游戏，但总是离场休息。

男主人急于表现自己的诙谐，试图将她比喻为一个急于逃脱的兔子：“哥们儿，以神的名义起誓，你们说，森林里什么动物跑得最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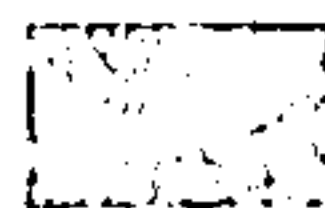
马尼娅顺口说道：“懒鬼，我的朋友。”

此后，当马尼娅再次进屋时，她开始嘲笑这个懒鬼，说他曾在受到攻击时弃盾而逃。

老兵的脸色马上阴沉下来，急忙送她回家；但在一天之后，她对他说：“亲爱的宝贝，千万别为我说的话生气。阿芙罗狄蒂为我作证，逃跑时，丢掉盾牌的不是你，而是将盾牌借给你的那个家伙。”

一次在马尼娅家举办酒会，客人中有一位品行不端，逮住机会拥抱了她，同时说道：“亲爱的，你想从前面来呢还是从后面来？”

她笑着回答：“从前面来，好心的先生，因为我担心你可能咬掉我的辫子。”



马琼同时还记载了其他妓女的语录。关于格纳塔伊娜，他写到：

一次，迪菲卢斯（Diphilus）在格纳塔伊娜家中饮酒，评论道：“格纳塔伊娜，你的那个容器冷冰冰的。”

“是的，”她回答，“我们故意让它这样的，迪菲卢斯，因为我们总是将你的剧本倒进去。”

据说，迪菲卢斯受邀来到格纳塔伊娜家进餐，以庆祝阿芙罗狄蒂节，她是她的所有爱慕者中最显贵的一个，他对他的热爱使他非常高兴，因而在赴宴时带来许多礼品，有两坛基安蒂红葡萄酒和四坛萨西安（Thasian）酒，还有香水、花环、坚果的果仁、葡萄干、一只小山羊、丝带、佐料、厨师等，当然，最后是一位笛女。

在此之前，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外乡人，也是她的一个爱慕者，送给她一些冰块和一条saperda鱼。

这样的礼物使她惭愧至极，她更担心迪菲卢斯顺便将此事编进他的喜剧里以惩罚她，于是让奴隶将鱼干送给那些等待施舍的穷人，将冰悄悄地放进酒坛里搅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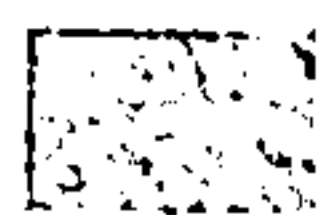
然后，她吩咐奴隶向杯中倒一品托酒，呈给迪菲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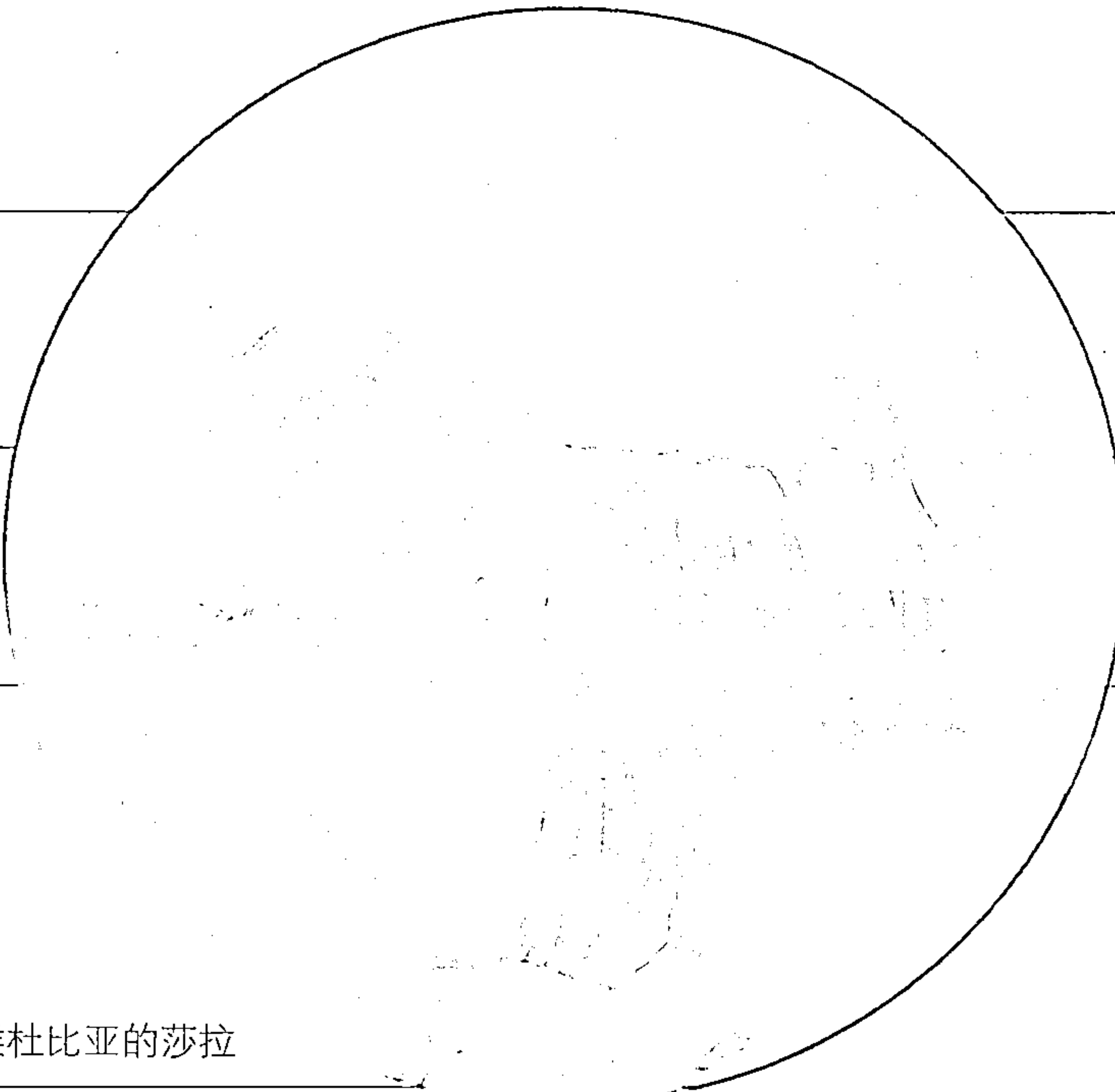
迪菲卢斯欣喜若狂，一饮而尽。由于冰块的奇效，他连声叹道：“请雅典娜和诸神为我作证，格纳塔伊娜，你的酒窖冷酷无比。”

她回答道：“是的，我们总是将你剧本中的序言放进去。”

还有一次，格纳塔伊娜和高级妓女德克忒娅（Dexithea）一起用餐。

德克忒娅准备将大部分精美的菜肴留给她的母亲，格纳塔伊娜说道：“以阿耳特弥斯的名义起誓，早知如此，





等候杜比亚的莎拉

我应该与你妈一起进餐，而不是和你这个女人。”

多年之后，格纳塔伊娜人老珠黄，除一副完好的皮囊外已是一无所有。据说，一次她到菜市场，总是盯着美味佳肴，不停地询问每一样的价钱。就在这时，她看到了屠夫的孩子，非常俊美，年纪也很轻，就站在卖肉的磅秤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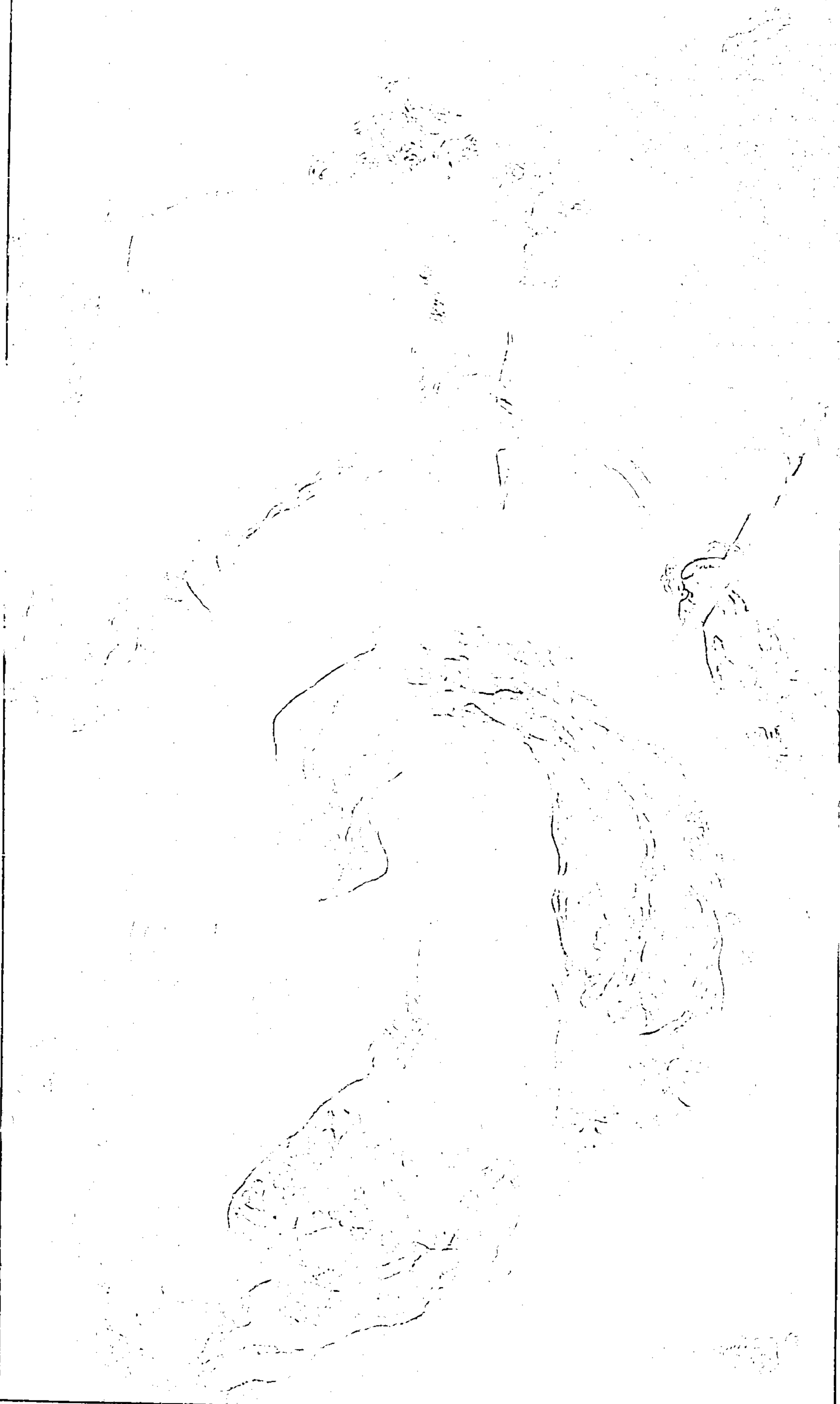
她说道：“喂，小家伙，你真是个漂亮的孩子，以神的名义告诉我，你的肉怎么称呢？”

他笑着回答：“三个铜币。”

“可是，”她说，“这是在雅典，你怎能用卡里的（Carian）衡器度量呢？”

接着，马琼还记载了格纳塔伊娜的孙女格纳塔依尼翁（Gnathaenion）的故事：







一个年纪很大的外乡富豪——差不多九十了吧——来到雅典，在克罗诺斯节上遇到格纳塔依尼翁和格纳塔伊娜，她们正一起离开阿芙罗狄蒂的神殿；对格纳塔伊娜的匀称身材仔细打量之后，他问她过一夜要收多少钱。

格纳塔伊娜看一眼他的紫色斗篷和手中的长矛，开出的价码是一千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

他的全身打了个冷战，大声说道：“嗨，不要看我像个军人，就像对待战俘那样看我；我们折中一下吧，五个米那厄（minae，即500个德拉克马）怎么样？我们可以进房间铺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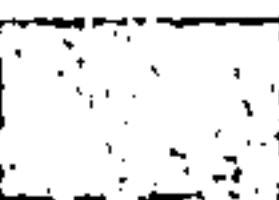
看到那个富豪急于显示自己的能力，她就将他领进屋去，对他说道：“老头子，就你来说，你想付多少就付多少，因为我敢确信，当黑夜降临时，你愿意为我的小姑娘付双倍的价钱。”

雅典有一名很有天赋的铜匠。那时，格纳塔依尼翁正打算从良，与一个名叫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的男演员白首偕老，而且，他们已经育有一个男孩。近些日子里，男演员出门在外，格纳塔依尼翁原不打算再接活的，只是挨不过铜匠的软泡硬磨，并在他付出一大笔费用的情况下，答应承欢。

然而，铜匠竟是个粗俗之人，极其庸俗。与人聊天时，他诽谤格纳塔依尼翁说，他只以一种非常难做的姿势与她交欢。安德罗尼柯从科林斯湾回来之后，听到这件事，显得非常生气。

他责备格纳塔依尼翁说，这个姿势他也曾要求过，但她没有答应。反过来倒好，她竟让一个卑鄙的家伙狂享其乐。

据说，格纳塔依尼翁的回答是：“你这个可怜的傻



瓜，你想，让一个煤烟都盖到嘴上的男人抱着我的双臂是多么难受。我收下了他的一大笔金子，这才做出牺牲。况且，这一做法非常聪明，可以使他的那个玩意儿射程最远，射出量也最少。”

据说有一天，他们一起喝酒之后，格纳塔依尼翁拒绝像往常那样亲吻安德罗尼柯。

于是，这位演员向她奶奶告状说：“格纳塔伊娜，难道你没有看见你的孙女不体面地对待我吗？”

老妇人生气地责备她说：“你个傻丫头，他想干什么，你就让他干好了。”

她回答道：“奶奶，他表现得不乖，我怎能让他为所欲为呢？这个男人只想在一艘‘空船’里得到免费的赠品。”

在某个节日里，格纳塔依尼翁到南方的佩拉俄乌斯（Peiraeus）会见一个外乡的商人，她的一个相好。

这次旅行的花费不大，车子被三头驴子拉着，随身也只带三个女仆和一个保姆。路上，她们走到一个窄处，碰巧遇到一个贫穷的摔跤手，就是比赛时总是故意落败、挨打的那类人。

由于道路太窄，他被挤进一个角落，于是大声叫道：“你这个该死的驭手，如果还不赶快让出道路，我就把你们这些该操的驴子及行李卷儿统统掀到地上！”

格纳塔依尼翁应声说道：“你这个可怜的蠢蛋，为什么不操呢？这可是你从未做过的事情！”

马琼接着记载：

据说，科林斯湾的妓女莱丝在某花园里遇到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他的腰带上挂着书写板和笔针。

“哦，诗人，”她说道，“请回答，你在悲剧里说‘死去吧，你们这些污秽行为的作恶者’是什么意思？”

欧里庇得斯对她的厚颜无耻大为震惊，随口说道：“嗨，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难道你不是污秽行为的作恶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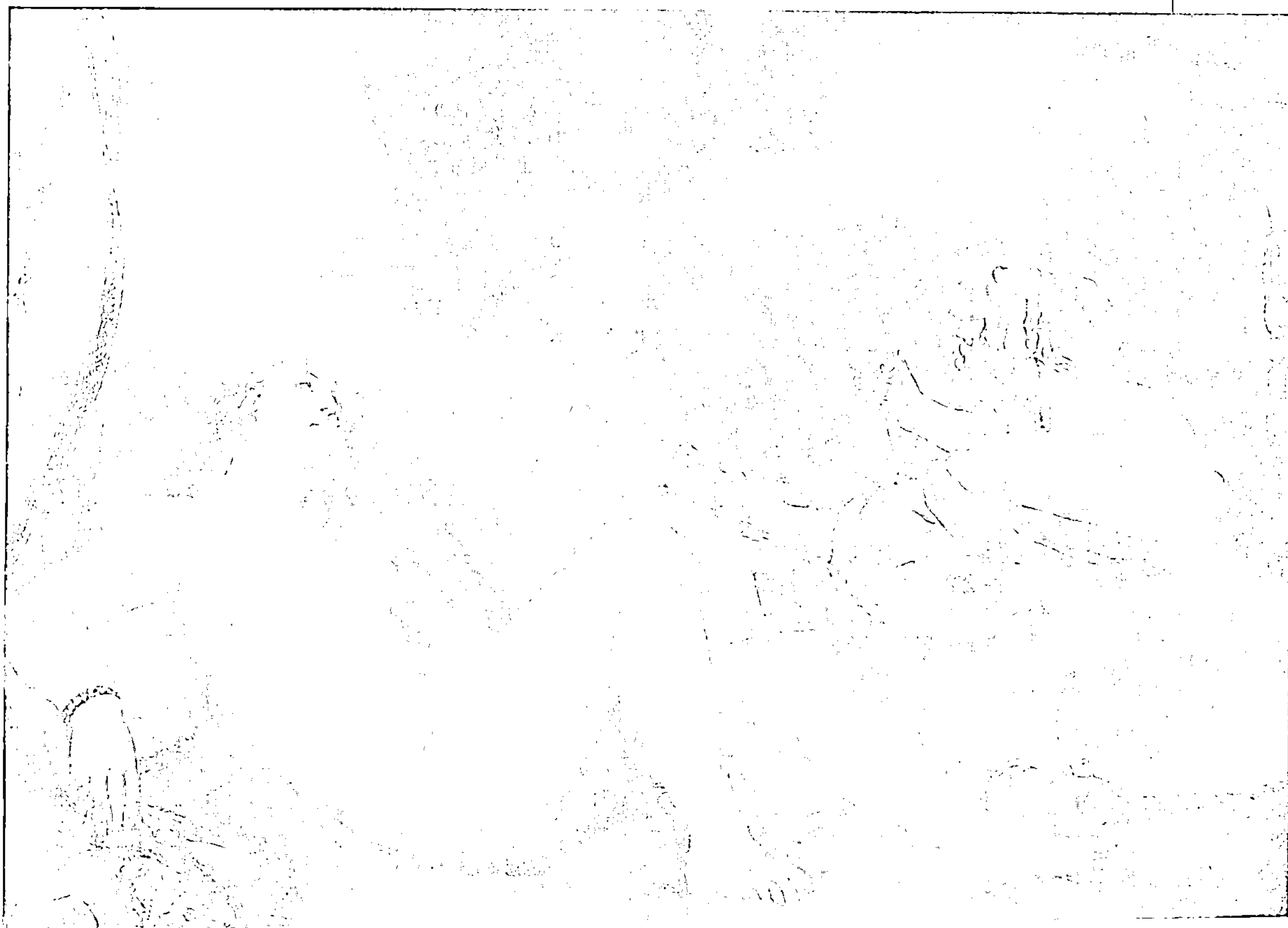
她面带笑容地回答道：“什么污秽？对于沉湎其中的人来说，绝对不是。”

卡利斯蒂翁被人称作母猪。有一次，她与母亲吵架，其母亲的绰号叫乌鸦。格纳塔伊娜试图从中调解。

当人们询问她们为何争吵，她的回答是：“能有什么事？还不是乌鸦的女儿有啥事儿责怪她的母亲，而其母亲又有别的什么责怪她的女儿！”

默里库斯（Moerichus）曾向来自忒斯庇亚的妓女费利

达娜厄



涅求欢。她的要价是一个米那厄，默里库斯（Moerichus）说道：“太贵了，那天你与一个外乡人服务，仅收他两个金币！”

“那好吧，”她说，“你如果只想付两块金币，那就等我也想干那事儿的时候再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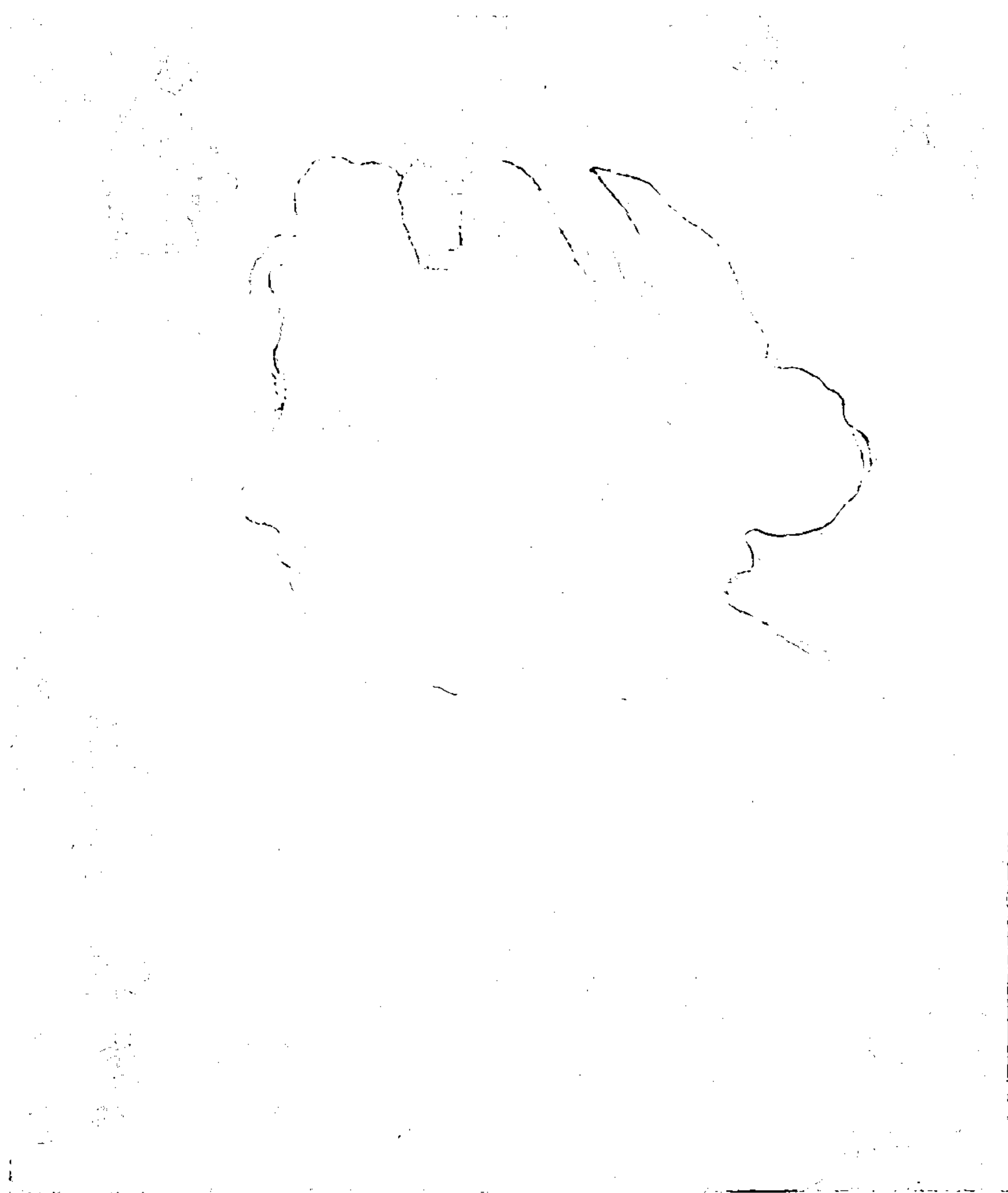
听人们说，尼科（Nico）的绰号叫母山羊。一次，一个叫皮东（Python）的男人没有选她，只带走了一个名叫尤艾尔迪丝（Euardis）的胖女人。之后，他又派人来请尼科。

她对来者说道：“看来，皮东被猪肉噎着了，想要换换口味，尝一口羊肉！”

到此为止，我引用的大多是马琼的原话。



## 关于名人与名妓



费利涅非常富有，并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她愿意修建底比斯的城墙，条件是，底比斯人必须在上面题写：“这就是亚历山大毁坏的城墙，由妓女费利涅出钱修复。”

我们的雅典的确产出许多妓女，对于她们，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讲述，因为没有哪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美丽的女人。

据说，拜占庭的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曾记下多达一百三十五个妓女；阿皮罗多卢斯（Apollodorus）记载的还要多，最多的则是戈尔基亚斯（Gorgias）的记述。他们都列出了一长串的情妇名单。

在阿里斯多芬的名单里，据说还遗漏了如下一些：其中一个绰号叫蒂布西（Topsy），还有叫兰普吕斯（Lampryis）和欧福罗西尼（Euphrosyne）的，后者是漂洗工的女儿。

下面是米尔蒂卢斯的大致陈述：

希望你们这些哲学家不要像那些人一样，整日沉湎于酒色生活。至于我自己，就不在妓女问题上多费口舌了。

首先，我愿意回忆一下伊壁鸠鲁，他因过于率直而声名远扬。他对普通教育的秘密非常熟悉，因而总是对那些像他一样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首先表示祝贺，然后说出如下的话语表示发泄：“恭贺你，先生，因为你虽然正在从事哲学研究，却对整个教育全然无知。”

因此，蒂蒙（Timon）称他为“诡辩式学院派教授，活人堆里最差劲的一个。”

然而，同一个伊壁鸠鲁不是照样包养因做妓女而声名狼藉的莱昂蒂翁（Leontion）吗？是的，甚至在她变成哲学家

时，她仍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职业行当，在他们的花园里与所有的享乐主义者肆意交欢。这样的事情甚至就发生在伊壁鸠鲁的眼皮底下。

唉，这个可怜的恶棍，此事真的使他闷闷不乐，我们可从他写给赫尔马库斯（Hermarchus）的信里看个清楚。

然后是来自希卡拉（Hyccara）的莱丝。据波莱蒙所著的《答复提马厄乌斯（Timaeus）》第6卷记载，莱丝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希卡拉镇，是被作为俘虏带到科林斯的。她先后充当亚里斯提卜、雄辩家德摩斯梯尼、愤世嫉俗者戴奥真尼斯等人的情妇。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是妓女的保护神。她总是在夜晚现身，向莱丝预告富有情人的光临。

据说，画家阿佩利斯在莱丝还是女仆时，看到她从佩雷涅（Peirene）泉中携水而归，立即为她的美丽所震撼，携她一同参加朋友们的聚会。

当时，他的朋友们大多嘲弄他，说他带来的只是一个女仆，不是职业妓女。

他回答道：“别大惊小怪，因为我只想告诉你们，她的美丽是享受的承诺，最多不过三年。”

正如色诺芬在其《大事记》里所记述的，苏格拉底在谈及雅典的狄奥多特时也说出了同样的承诺。当别人评议她美不胜收，说任何语言也无法表现她超凡绝伦的美丽酥胸时，苏格拉底说道：“我们必须亲眼看一看这个女人，因为道听途说的美丽是无法判断的。”

莱丝之美也在胸部，因而无数画家纷纷前来，观察并临摹她的美丽乳房。一次，与费利涅进行选美角逐时，这个美丽的胸部为她赢得了相当一批爱慕者。对于他们，无论贵贱，她一律待之以礼。

在每年的海神节，亚里斯提卜总要与莱丝一起在埃吉娜（Aegina）度过两个月的时间，他也为此受到海斯塔斯（Hicetas）的责备：“你付给她那么多钱，而愤世嫉俗者戴奥真尼斯（Diogenes）则一个铜板儿也不付给她。”

亚里斯提卜的回答是：“我之所以奖励莱丝，是因为我想让她高兴，而不是因为我想让别人也付钱给她。”

当戴奥真尼斯对他说：“亚里斯提卜，既然你已与人尽可夫的妓女同居，你应要么像我一样做一个愤世嫉俗者，要么不要乱来。”

亚里斯提卜回答道：“戴奥真尼斯，你认为别人住过的房子一定不能再住吗？”

“当然不是。”他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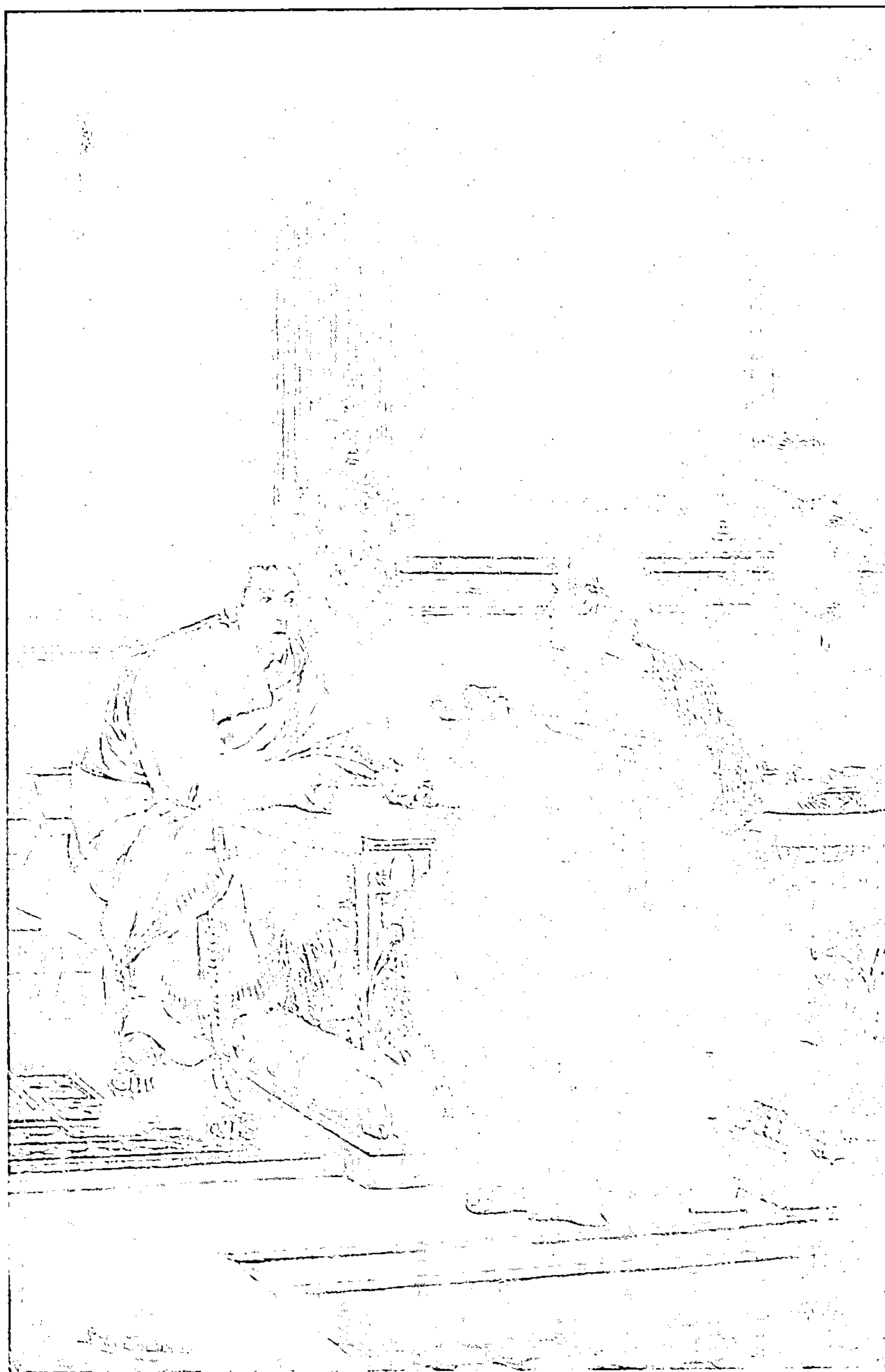
“那么，使用其他人曾经航行过的帆船进行航行呢？”

“也没有问题。”他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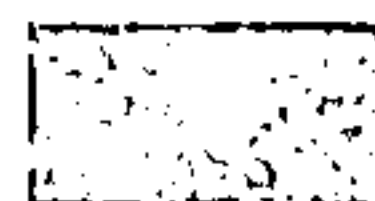
“那么，享受其他人已经享受过的女人又有什么问题呢？”

锡拉库扎的尼姆佛朵卢斯在《西西里的奇迹》中写道，莱丝来





交谈



自许卡卢姆（Hyccarum），西西里岛上的一个村落。但斯特拉蒂斯（Strattis）在《马其顿人或保萨尼阿斯（Pausanias）人》里争辩说，她是科林斯湾人，有以下段落为证：

甲：这些姑娘来自何方？她们又是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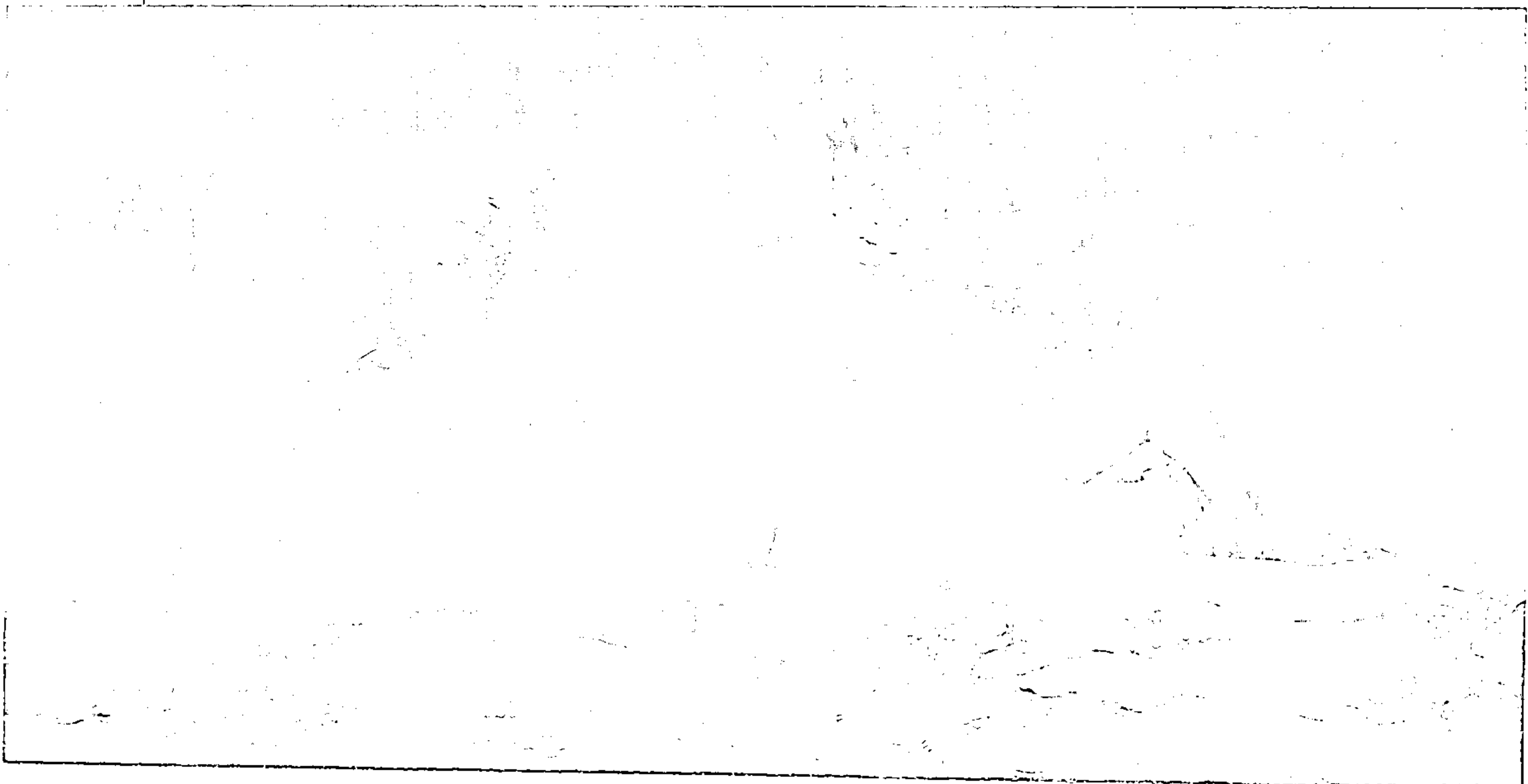
乙：来自米加拉（Megara），但她们是科林斯人；其中的莱丝是米加科勒斯（Megacles）人中的第一美女。

而提马厄乌斯（Timaeus）却在其《历史书》第13卷中说，莱丝来自希卡拉。这一说法与波莱蒙的相符。波莱蒙认为，她受到几个塞萨利女人的谋害，因为她与一个名叫保萨尼阿斯（Pausanias）的塞萨利人坠入情网，出于忌妒，她们在阿芙罗狄蒂神殿里用一只木制的凳子将她打死。

因此，他进而说道，那个地区被后人称作罪孽深重的阿芙罗狄蒂之地。她的坟墓位于佩内乌斯（Peneius）河旁，墓上立着一个石制的水壶，刻有下列铭文：

骄傲的希腊人无所畏惧，只为躺在这儿的莱丝的超凡

维纳斯的诞生



之美所奴役；她是爱神所生，在科林斯人的滋养下长大；  
现在，她就长眠在塞萨利这片荣耀的原野里。

据此看来，那些认为她死后葬于科林斯的山茱萸林中的人，肯定是在编造故事。

至于斯塔戈拉（Stageira）的亚里士多德，在离开人世之前，不是也和高级妓女赫尔皮莉丝（Herpyllis）一起过日子并生下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吗？据赫米普斯在《论亚里士多德》第1卷里的记载，根据这位哲学家的遗嘱，赫尔皮莉丝还接受了他的部分财产。

我们高贵的柏拉图，难道没有与科洛芬（Colophon）的高级妓女阿切亚娜莎（Archeanassa）相爱吗？他们爱得如此深沉，以至于他对她歌颂道：

阿切亚娜莎，科洛芬的可人儿，尽管情欲的苦涩已使她的额头上爬满皱纹，但她仍然属于我。啊，那些品尝过她韶华时节的幸运儿呵，穿越过的又是多么炽热的爱火！

再就是奥林匹亚的伯里克利。克里楚斯在《爱情故事》第1卷中说道：“说到阿斯帕西娅——不是那个年轻的，而是那个与苏格拉底有瓜葛的人——虽然伯里克利在政治上的睿智和影响力使他声名显赫，但他不是照样为了她而将整个希腊抛入骚动之中吗？事实上，他这个人总是爱拈花惹草，绯闻不断。”

据萨索斯岛的斯特谢姆布罗图斯（Stesimbrotus）记载，他甚至与自己的儿媳妇有染。斯特谢姆布罗图斯与伯里克利是同时代人，并且见过他，记载这件绯闻的书名是《塞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修西得底斯与伯里克利》。

苏格拉底的门徒安提西尼（Antisthenes）说道，与阿斯帕西娅相爱时，伯里克利每天出入情人的住宅两次。一次，她因不敬神灵而遭到起诉，他竟然站出来为她辩护，所抹的眼泪恐怕比他的生命





和财产遇到危险时所抹的还要多。

再有，西蒙（Cimon）与妹妹埃尔皮尼丝（Elpinice）非法苟合。后来，她嫁给卡利亚斯（Callias），西蒙则遭到放逐。伯里克利趁机渔翁得利，获得了与埃尔皮尼丝睡觉的特权。

毕达埃讷图斯（Pythænētus）在其著作《论埃吉娜（Aegina）》第3卷里说道，佩里安德尔（Periander）曾在伊壁道拉斯（Epidauras）见到普罗克勒斯（Procles）的女儿梅利莎。

当时，她穿着伯罗奔尼撒人的服饰，身份是倒酒女，为正在田里干活的人服务，没戴斗篷，仅穿束腰外衣。他立即坠入情网，与她结婚。

至于埃佩卢斯（Epeirus）国王皮鲁士（Pyrrhus），即入侵意大利的那位皮鲁士的第三代传人，他的情妇是莱乌卡迪亚（Leucadia）的蒂格里斯（Tigris），后来被皮鲁士的母亲奥林匹亚用毒药害死。

米尔蒂卢斯仍在夸夸其谈时，乌尔皮安好像突然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大声问道：我们用以表示阳刚之气的“蒂格里斯”（tigris，虎）一词典出何处？

据我所知，《腓利门书》在“内亚厄拉”（Neaera）里有如下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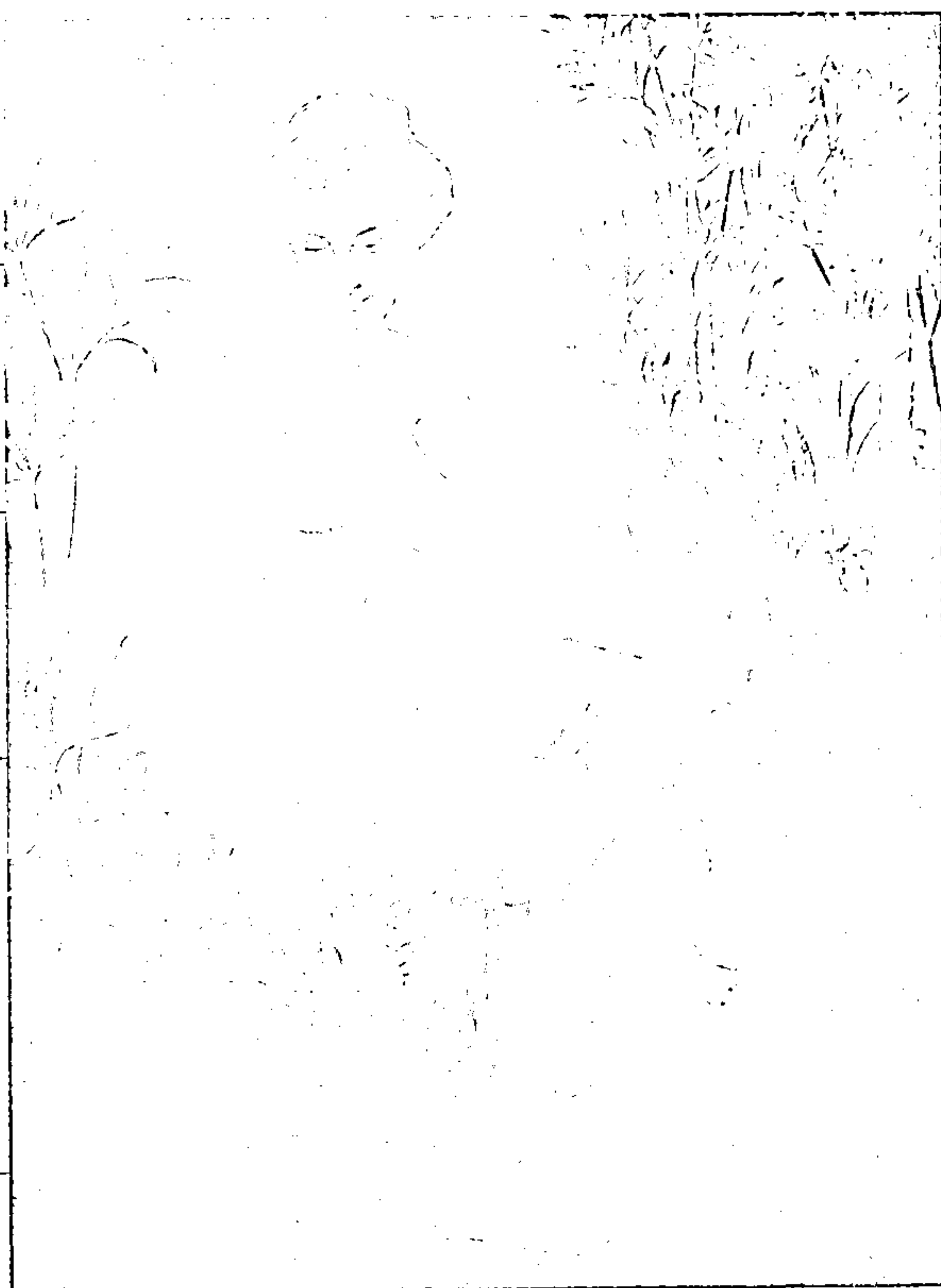
甲：塞琉古送来一头雌虎，我们都已亲眼看到了，所以，我们也应回送塞琉古一些野兽。

乙：哈哈，野虫儿！但那儿没有这种怪物。

米尔蒂卢斯对乌尔皮安说道：“我这里在为女人分类，你却插话进来——当然，我的分类与法那果里亚（Phanagoreia）的索西克拉底对男人的分类或萨摩斯或阿布德拉（Abdera）的尼凯伊讷图斯（Nicaenētus）对女人的分类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不过，我愿暂停片刻，这就回答你，菲尼克斯（Phoenix），我尊敬的父亲。”



“塞奥莉丝实在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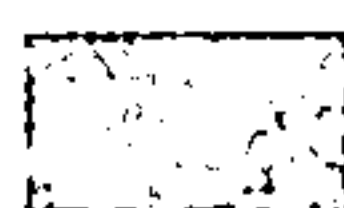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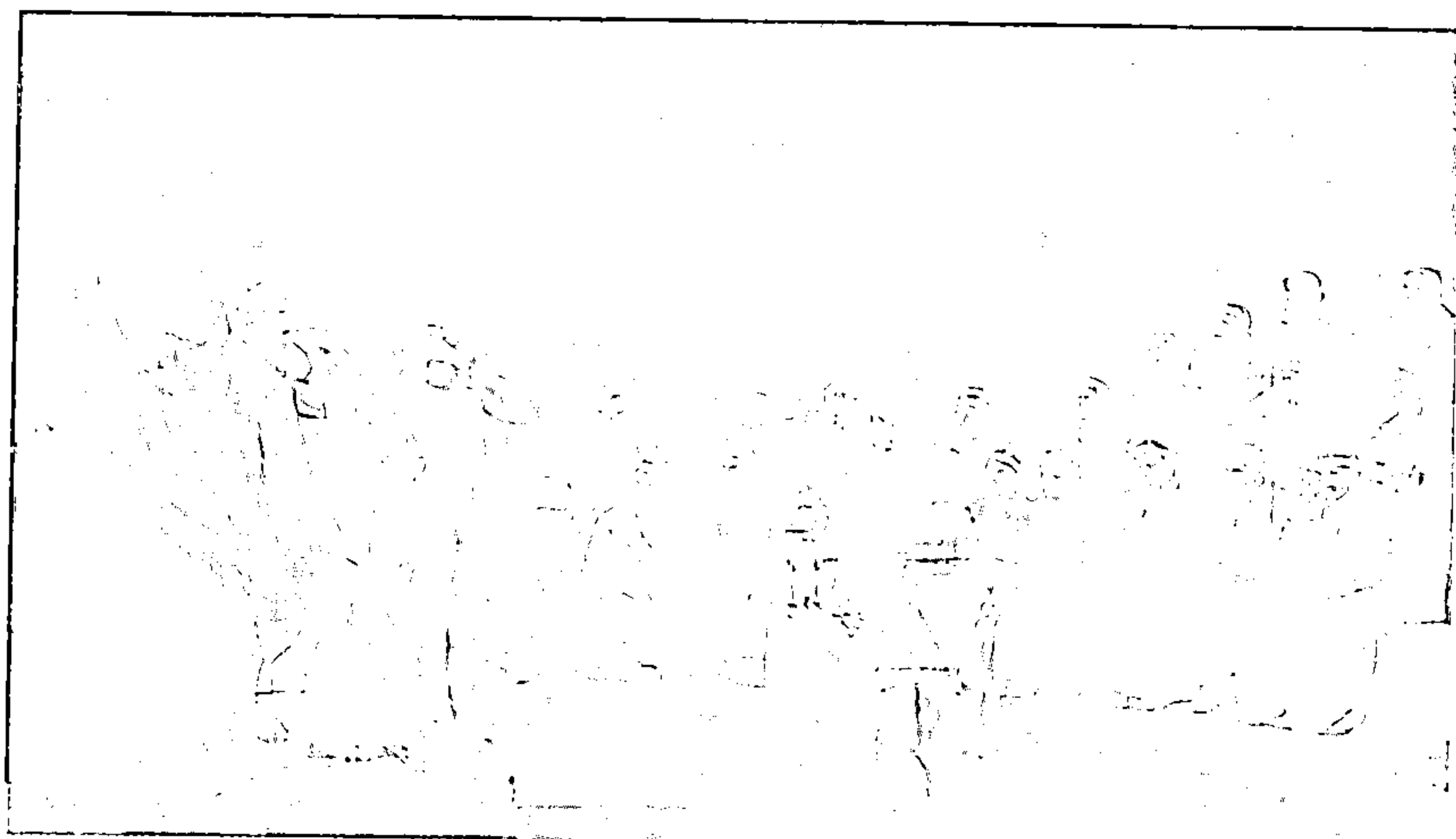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tiger”这一表达阳刚之气的词，最早出现在亚历克西斯的《点火者》中：“开门呀，快开门！许久以来，我一直忙东忙西，竟然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雕像，一块旋转的磨石，一只河马，一堵墙，一只塞琉古的老虎。”

我还可以引用其他人的陈述，但就眼下而言，我只想吟诵美女的名录。

关于伊巴密浓达，克里楚斯如是说道：“与我所提及的人相比，底比斯人伊巴密浓达（Epameinondas）习惯于一本正经地说话，显得道貌岸然。但在实际方面，他与女人之间总是不清不白，譬如说，他与斯巴达王的妻子之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

还有雄辩家希珀雷德斯（Hypereides），如伊多梅讷乌斯（Idomeneus）所记载，他将自己的儿子格劳锡普斯（Glaucippus）





审判团前的费利涅

从祖传的老宅里轰出门去，然后将所有妓女中最昂贵的米尔海讷（Myrrhine）养在雅典。

在比雷埃夫斯，他包养的是阿里斯塔哥拉（Aristagora），在埃莱乌西斯（Eleusis），他也包养过菲拉（Phila），并出大价钱将这个女人买下，使她成为自由民，甚至使她成为他的家族的主妇。

在《为费利涅辩护》中，他坦然承认他爱这个女人，且对她的爱从未停止过，直到刚刚提及的米尔海讷走进他的家庭生活。

费利涅来自忒斯庇亚（Thespia）。欧锡亚斯（Euthias）提起诉讼，控告她犯下死罪，结果被法庭当场宣告无罪。据赫米普斯记载，此事使欧锡亚斯大为震怒，此后再也没有为其他案子辩护过。

当时，为费利涅辩护的是希珀雷德斯。他的辩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法官显然打算判她重刑。然后，他设法把她带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的地方，当场撕开她的贴身内衣，使她的酥胸赤裸。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一声极其哀怨的叹息结束了自己的辩解。

这一举动使法官们对这位宛如阿芙罗狄蒂般美丽的妓女怀有迷信般的敬畏，于是，深藏于内心的怜悯与同情得到了释放，当即取消了对她的死刑宣判。

宣布她无罪的法令获得通过之后，人们立即通过一项法令：任

何人不得在为他人辩护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声，受到起诉的男人或女人也不能在审讯的过程中裸露身体！

事实上，对于费利涅来说，人们没有看到的部位更加完美，只是人们自此之后再也无法轻易欣赏了，因为她总是穿着束腰的外衣，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且从不去公共浴室沐浴。在埃莱乌西尼亚（Eleusinia）的大型集会上和庆祝海神节的场合里，拾级而下走入水中之前，她也不过在希腊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脱去斗篷、散开长发而已。

画家阿佩利斯选中她作为模特儿，以完成名画《阿芙罗狄蒂从海上升起》。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深深地爱上了她，并在制作《克尼甸的阿芙罗狄蒂》时，以她作为模特儿。在为剧院舞台所制作的爱神厄洛斯塑像的基座上，他刻上了一句名言：

普拉克西特列斯展现出的是其所拥有的全部激情；  
他从心海深处绘出了他的模特儿，并将这个“我”作为  
“我”的代价献给费利涅。我所投出的爱的魅力不是出自  
于我的箭，而是出自于对“我”的凝视。

同时，他让她从他的作品中任选一个。他想知道她是选厄洛斯神像还是矗立在特里波兹（Tripods）大街的萨提尔<sup>①</sup>（Satyr）。结果，她选的是厄洛斯，并将其作为祭品献给忒斯庇亚。

至于费利涅本人，邻居们特意在特尔斐为她制作一个金像，矗立在用彭泰力克大理石制作的圆柱上；作品是普拉克西特列斯完成的。愤世嫉俗者克拉特斯（Crates）见到这尊塑像之后，称其为献给希腊纵欲者的祭品。

这座塑像竖立在斯巴达王阿希达穆斯（Archidamus）与阿明塔斯（Amyntas）的儿子菲利普大帝的塑像之间，上面还有一个标签：“费利涅，埃皮克勒斯（Epicles）、泰斯庇斯的女儿”，阿尔克塔

① 半人半兽的森林怪物。



魔女喀尔刻将迷药递给尤利西斯



斯（Alcetas）在《论特尔斐的献祭》第2卷里如是记载着。

阿波罗多鲁斯在《论妓女》一书中却记载有两个费利涅，各有绰号，一个叫“泪汪汪的微笑”，另一个叫“金鱼”。

希罗迪库斯（Herodicus）《喜剧中提及的人物》的第6卷里说道，在雄辩者中间，有一位叫塞斯图斯（Sestus）的，总是对所有求助于她的人先审视，再脱光。另一位是泰斯庇斯。

费利涅非常富有，并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她愿意修建底比斯的城墙，条件是，底比斯人必须在上面题写：“这就是亚历山大毁坏坏的城墙，由妓女费利涅出钱修复。”卡利斯特拉托斯（Callistratus）在《论妓女》一书里这样记载。

她的财富在喜剧诗人提摩克勒斯所著的《内亚厄拉》及安菲斯所著的《疲惫女人》中均有记载。最高法院的成员之一格吕利翁（Gryllion）就是费利涅餐桌上的食客，就像奥林图斯（Olynthus）的男演员萨蒂卢斯（Satyrus）白吃潘菲拉（Pamphila）一样。

阿利斯托盖通（Aristogeiton）在批驳费利涅的演讲中说道，她的真名叫摩涅莎芮特（Mnesarete）。我当然知道，批驳她的那篇演讲起因于欧锡亚斯。据地理学家狄奥多（Diodorus）所说，演讲出自阿那克希米尼（Anaximenes）之口。

喜剧诗人波塞狄普斯（Poseidippus）在《来自以弗所的女人》中这么评论她：

费利涅是迄今为止的妓女群中最杰出的一个。即使你们年轻得不足以记住那个时代，但至少听说过对她的审判。当时，人们认为她极大地妨害了男人们的生活，但当法庭准备取其性命时，她仍然俘获了法庭。在她的眼泪的帮助下，法官们一个接一个以击掌的方式赦免了她的死罪。

甚至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耄耋之年，仍与妓女塞奥莉丝（Theoris）相爱。他就此事向阿芙罗狄蒂祈祷，吟道：“听听我

的祈祷吧，年轻人的呵护者；请准予这个女人不再与年轻的男子调情，请让她从鬓角灰白的年老男人身上找到欢乐；他们的体能虽说受挫，但他们的精神更加敏锐。”

这些祷辞出自他纪念荷马的文集。他在一首合唱里也提及塞奥莉丝，颂词是：“塞奥莉丝实在可人。”

据赫格萨德尔记载，在索福克勒斯的垂暮之年，他又爱上妓女阿尔基珀（Archippe），并在遗嘱里指定她为财产继承人。阿尔基珀与年纪老迈的索福克勒斯一起生活的事可从她的前相好斯米克里讷斯（Smicrines）那儿得到验证。

一次，有人问道，阿尔基珀这么做的目的何在？斯米克里讷斯机敏地回答：“猫头鹰总是坐在坟堆上，她也是。”

还有一个例证。据利西亚斯（Lysias）在《札记》中记载，即使雄辩家中最谦逊的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也包养过妓女梅塔讷伊拉（Metaneira）和拉吉斯卡（Lagis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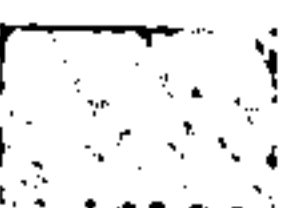
不过，德摩斯梯尼在其《驳内亚厄拉（Neaera）》的演讲里说道，梅塔讷伊拉只是利西亚斯的情妇，且做利西亚斯情妇的还不只她一个，还有拉吉丝（Lagis）。

雄辩家西法鲁斯（Cephalus）也为后者写过颂词。戈尔基亚斯（Gorgias）的学生，埃拉埃亚（Elaea）的阿尔奇达马斯（Alcidamas），则为妓女纳伊丝（Nais）写过颂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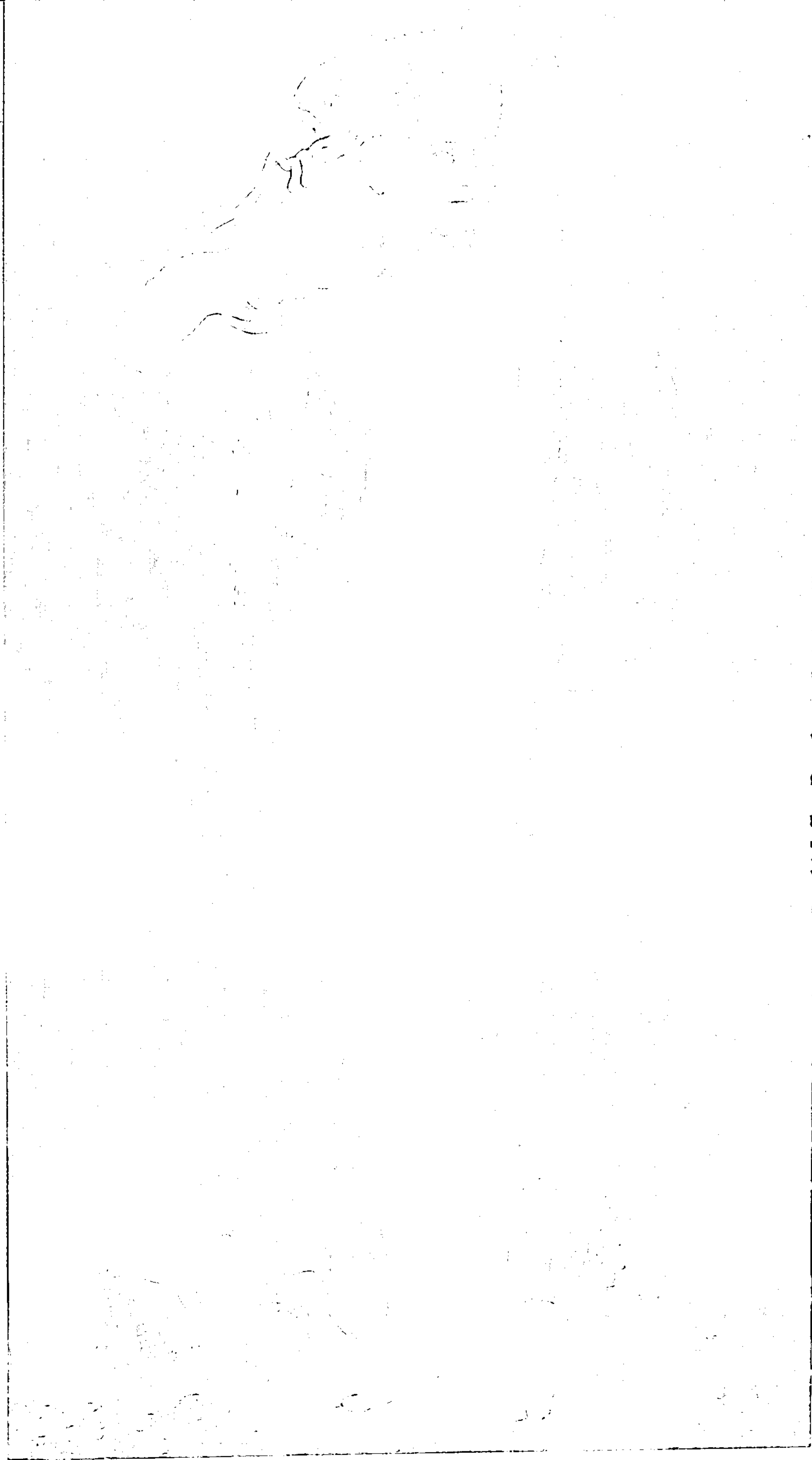
至于这个纳伊丝，利西亚斯在其《驳菲洛尼德斯（Philonides）》的演讲里（如果真有这么个演讲的话）极力解围道，纳伊丝是菲洛尼德斯的情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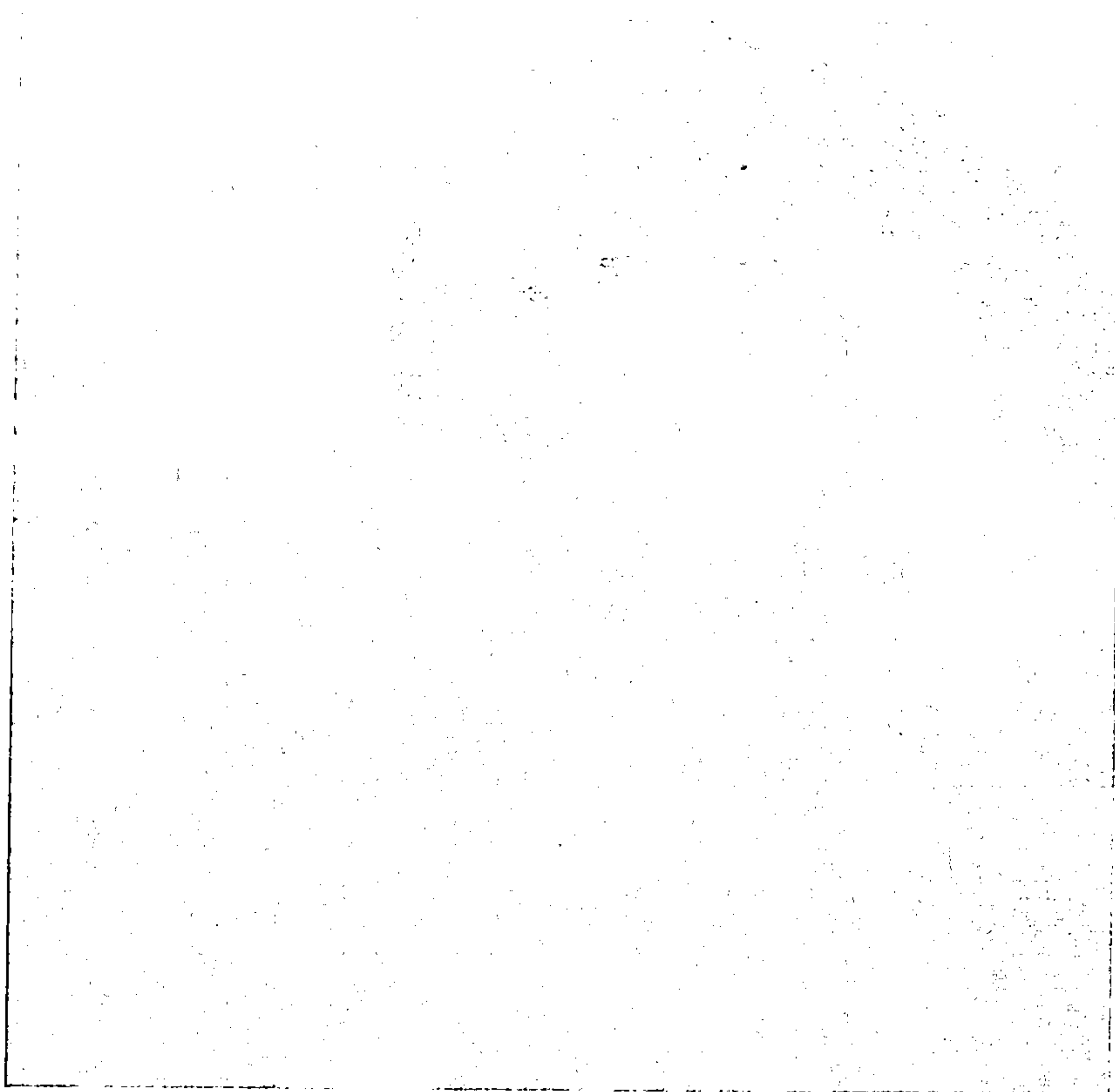
他说：“有这么一位妓女，她的名字叫纳伊丝，她的保护人叫阿基亚斯（Archias），她的密友叫许门纳厄乌斯（Hymenaeus）。菲洛尼德斯也承认爱她。”

阿里斯多芬在《吉里塔德斯》（Gerytades）里也提到过她。在《普卢图斯》（Plutus）一剧里，他还说道：“莱丝爱上菲洛尼德斯难道不是因为你吗？”



恋人们的守护神——阿芙罗狄蒂





“她的美卓然超群”

注意，在这里我们应写“纳伊丝”，而不是“莱丝”。

在《论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中，赫米普斯这么说道，年逾花甲之后，他将妓女拉吉斯卡（Lagisca）领回家中，使她为他养了个女儿。

斯特拉蒂斯（Strattis）也提到过她：“似乎是，我亲眼看到了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的情妇拉吉斯卡（Lagisca）。当时，她就躺在床上搔我的痒痒。接着，这个为长笛打孔的家伙急乎乎地走了进来。”

利西亚斯在《驳莱丝》的演讲里（如果有这么个演讲的话），曾列出一长串的妓女名字，中间就有她。

他这样说道：“至少在年纪尚轻时，菲利拉（Philyra）就停止



了卖淫。从良的还有肖内（Scione）、希帕菲希丝（Hippaphesis）、塞奥克利娅（Theocleia）、普萨玛塞（Psamathe）、拉吉斯卡（Lagisca）、安西娅（Antheia）和阿里斯托克利娅（Aristocleia）。”

德摩斯梯尼与一个妓女生养几个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传闻。他自己在《论黄金贿赂》的演讲里也吐露了此事，大声说道，按照惯例，在审判时，为了激起陪审员的同情心，应该将这些孩子带到法庭上。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出于羞耻，是为避免流言蜚语。

按照伊多梅讷乌斯（Idomeneus）的说法，这位雄辩家在两性方面十分放肆。此外，他至少还与一位名叫阿里斯塔楚斯（Aristarchus）的男孩相恋。为了这个男孩，他还趁着酒兴攻击尼科迪默斯（Nicodemus），抠出了他的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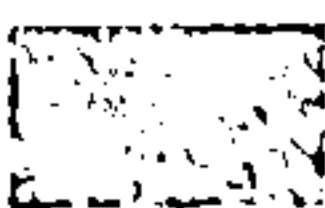
都知道，他的喜好是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美食、年轻男妓和女人身上。因此，他的办事员曾经说道：“对于德摩斯梯尼，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勤勤恳恳一年的所得，一个晚上就会全部流进某个女人的黑洞。”

据说，虽然已有妻室，他仍然将一个名叫克诺锡翁的男孩子带进家中；作为回应，他的老婆公然与克诺锡翁（Cnosion）躺在一张床上。

萨米恩（Samian）妓女米尔海讷（Myrrhine）为继任的最后一位君王德米特里厄斯所包养。虽然他没有加封她为王后，但按照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的说法，他将自己的王国分了一份给她。

统领以弗所卫队的托勒密是费拉德尔弗斯（Philadelphus）王的其中一个儿子，包养了妓女埃雷涅（Eirene）。当以弗所的色雷斯人密谋反叛时，托勒密偕同她一道逃到了阿耳特弥斯的神殿避难。反叛者赶到神殿，杀死了托勒密。当时，她紧紧地抓住殿门的门扣，死不松手。她的鲜血溅洒祭坛，他们只好将她处死。

妓女达娜涅（Danane）是伊壁鸠鲁派莱昂蒂翁的女儿，被以弗所的城防司令索夫龙（Sophron）包养。据菲拉丘斯在其第12部书里



所写，在拉奥迪色（Laodice）谋反时，她挺身而出，挽救了他的生命，但自己却被扔下悬崖。

他写道：

拉奥迪色的助手是达娜涅，且十分信任她；达娜涅是自然哲学家伊壁鸠鲁的门徒莱昂蒂翁的女儿，曾做过索夫龙的情妇；当她得知拉奥迪色打算谋害索夫龙时，即用点头和手势向他透露了这一信息。

他心领神会，假意接受拉奥迪色的提议，但提出考虑两天时间。在拉奥迪色同意之后，他趁夜逃至以弗所；当拉奥迪色终于查出是达娜涅将她出卖之后，全然不顾两人过去的情谊，将这个可怜的女人抛下了悬崖。

据说，达娜涅已察觉到了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危险。因而，不管拉奥迪色多么残酷地审问，她都认为不值得回答。

当被带到悬崖的旁边时，她说道：“难怪大多数男人热衷于创造神灵的力量。我救了一个曾经属于我的男人，从神灵那儿得到的却是如此的回报；反之，拉奥迪色谋杀了自己的男人，反而显得无上荣光。”

同一个菲拉丘斯还在第十四本书里就米斯塔作出如下记载：

米斯塔是国王塞琉古的情妇；塞琉古被加拉蒂亚（Galatia——古亚细亚的一个王国）人打败后，侥幸保全性命，从乱军中逃走。她立即脱下皇家衣饰，换上一般女佣的衣服；被俘后，敌人将她与其他战俘一起带走。

后来，她与自己的女佣一道，被他们卖到罗德；在那儿，罗德人知道了她的身份，对她关怀备至，最后将其送还塞琉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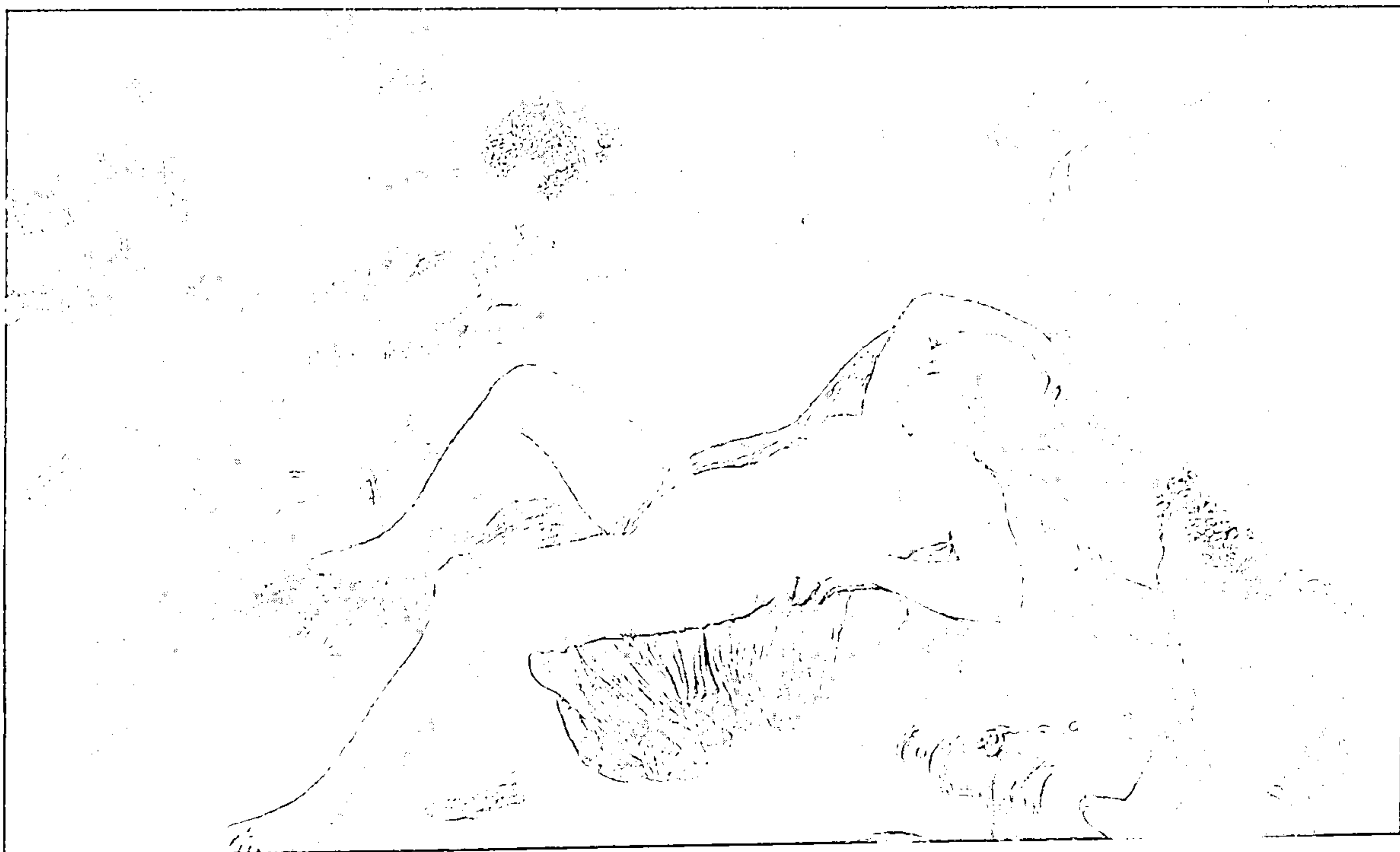
法莱卢（Phalerum）的德米特里厄斯与萨米恩（Samian）的高级妓女兰皮托（Lampito）相爱，迪卢斯（Diyllus）如是说道。因为她的缘故，德米特里厄斯甚至热衷于大家叫他兰皮托或漂亮的眼睛。

妓女尼卡蕾特（Nicarete）是雄辩家斯特凡努斯（Stephanus）的情妇，梅塔讷伊拉（Metaneira）则是诡辩家利西亚斯的情妇。这些女人与其他妓女，如安特伊娅（Anteia）、斯特拉托拉（Stratola）、阿里斯托克莉娅（Aristocleia）、菲拉（Phila）、伊丝日米娅丝（Isthmias）及内亚厄拉一样，都是隶属于埃利斯（Elis）的卡西乌斯（Casius）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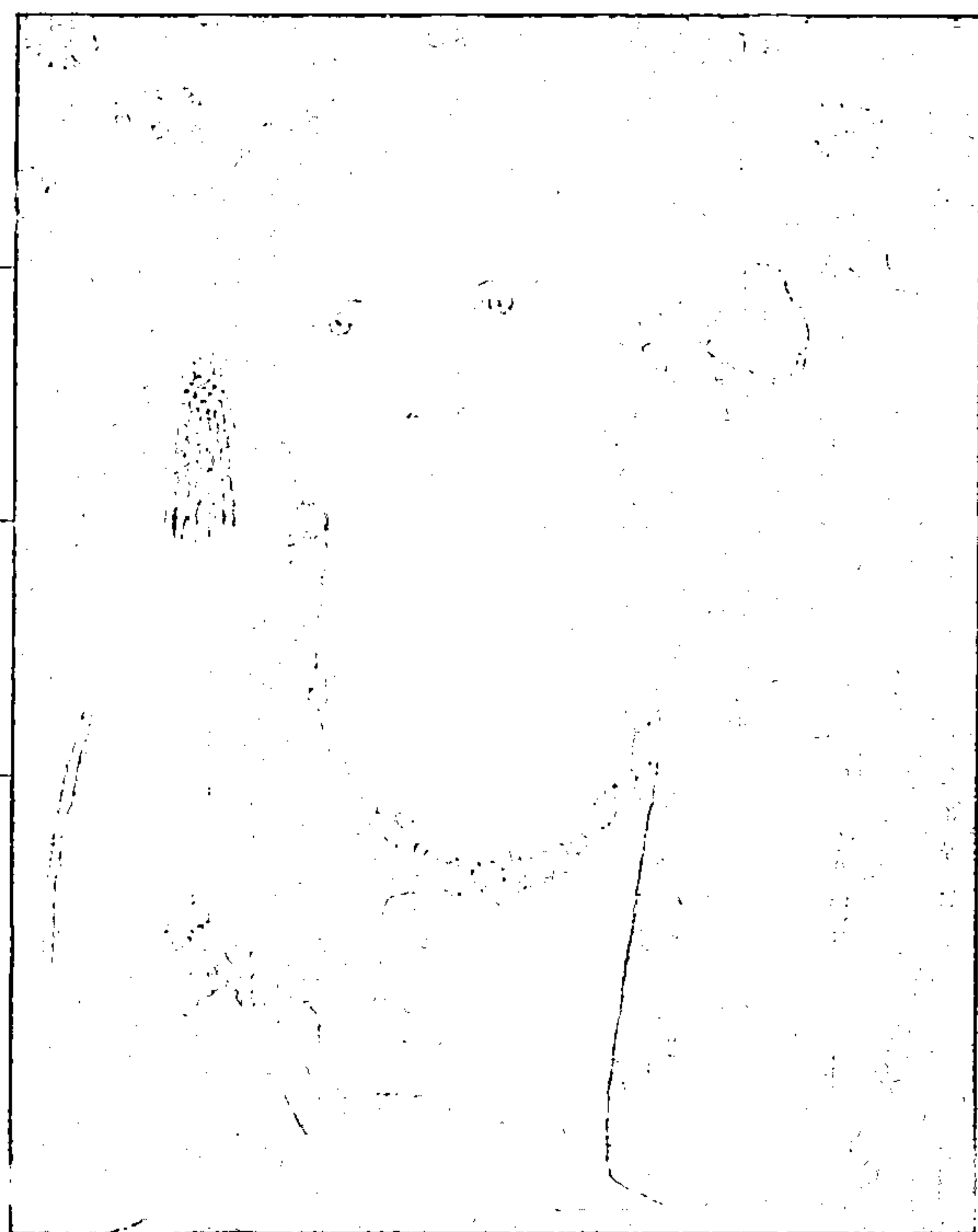
内亚厄拉曾是诗人克塞诺克莱德斯（Xenocleides）的情人。同时，她还做过演员喜帕恰斯的情人，也做过弗里尼翁（Phrynion）的情人。弗里尼翁来自于阿提卡区的帕岩尼亚（Paeania），是德蒙（Demon）的儿子，德摩卡雷斯（Demochares）的侄子。

内亚厄拉被弗里尼翁和雄辩家斯特凡努斯占有，他们轮流享用，一轮几天，他们的几个朋友在这件事上充当仲裁。内亚厄拉的

沉睡的维纳斯与丘比特







“.....以此作为幽会的代价”

女儿叫斯特里姆·勒（Strymbele），后又改名法诺（Phano）。

德摩斯梯尼在其发表的反内亚厄拉的演说里宣称，斯特凡努斯将法诺嫁给了阿提卡区埃吉利亚（Aegilia）的弗拉斯托尔（Phrastor），好像她是他的亲生女儿似的。

德摩斯梯尼还评论过妓女西诺珀：“你们惩罚祭司长阿基亚斯（Archias），控告他不虔诚，并以与祖传礼仪相悖的方式献祭；对他的其他指控还有，在哈洛亚（Haloa），他将妓女西诺珀带来的一个人杀死，供奉在埃莱乌西斯（Eleusis）法院的祭坛上，算作她的祭品，而在那一天，法律禁止杀人献祭，且献祭本身不关他的事，应由女祭司操办。”

米莱图斯的普兰贡也是一个闻名遐迩的高级妓女；她的美卓然超群，因而受到一个科洛珀尼岩（Colophonian）小伙子的钟爱。这个小伙子已有一个情妇，是萨莫斯（Samos）的巴基丝（Bacchis）。



普兰贡听说巴基丝具有倾城之美，便想将他从她那儿夺过来，占为己有。因而，当小伙子向她求爱时，她提出的要求是，她想得到巴基丝的项链，以此作为幽会的代价。

于是，陷于爱恋中的小伙子便恳求巴基丝，说没有普兰贡，他就无法再活下去，因而，能够挽救他的生命的只有她的项链。看到他的这个样子，巴基丝只好将项链取下来给他。

普兰贡看到巴基丝如此慷慨大度，立即将项链送还回来，并与小伙子交欢。自此以后，两个姑娘结为姐妹，共享一个情人。

据梅内托（Menetor）《论献祭》所载，为了赞美这一行为，爱奥尼亚人将普兰贡称作“帕西菲勒”（Pasiphile）。

下面的诗句写到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可以做她的证人：“像岩石中的无花果树养育乌鸦一样，平易近人、品德高尚的帕西菲勒欢迎陌生人的分享。”

诗人梅南德与格利舍拉（Glycera）相爱的故事也是人所共知。但不知何故，他开始生她的气。因而，当菲利门（Philemon）爱上一个妓女，并在剧中夸耀她的“品德”时，梅南德写道，世界上没有品行好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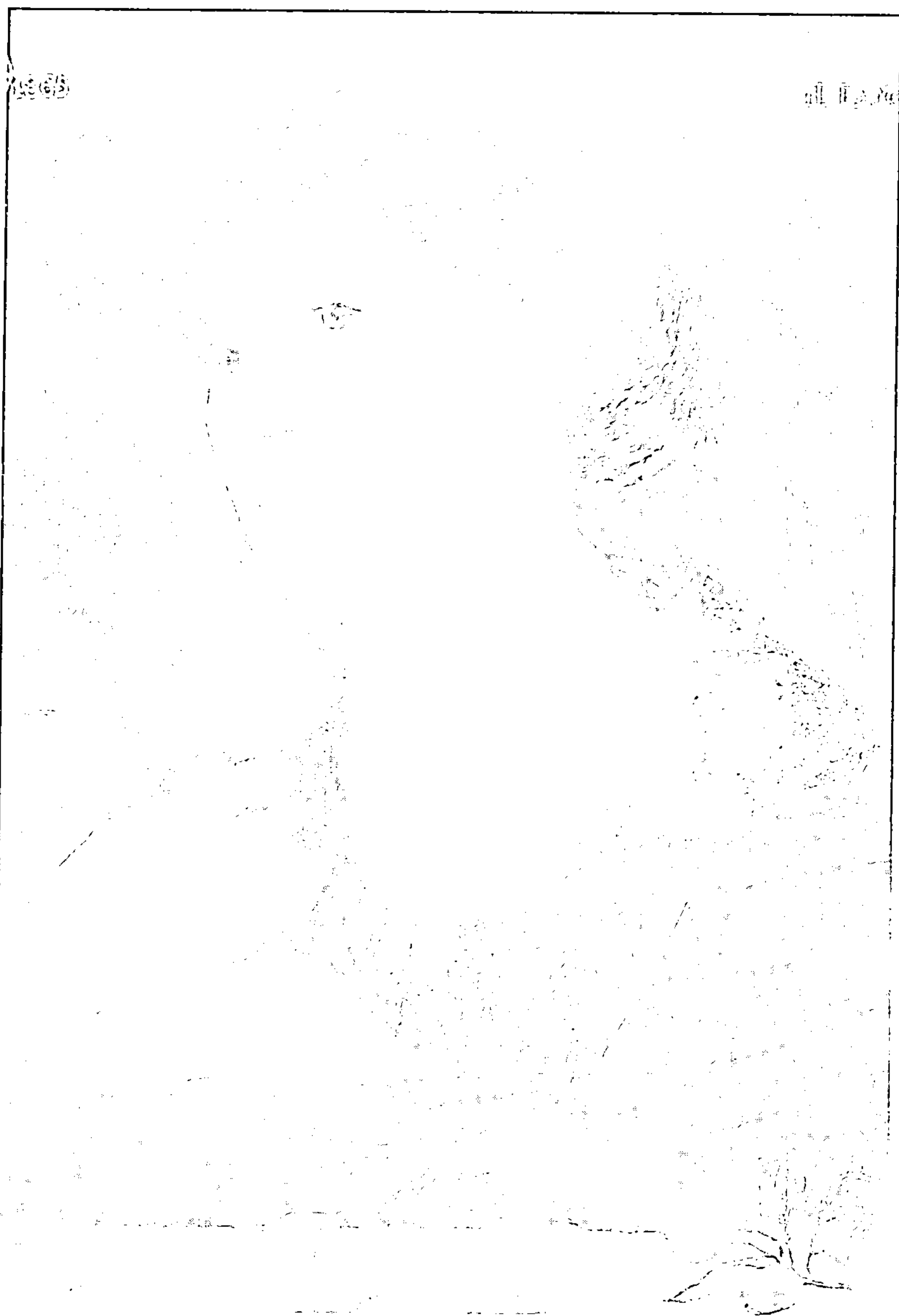
马其顿人哈尔帕卢斯（Harpalus）从亚历山大的宝库里抢劫了大量财宝之后，跑到雅典寻求庇护。在这里，他爱上了妓女毕贴奥尼丝（Pythionice），在她身上花费了大量钱财。在她死后，他又耗费巨资为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据波塞多尼奥斯（Poseidonius）的《史书》第22卷所载：“他将她的遗体送往墓地，陪同前往的是一长串最有名的艺人，他们组成唱诗班，用各种乐器奏出最甜美的音符为她送行。”

狄凯阿科斯（Dicaearchus）在《降生到特洛福尼乌斯的洞穴》一书里说道：

从埃莱乌西斯（Eleusis）一路走来，走在被称为圣途的通往雅典的大道上，你将产生同样的感受。这是因为，





“如果运气降临，你将成为巴比伦的皇后。  
你听说过毕贴奥尼丝和哈尔帕卢斯了吗？”

站在一处地方一眼望去，你可以看到雅典娜神殿和大本营的旁边，耸然矗立着一个纪念碑。

就外形及大小来说，几乎没有东西能与之相比。人们几乎可以马上断定，这一定是伟大的米太亚得希（Miltiades）的纪念碑，要不就是伯里克利的，或西蒙的，再不就是某个其他贵人的。

尤其是，他还敢肯定，这个碑一定是国家用公款建立的，或至少是国家批准建立的。然而，走近前去，当他一眼发现这样雄伟的纪念碑原来是为妓女毕贴奥尼丝设立的，你还期望他的心里想些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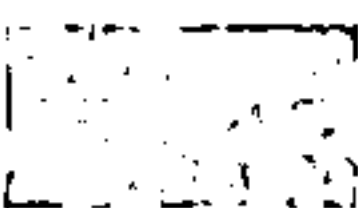
泰奥珀姆普斯在致亚历山大的信里，公然而大胆地指责哈尔帕卢斯的无耻和毕贴奥尼丝的放荡，他说：

从我们在巴比伦的代理人那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毕贴奥尼丝死后，他是如何安排她的葬礼的。

毫无疑问，她是笛女巴基丝的奴隶，巴基丝又是色雷斯女人西诺珀的奴隶，西诺珀是个老淫妇，并将她的卖淫行当从埃吉娜（Aegina）一路搬到雅典。因此，毕贴奥尼丝不仅是一个三重奴隶，而且也是一个三重妓女。

然而，他竟然花费了二百多个劳力的代价为她竖起了两块纪念碑；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无论是他还是官员中的任何一位，没有一个为保卫你的王国和希腊的自由而战死在奇利希亚（Cilicia）疆场的男人们立过哪怕是一块像样的碑铭，而这个名叫毕贴奥尼丝的妓女，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巴比伦，都可看到她的纪念碑。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无论是谁，只要付出同样的价钱，就可以将她按在床上。然而，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女人，那个自称是你的朋友的男人，为她修建





了神殿和庄严的围栏，并为这个神殿和祭坛起了个美名，  
叫阿芙罗狄蒂般的毕贴奥尼丝。

这一行为表明了他对诸神的蔑视，也表明了他对您所  
设立的官府极尽污辱。

菲利门在《巴比伦的伟人》里也提到了这些人物：“如果运气  
降临，你将成为巴比伦的皇后。你听说过毕贴奥尼丝和哈尔帕卢斯  
了吗？”

提到她的还有亚历克西斯，在其所著的《利西斯库斯  
（Lyciscus）》里。

据泰奥珀姆普斯记载，毕贴奥尼丝死后，哈尔帕卢斯将妓女格  
利舍拉召至他的居所，对外宣称，任何人都不得以皇室名义称呼  
他，除非他也以皇室名义称呼这个妓女。

接着，他使人在叙利亚的罗苏士（Rhossus）为格里舍拉修建了  
一个铜像，而此前他原本准备在那儿为他自己树一个纪念碑的。

更有甚者，他还给予她在塔尔苏斯王宫里居住的特权，并允许  
百姓对她顶礼膜拜，山呼皇后，同时授予她仅可适用于自己的母亲  
及自己的配偶的荣耀。

所有这些，都可见于以描写酒色生活见长的戏剧《阿根》  
（Agen）。此剧是在希达斯珀斯（Hydaspes）河畔庆祝狂欢节时  
写的，作者不是卡塔纳（Catana）的皮东（Python）（或比赞梯乌  
（Byzantium）），就是国王自己。

此剧完成于哈尔帕卢斯逃到海滨并反叛之后。剧中提到了已死  
的毕贴奥尼丝、与哈尔帕卢斯一起生活的格里舍拉及对收受哈尔帕  
卢斯贿赂的雅典人提出的指控。

以貌美出众的有名妓女也出自于诺克拉蒂，其中就有多莉恰  
（Doricha）。女诗人莎孚的弟弟沙拉克苏斯（Charaxus）因处理公  
务来到诺克拉蒂时，多莉恰成了他的情妇。为此，莎孚在诗中对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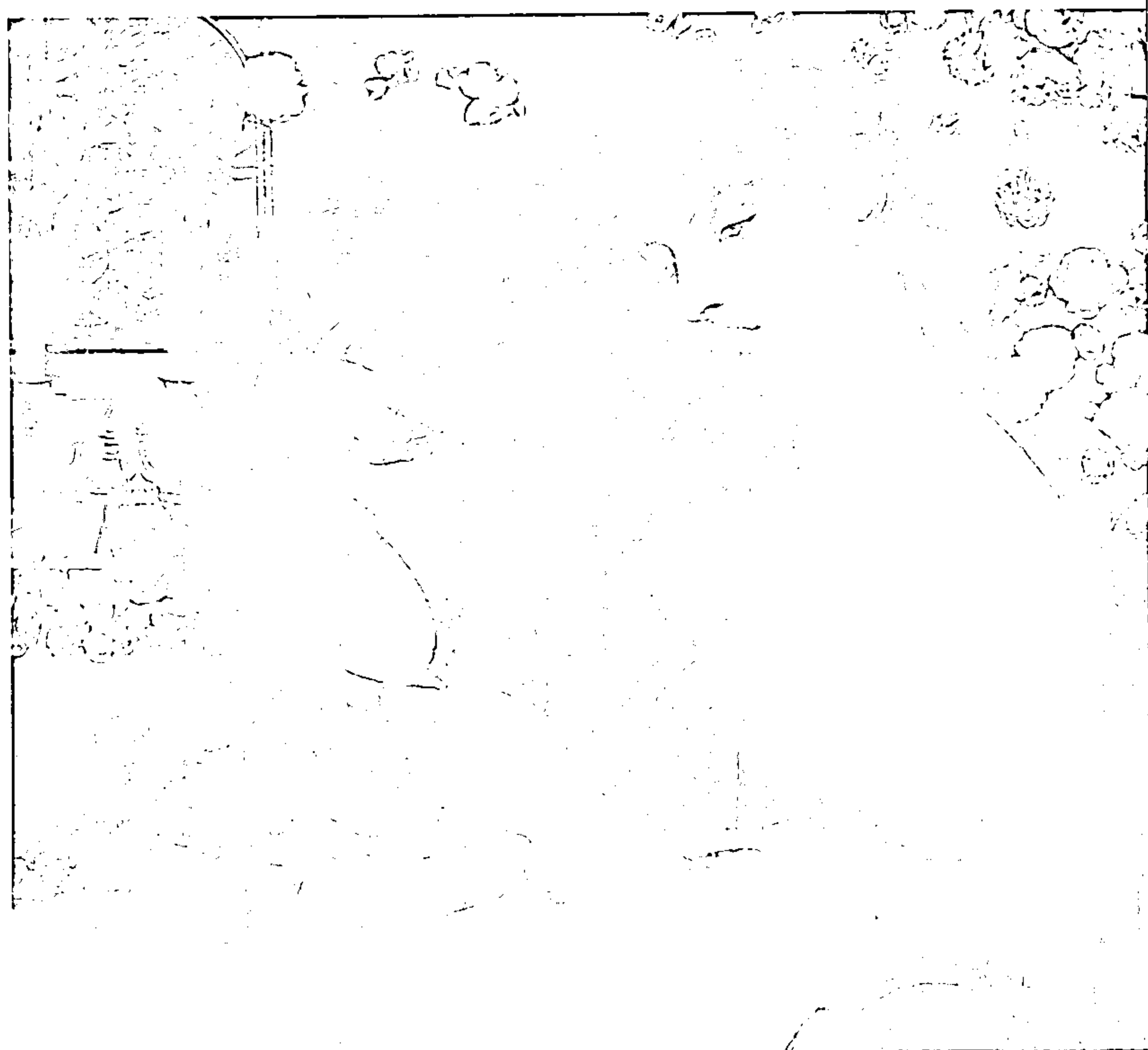
大肆谴责，说她掠走了她弟弟的许多钱财。

关于多莉恰，波塞狄普斯（Poseidippus）在《爱索佩亚（Aesopeia）》里也曾提及，写出如下名句：“真真切切，多莉恰，你的玉体束着柔软的丝带，你的飘香的披肩将英俊的沙拉克苏斯覆盖，你们肌肤相贴，心心相印，直睡到东方发白。”

来自诺克拉蒂的另一位俏丽妓女是阿切迪斯（Archedice）。正如赫多楚斯（Herodotus）所说，不知何故，诺克拉蒂特别滋养魅力十足的妓女。

来自埃雷苏斯（Eresus）的妓女莎葶（Sappho）与女诗人莎孚同名。据尼姆佛朵卢斯在《亚洲航行》中记载，她因爱上相貌俊美的法翁（Phaon）而声名大振。来自米加拉（Megara）的名妓尼卡蕾

“（她）则出身高贵，富有教养，并师从斯蒂尔彭研习过哲学，因而深得王公贵族的欢心”



色雷斯姑娘拿着俄耳甫斯的头和琴



特（Nicarete）则出身高贵，富有教养，并师从斯蒂尔彭（Stilpon）研习过哲学，因而深得王公贵族的欢心。

据《阿哥斯史》记载，来自阿哥斯的名妓比利什提克（Bilistiche）也因出身于阿特雷达厄（Atreidae）家系而名声显赫。

名声卓著的还有弑君者哈默迪乌斯（Harmodius）的情妇，名妓莉埃娜（Leaena）；她被暴君希皮亚斯的爪牙拷打致死，但至死没有吐露出一个字。

雄辩家斯特拉托克勒斯（Stratocles）包养过一个绰号叫勒米（Leme）的妓女，据戈尔基亚斯（Gorgias）《论名妓》中记载，她另有两个名字，帕罗拉马（Parorama）和迪德拉克蒙（Didrachmon），因为她真的是人尽可夫，无论谁愿意付出两块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她就会应召上门。

说到这里，米尔蒂卢斯停下话头，大声说道：“朋友们，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们，还有安提马科斯（Antimachus）的莱德（Lyde），她与米莱图斯的拉敏提乌斯（Lamynthius）所爱的名妓同名。”

据克里楚斯《爱情故事》记载，基于对这位来自异乡的姑娘莱德的激情，诗人以《莱德》为题创作出两部诗篇，一部为挽歌，另一部为抒情诗。

我还漏下了米姆奈尔摩斯（Mimnermus）的笛女南诺（Nanno）及来自科洛芬（Colophon）的赫尔墨西亚纳克斯（Hermesianax）人莱昂蒂翁。将她收为情妇之后，他突获灵感，连写三部挽歌，并在最后一部里，他以下列风格为一些风流韵事列出了一个长长的目录：

厄亚格鲁斯（Oeagrus）的宝贝儿子俄耳甫斯（Orpheus）仅靠一把七弦琴，就把色雷斯人阿格里奥朴（Agriope）从地狱带回来。

他航行到一条邪恶、无情的小溪，在这儿，冥府的渡神将亡灵拉进一艘三桅的帆船；渡神站在远处的湖边大声吼叫，声如洪水从高高的芦苇丛边一泄而下。俄耳甫斯虽说形



单影只，却面对波涛将自己的七弦琴拨响。

优雅的琴声帮助他赢得了各类神灵，连无法无天的刻赛特斯河神也来到他的身边咆哮；最令人恐怖的是向他逼来的猎犬，它的吠叫如同一团愤怒的烈焰；它的三只头里伸出一只眼睛，从里面喷射出恐怖的怒火。

然而俄耳甫斯无所畏惧，用自己优美的歌声说服诸位神灵，让阿格里奥朴最终恢复了柔和的生命。

再就是波埃奥提安（Boeotian）的赫西奥德，一切学问的大师。他离开自己的厅堂，来到阿斯科拉埃恩斯（Ascraeans）赫利孔山中的一个乡村，因为他疯狂地爱上了阿斯科拉（Ascra）的女仆埃奥厄（Eoee）。他历尽困苦向她求爱，一边吟唱，一边写出了一个长长的目录，并将姑娘的名字排在这个目录的最前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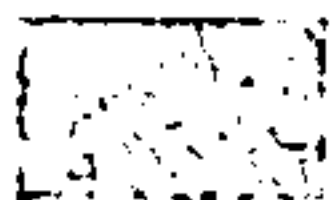
在宙斯的天命下，这位吟游诗人注定成为所有诗人中最甜美的诗神，就像神一般的荷马，因思念而日渐消瘦。

他来到伊萨卡岛上，在那里吟唱爱的颂歌，颂扬智慧而美丽的珀涅罗珀；为了她的缘故，他才历尽磨难，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岛；他赞美伊卡里乌斯（Icarius）家族和阿米厄拉斯（Amyelas）的人们，也赞美斯巴达，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幸。

遭受众多的痛苦后，米姆奈尔摩斯（Mimnermus）突然发现，甜美的声音和情绪正从五步格律的抒情诗中轻松飞出。

爱上了吕底亚姑娘莱德的安提马科斯（Antimachus），痛苦地徘徊在帕克托卢斯（Pactolus）河滋润过的大地上；她已撒手西去，寂寞无助的他将她轻轻地放在僵硬的大地上，在无限的悲哀中离她远去。哀怨和悲痛填满了他的胸腔，虔诚的苦痛倾诉在手手中的书卷上。

至于莱斯博斯岛的阿尔凯奥斯（Alcaeus），你们知道他参加过多少次的狂欢，而后才弹起七弦琴，向莎孚展示自己的爱恋。







金色楼梯

这位爱恋夜莺的吟游诗人，用其美丽的音韵，使这位泰伊安（Teian）诗人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因为有着蜜一般甜美声音的诗人阿克那里翁正在争夺他的心上人，莱博斯岛上最美丽的一个女子。

他时而离开萨摩斯岛，时而回到爬满藤蔓的山岗，走访盛产葡萄酒的莱斯博斯岛，时而越过伊奥利亚的波涛，从这里凝视莱克图姆（Lectum），米希昂（Mysian）的岬角。

雅典的蜜蜂飞离充满山丘的科洛涅（Colone），齐声吟唱悲剧之歌——吟唱酒神巴古斯爱上塞奥莉丝，吟唱他对埃里高涅（Erigone）展示激情，而对于埃里高涅，宙斯曾将她送给上了年纪的索福克勒斯。

我说，那个谨防自己感情冲动的男人，那个因对女人抱怨连连而招致所有男人憎恨的男人，绝不会受到这只奸诈之弓的袭扰，他的悲伤也不会在夜晚聚集；他也不会悲哀中穿过马其顿的小路，成为阿基劳斯（Archelaus）帆船上的侍从；他终于遇到来自阿里比乌斯（Arribius）的猎犬，命运女神

最后促成了欧里庇得斯的毁灭。

还有来自塞西拉的诗人菲洛色努斯 (Philoxenus)，酒神巴古斯的乳汁把他养大，缪斯亲自教会他吹奏长笛。你知道他又是如何遭受痛苦的折磨，穿过我们的城市来到奥尔提吉亚 (Ortygia)，因为你已听说的他的渴望，在加拉忒娅 (Galateia) 的眼里还不如她羊群里的初生羊羔。

你们也知道那个吟游诗人，欧里皮卢斯 (Eurypylus) 的乡亲们以他为荣，在悬铃木树下为他竖起一座铜像。他的名字就叫菲利塔斯 (Philitas)，他的歌声全部唱给了聪



慧的比蒂斯（Bittis），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爱情与智慧。

是的，并非所有人都会自我克制，寻求智慧的阴暗一面，并非所有人都因在辩论中找到巧妙的辞藻而激动得语塞。他们可以展示口才上令人畏惧的技能，却无法克制可怕、发狂的爱的骚动，终于栽倒在这个令人敬畏的战车的威力面前。

这就是萨摩斯岛的毕达哥拉斯，提诺（Theano）的魅力使他疯狂；然而，正是他发现了几何螺旋体的精妙，并做出了一个小小的球体，以模拟围绕以太的巨大圆环。





阿波罗曾经断言，苏格拉底是所有男人中的最智者，但欲火炽烈的爱神塞普里斯，却总是将所有的淫威倾泻在他身上！是啊，纵然他的心灵深邃无比，但在拜访阿斯帕西娅时，怎么也无法减轻内心的苦痛；尽管发现了逻辑学里的许多十字路口，但他从未为自己找到解救的良方。

库瑞涅（Cyrene）的男人，聪明的亚里斯提卜，也受到来自地峡之外的无可抗拒的爱的吸引，一头扎入阿皮达讷（Apidane）的莱丝的爱河。失意的他，不再进行任何演说，开始为毫无意义的生活寻求解释。

在上面的叙述里，赫尔墨西亚纳克斯错误地把莎孚和阿克那里翁看做是同一时期的人，但在实际上，阿克那里翁活跃在赛勒斯及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时期，莎孚却属于克罗埃苏斯（Croesus）的父亲阿利亚特（Alyattes）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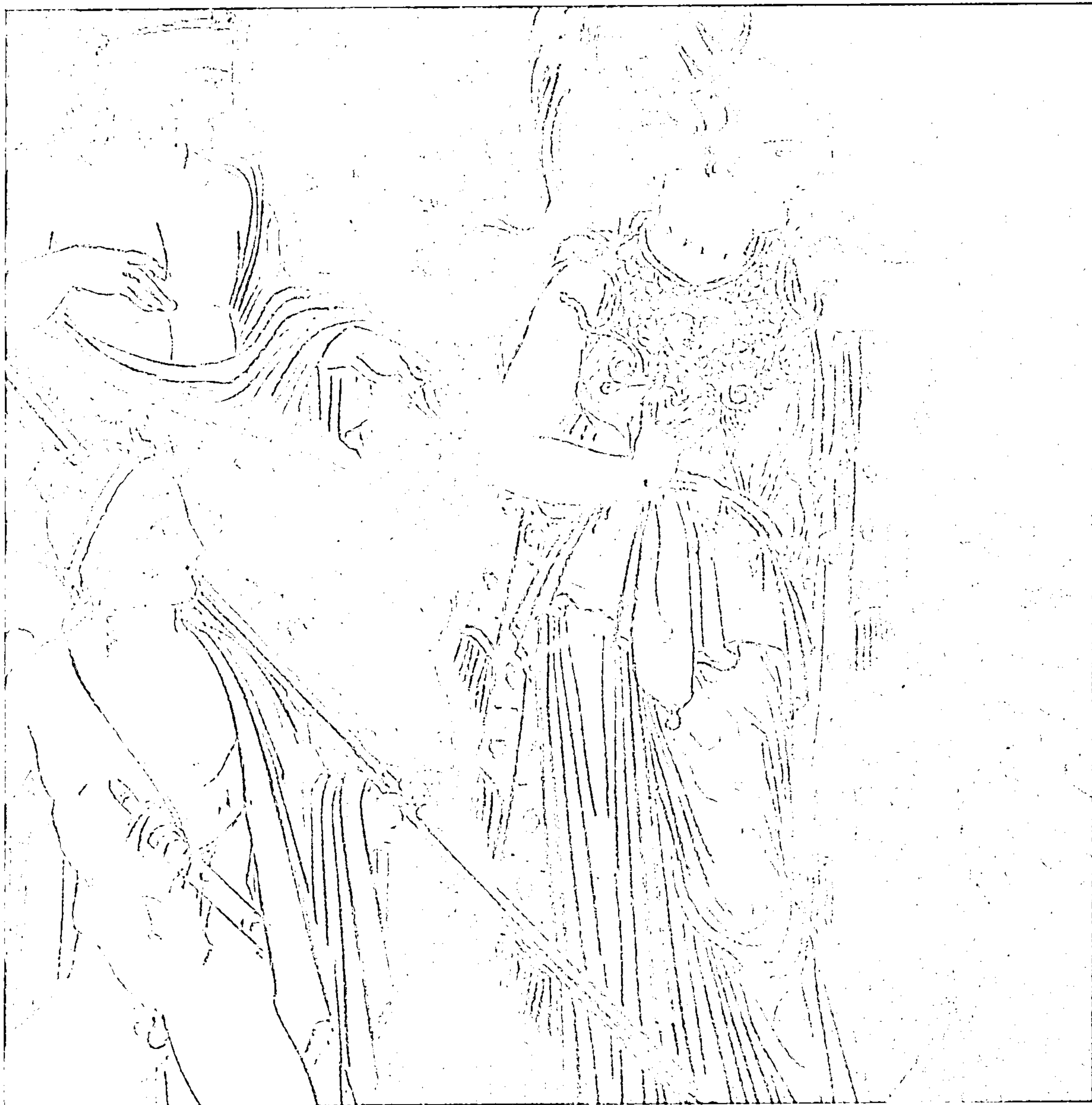
然而，沙马利翁在《论莎孚》里认为，以下诗句应该是阿克那里翁为莎孚而写：“此刻，金发的爱神厄洛斯将一个紫球向我掷来，激励我向脚穿绣鞋的少女调情。然而她，来自美丽的莱斯博斯岛的女人，从我的满头灰发里找到瑕疵，转身投向另外一个——噢，女人！”

沙马利翁进而说道，莎孚对阿克那里翁这样说：“你的赞美诗，噢，金色王座上的缪斯啊，是泰伊安（Teian）为我们的喜悦所唱；这个充满光耀的老人，来自于一个盛产美女的地方。”

显然，这首诗不是莎孚所作，也不是她写给任何人的。事实上，我认为，赫尔墨西亚纳克斯只是就这桩风流韵事开个玩笑，因为喜剧诗人迪菲卢斯（Diphilus）在他的戏剧里，曾把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和希波纳克斯（Hipponax）视作莎孚的情人！



## 关于男风



哲学家大多是恋男癖，许多人宁愿与男性私通，而不愿与女性相好。

哲学家大多是恋男癖，亚历克西斯或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在《睡眠》一剧的台词中说：“与我们一起用餐时，这个男妓从不吃韭菜，因为他不想在亲吻自己的恋人时冒犯他。”

关于这些人，埃菲普斯在《莎孚》一书中做了很好的说明：“如果一个男人偷偷地进入另一个男人的房间，将手放在他并没有付钱的食物上，你可以认为，他的代价是夜间的服务。”

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在驳斥蒂马尔楚斯（Timarchus）的演说上也持此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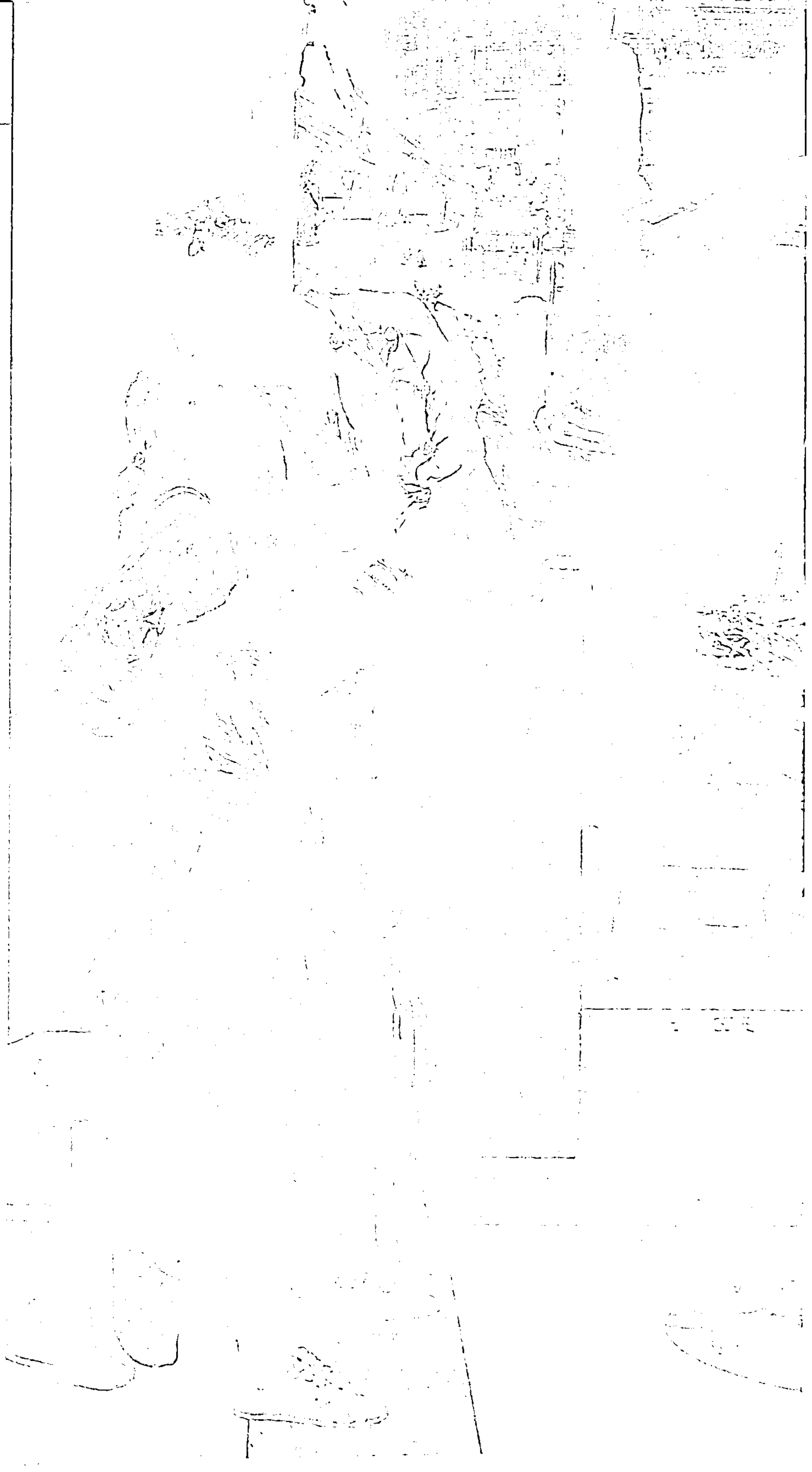
在召唤所爱的泰内多斯的狄奥色努斯（Theoxenus）的心灵时，品达是怎么说的？

在适当的季节里，我的心在你的韶华里精选爱情之花。无论是谁，即使他有着浇铸的黑心、冷漠的火焰、坚硬如铁的心肠，也从未得到过阿芙罗狄蒂的惠顾，然而，只要看到出自狄奥色努斯双眼里的光芒，就会被抛上欲望的浪尖……优雅的女神呵，只要看到男孩子的肢体，我就像神圣的蜂蜡被太阳烘软。

总而言之，许多人宁愿与男性私通，而不愿与女性相好。在整个希腊，凡是法治较好、社会秩序稳定的城邦，都狂热地崇尚男风。

如我所述，克里特岛人及埃微厄岛的卡尔基斯，都对男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而，埃切米纳斯（Echemenes）在《克里特岛史》

吻  
別



一书里说道，带走美少年该尼墨得（Ganymede）的不是宙斯，而是迈诺斯<sup>①</sup>。

但刚才提及的哈尔基斯人断言，被宙斯带走的美少年该尼墨得出自他们的家园。他们还指出那个地方，名叫哈尔帕吉翁（Harpagion），生长着茂盛的桃金娘树。

逍遥学派的希罗尼莫斯断言，男风之所以盛行，是因为青年男人往往精力充沛，且彼此间相互陪伴，相互同情。他们的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友情，往往导致许多暴君的垮台，这是因为，如果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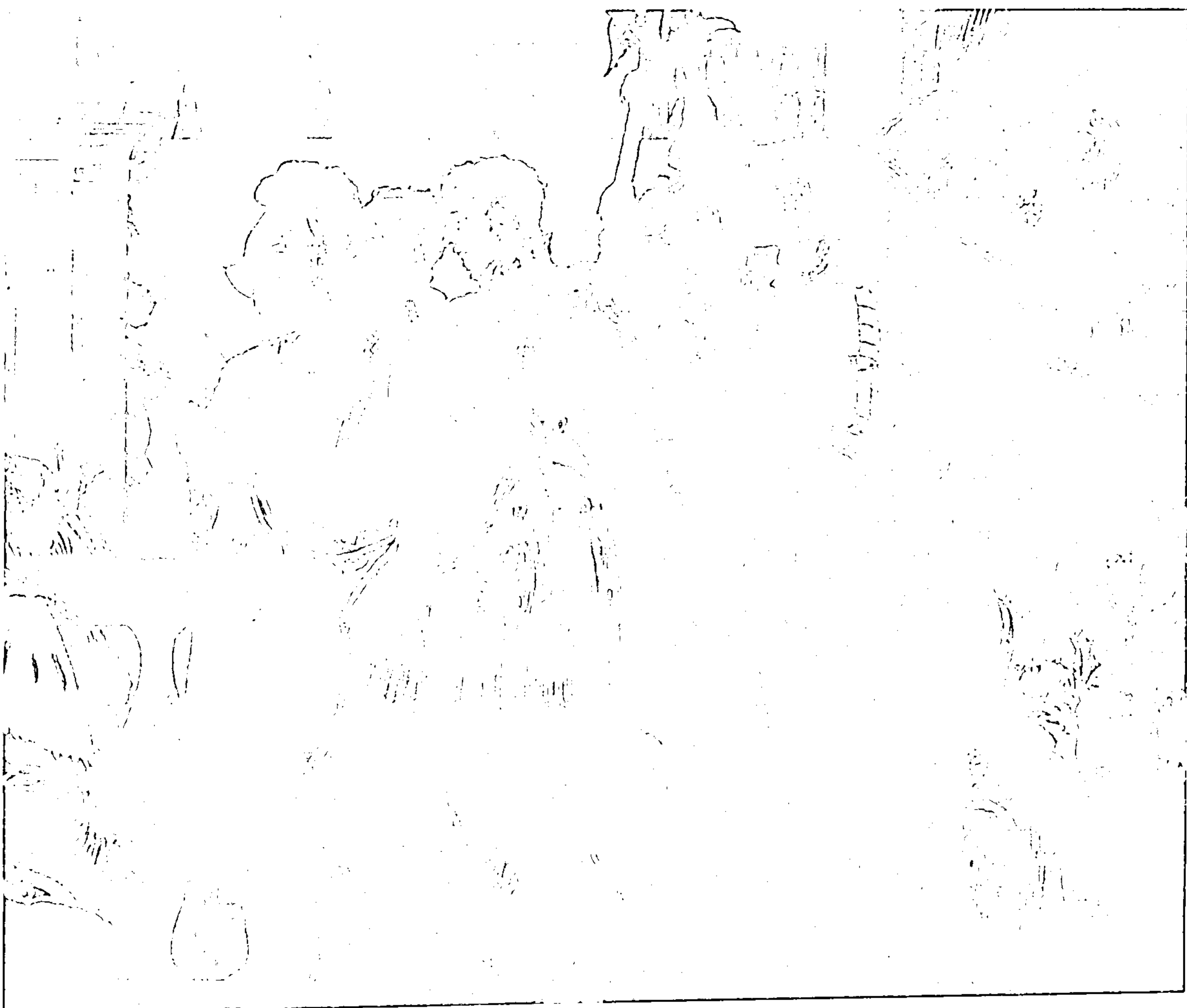
① 希腊诸神之一，原为克里特岛的国王，死后成为阴间的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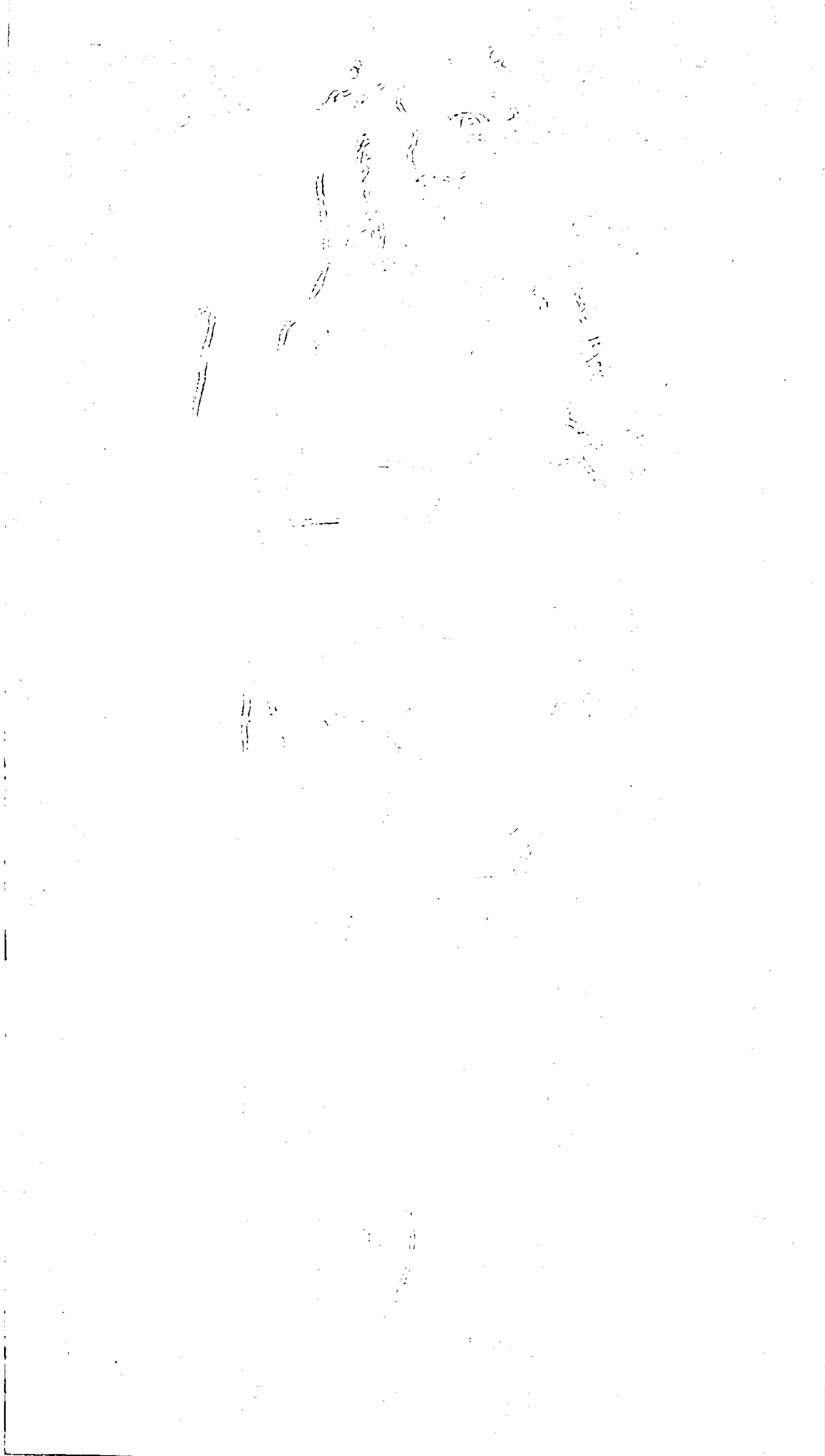
人的同性恋人在场，他们宁愿遭受任何苦痛，也不愿在其所爱的人心中落下怯懦的名声。

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譬如说，伊巴密浓达（Epameinondas）在底比斯组织的神圣乐队、哈默迪乌斯（Harmodius）和阿利斯托盖通（Aristogeiton）对庇西特拉伊达（Peisistradae）的谋杀企图及西西里岛发生的卡里东（Chariton）和梅拉尼普斯（Melanippus）的爱情故事等。

据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在《论风流韵事》中记载，梅拉尼普斯是卡里东的恋人。两人密谋反叛法拉里斯（Phalaris），但计划泄露。尽管受到严刑逼供，但他们拒不说出同谋者。他们的



银杯上的有关恋童的内容



坚贞与彼此间的爱恋甚至感动了法拉里斯本人，最后决定将他们放走。

太阳神阿波罗对这一行为非常满意，因此特许推迟法拉里斯的死期。当时，一些人正在就是否进攻法拉里斯而向特尔斐的女祭司询问，阿波罗通过女祭司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时，阿波罗也向卡里东及其追随者发出如下神谕：“幸福属于卡里东和梅拉尼普斯，尘世间神圣爱情的先导。”

在雅典发生的克拉提诺斯（Cratinus）事件则声名狼藉。当时，据西切库斯（Cyzicus）的尼提斯在《论宗教礼仪的起源》第2卷中记载，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欲用人血祭献以净化阿提卡，而这种行为在古时是令人憎恶的。

克拉提诺斯是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为了报答养育他的这块土地，他自愿献身。接着，他的同性恋人阿里斯托得穆斯（Aristodemus）也以死相陪，从而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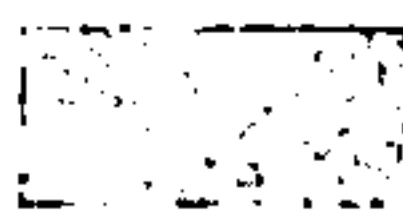
由于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在当地影响较大，暴君们认为对他们不利，于是下令，在所有地方彻底废止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相恋关系。一些暴君走得更远，甚至放火烧掉了所有的摔跤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它们是滋生同性恋的大本营。做出这件事的是萨摩斯岛的暴君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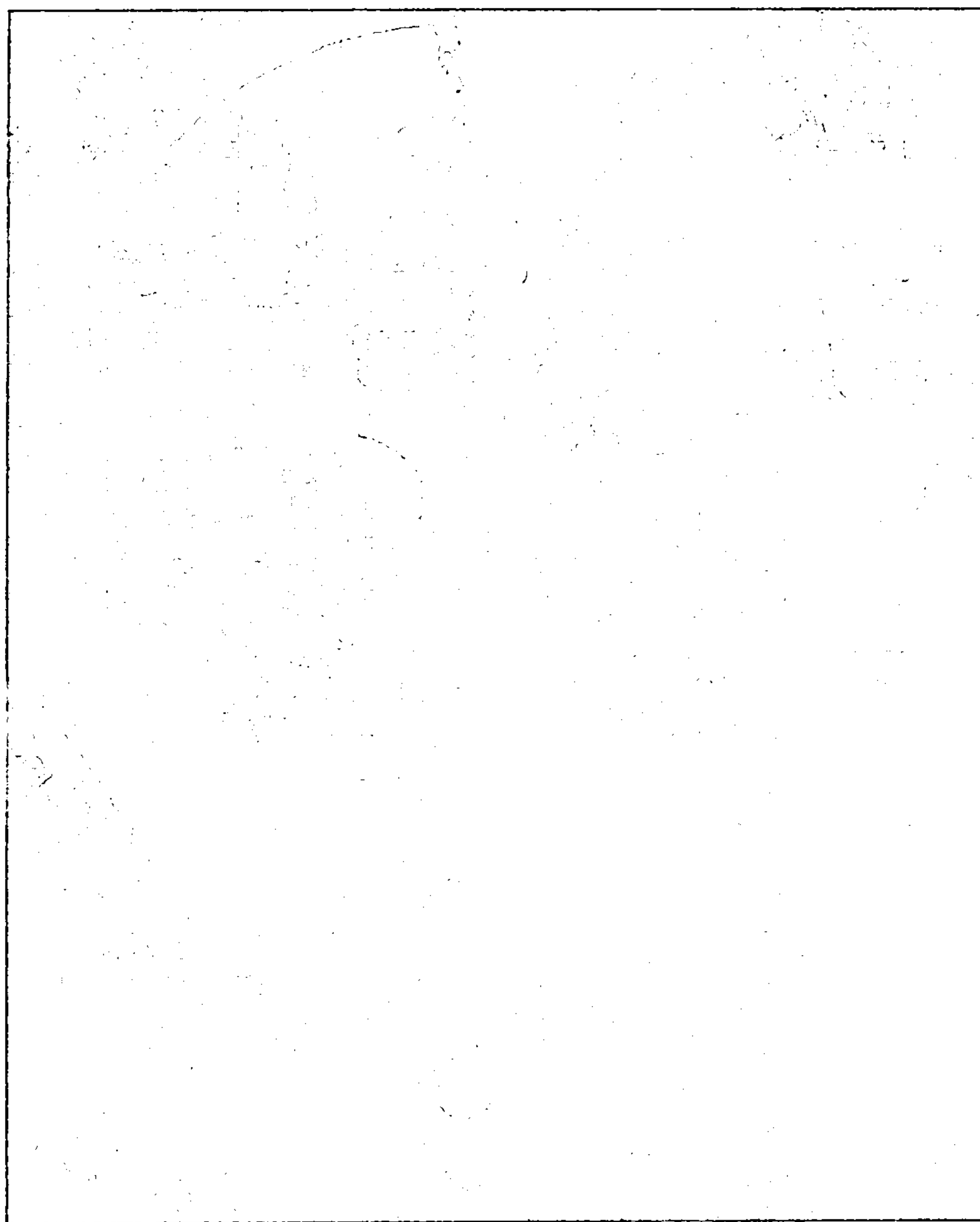
如学院派哲学家哈格农（Hagnon）所说，斯巴达人中有这么一种习俗，即姑娘们在结婚之前，可接受与受宠的小伙子等同的礼遇（即肛交）。为此，立法者梭伦甚至说道：“渴求的目光瞥向大腿和甜美的（阴）唇。”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则说得更加坦白。埃斯库罗斯在《忠实的追随者》里说道：“你不该对大腿的纯洁的荣誉有所敬畏，哦，为那些时常亲吻而忘恩负义的人！”

索福克勒斯在《科尔切女人》（Colchian Women）中，则如此评说美少年该尼墨得：“他的大腿使宙斯燃起雄伟的火焰。”

然而，地理学家波莱蒙在《答复尼提斯》中断言，克拉提诺斯





### 命运

和阿里斯托得穆斯的故事纯属虚构。

据提马厄乌斯所说，同性恋行为最早由克里特岛传入希腊。另有人断言，当拉伊俄斯做客于珀罗普斯时，同性恋行为即开始流行。当时，他迷恋上珀罗普斯的儿子克里西普斯，将其藏匿在自己的战车里逃回底比斯。

然而，据斯西翁（Sicyon）的普拉克西拉（Praxilla）所说，带



走克里西普斯的是宙斯。

就野蛮人而言，凯尔特人更乐于玩弄男孩，尽管他们的女人也非常漂亮。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同时与两个恋人共眠于铺有兽皮的床上。

至于波斯人，据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他们是从希腊人那儿学会如何利用男孩的。

亚历山大也疯狂地偏爱男孩。据狄凯阿科斯（Dicaearchus）在《论伊利亚（Ilium）的奉献》中记载，他对太监巴戈亚斯（Bagoas）是如此宠幸的：在剧场里，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俯身抚爱巴戈亚斯。观众对此狂热地鼓掌，欢呼，他再一次俯下身去，不无乐意地吻他。

据卡里斯图斯在《历史札记》中记载：

卡尔基斯的冥府渡神卡龙（Charon）宠幸一个美丽的男孩。然而，当亚历山大在克拉特罗斯（Craterus）的一次家宴上赞扬这个孩子时，卡龙（Charon）吩咐他亲吻亚历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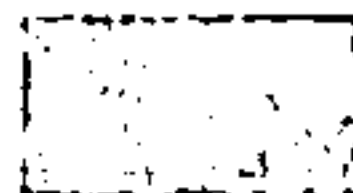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说道：“别这样！这样做既使你痛苦，也无法使我高兴。”

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君王，亚历山大既充满激情，又能在庄重的仪式或场合下极有分寸地把握自己。

例如，在抓到大流士王的女儿及妻子之后，虽然她们美丽超群，但他并没有去碰她们，甚至让她们一点也没有产生做俘虏的感觉，命令他的仆从仍像大流士王在位一样服侍她们。

大流士王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举手向太阳祈拜道：你究竟要谁做国王，是我，还是亚历山大？

迪奥迪姆斯（Diotimus）在《力士史诗》中说，悠利斯忒乌



斯（Eurystheus）是海格立斯（Heracles）的爱宠，也正因为，海格立斯才甘于承受苦役。再就是阿伽门农，他爱的是阿伊努斯（Argynnuis）。

故事说，他是在塞菲苏斯（Cephisus）河里游泳时被阿伽门农看到的。事实上，他经常在这条河里游泳，最终也在这里丧命。埋葬他的是阿伽门农，后者还在河边为他修建了一座名叫阿芙罗狄蒂的阿伊尼斯神殿。

基奥斯（Chios）的吕希姆纽斯（Licymnius）在《酒神赞美诗》里说，希门纳厄乌斯（Hymenaeus）是阿伊努斯的所爱。竖琴歌手阿里斯托克勒斯（Aristocles）则是安提柯王的所爱。

关于他，卡里斯图斯的安提柯在《齐诺传》里如下写道：“安蒂戈尼斯（Antigonis）常在齐诺的家里狂欢。一次，国王在拂晓时分离开酒宴，马不停蹄地赶到竖琴歌手阿里斯托克勒斯的家中，在那里宠爱他。”

欧里庇得斯喜欢女人，索福克勒斯喜欢的则是年轻的男孩。诗人约恩（Ion）在《逗留》里叙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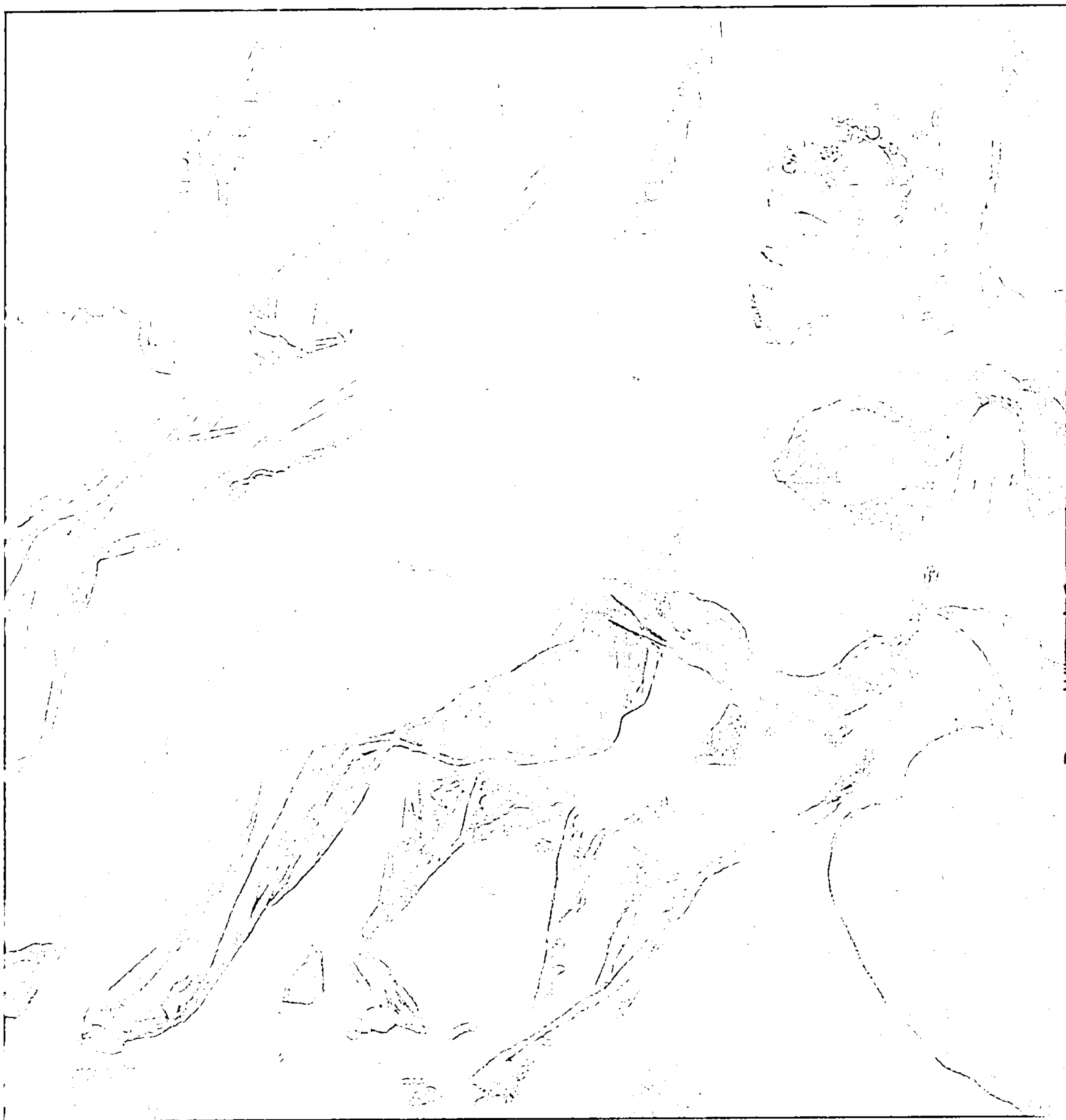
我在基奥斯（Chios）遇到诗人索福克勒斯，他正像将军那样坐船去莱斯博斯岛。他爱喝酒，且非常聪明。他正与来自克俄斯的赫尔墨希劳斯（Hermesilaus）和来自雅典的普罗克仙努斯（proxenus）说笑。正在此时，火炉旁走来一个模样俊俏、脸色腴腆的酒童。

索福克勒斯显然想找乐子，对他说道：“你想要我喝个痛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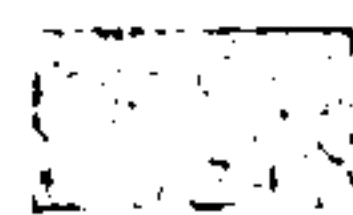
男孩说道：“当然。”

他说道：“那么，递给我酒杯或拿走它时动作不要太快。”

听到此话，男孩的脸色更加羞红。于是，他就对与其同榻的朋友说：“菲里尼丘斯（Phrynichus）写得真好，



传说宙斯爱上人间的丽达后，就变成天鹅去勾引  
她，在绘画中常用于表现人与动物之恋



他说：‘在他羞红的面颊上，爱情正在闪闪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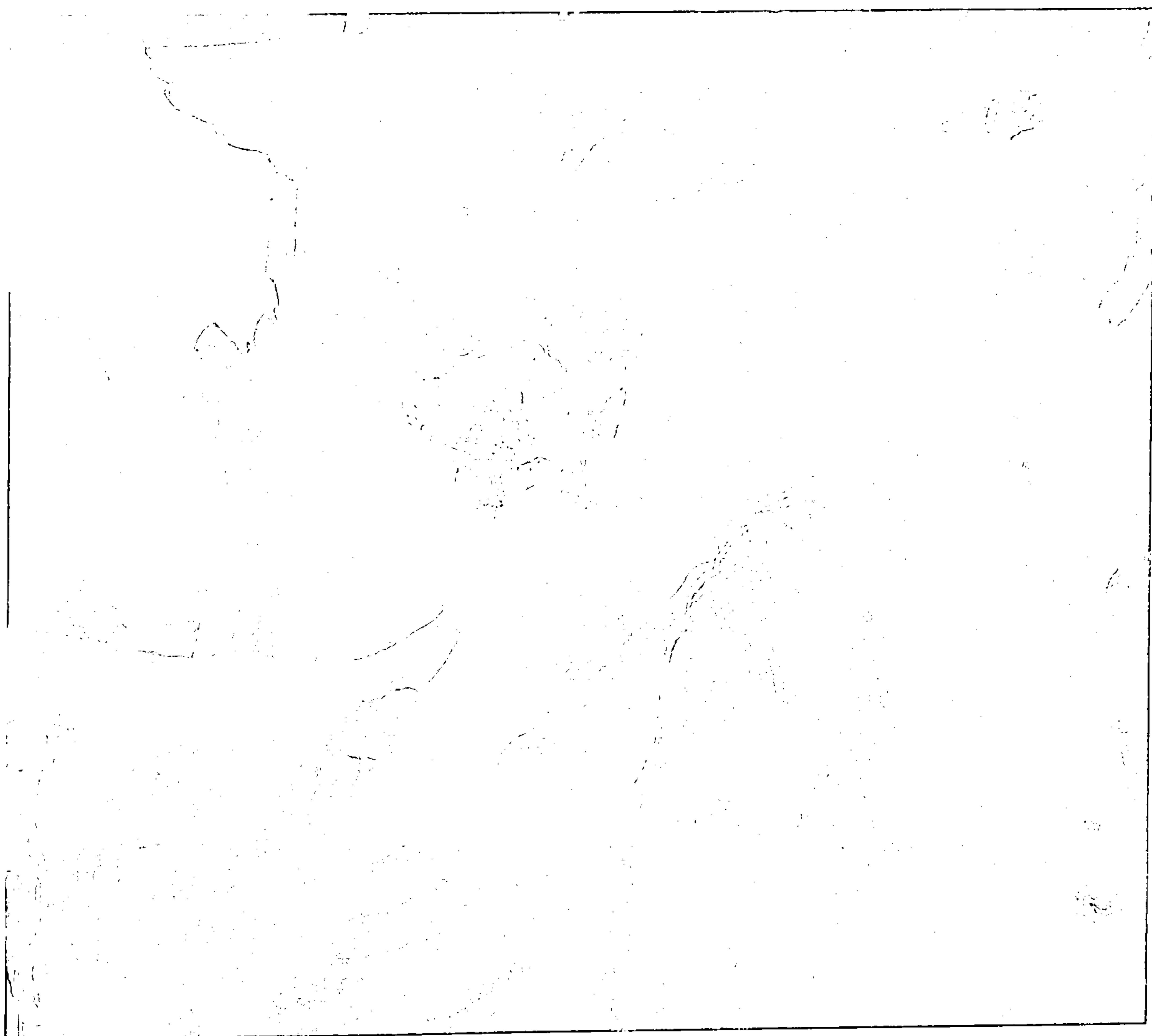
对此，一位来自埃雷特里亚（Eretria，或Erythrae），曾当过校长的男人回答：“毫无疑问，你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索福克勒斯。然而，菲里尼丘斯在描述俊俏的男孩脸颊羞红时，并没有表示他是否感受到了幸福。这是因为，如果画家在男孩子的脸上涂一层红色，看上去他就不再俊俏了。显然，人们不应该将美的东西与明显不美的东西进行比较。”

索福克勒斯朝着这位埃雷特里亚人大声笑道：“所



以，外乡人，你绝不会喜欢西莫尼德斯的诗句：‘从她深红色的双唇里，少女发出了声音’，无论希腊人认为它表达得多么美妙。你也不会喜欢他的另外一句：‘金发的阿波罗’，这是因为，如果画家将这位神灵的卷发不是涂成金色而是黑色，画面就不会有如此之好的效果。同样，你也不喜欢他的‘玫瑰色的手指’，因为一个人若将手指浸到玫瑰色的染料里，得到的将是染工的手，而不是一个‘可爱女人的纤手’。”

对此又是一阵笑声。这位埃雷特里亚人遭此非难，一



声不响了。索福克勒斯便转头与那个男孩子说话。男孩子想用小指将杯中的草芥剔除，索福克勒斯问他是否能清楚地看到草芥。

男孩说他能看清楚，索福克勒斯说道：“那就吹掉它，因为我不想看到你的手指弄湿。”

当男孩的脸贴近酒杯准备吹掉草芥时，索福克勒斯将酒杯拉到了自己的唇边，使两颗脑袋紧紧地靠在了一起。当男孩靠得足够近时，索福克勒斯便用胳膊将男孩的头一把勾过来，开始吻他。在笑声和叫喊声中，大家纷纷鼓掌，称赞他如此这般地在一个男孩子身上取得成功。

对此，索福克勒斯说道：“先生们，我只是略施小计而已。伯里克利曾对我说，尽管我能写诗，却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将军。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一小计已为我带来快乐了吗？”

无论是喝酒或是做其他任何事情，索福克勒斯总是显得十分聪明。然而，在处理社会事务时，他显得既不聪明也不高效，与雅典的其他上等人完全一样。

罗得斯岛的希罗尼谟斯在《历史札记》中说，索福克勒斯曾将一个俊俏的男孩引诱至城外，与其交媾。那个男孩将自己的斗篷铺在草地上，两人在索福克勒斯的披肩里缠在一起。

约会结束后，那个男孩抓起索福克勒斯的披肩慌忙逃走，而将一个孩子用的斗篷留给了索福克勒斯。

此事成为一时的话柄。欧里庇得斯得知他的遭遇后，不无讥讽地说，他也曾与这个男孩交媾过，但未付分文。索福克勒斯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轻蔑对待，完全是因为他过于放荡。

索福克勒斯听到此话，参照寓言《太阳和北风》的故事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以影射欧里庇得斯的通奸行为：“他是太阳神，不是男孩子。欧里庇得斯在热切中将我的披肩剥光；然而，当你紧抱

“……只有  
北风与  
你交媾”

他人之妻时，只有北风与你交媾。所以，你并非聪明绝顶。你将种子下在别人的田地里，并以偷窃的罪名将爱神告上法庭。”

泰奥珀姆普斯在《论从特尔斐掠来的财物》中说，伊巴密浓达（Epameinondas）的最爱是阿索皮楚斯（Asopichus）。阿索皮楚斯将竖立在琉刻忒拉（Leuctra）的战利品画在他的盾牌上，还为此冒了极大的危险。后来，他将这个盾牌作为祭品供奉在特尔斐的柱廊上。

在同一篇论文里，泰奥珀姆普斯说道，福基斯（Phocis）的暴君法伊卢斯（Phayllus）喜欢女人，奥诺马楚斯（Onomarchuss）则喜欢男孩子。奥诺马楚斯从阿波罗的财宝里拿出锡巴里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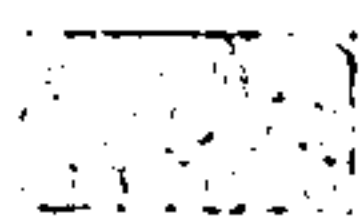
的祭品——四块纯金制作的刮身板送了斯西翁的毕夺多鲁斯（Pythodorus）的儿子。他非常英俊，完全适合做奥诺马楚斯的爱宠。

法伊卢斯则送给戴尼亚德斯（deiniades）的女儿、笛女布罗米亚斯（Bromias）一个纯银的费卡亚人（Phocaeans）祭品，外加一个纯金的常春藤花冠，它是来自佩帕勒剔安斯（Peparethians）人的祭品。

“这个姑娘，”泰奥珀姆普斯说道，“假定平民不加禁止的话，她就会吹笛为特尔斐人的游戏伴奏。”

他又补充道，对于菲西达斯（physcidas），也就是特里搓内乌姆（Trichoneium）的吕柯拉斯（Lycolas）的儿子，奥诺马楚斯送给他一个纯金的月桂树花冠，是埃费西昂斯（Ephesians）人的祭品。

这个男孩被他的父亲带到菲利普大帝那里充当男妓，后被遣散，未得到任何报酬。





## 关于物恋、兽恋及其他



一个男人爱上一座石像，于是，就将自己锁在殿堂上。

你们这些哲学家们，总是违背自然、违背爱情女神的意愿进行纵欲。

然而，我的哲学家们，你们是否如克里楚斯所言，首先与女人坠入情网，然后发现她们不可能达到你们的目标，因而将整个事件终结呢？

例如，一头公牛骑在佩雷讷（Peirene）的青铜母牛身上；一头雄狗爬上一只塑出来的母狗，或一只公鸽或公鹅等跳到画出来的雌鸽或雌鹅的背上。

当这些动物突然明白它们的愿望不可能实现时，就会像谢伊姆布里亚（Selymbria）的克莱索甫斯（Cleisophus）一样，自行将其终止。

克莱索甫斯深深地迷恋上了萨摩斯岛上的帕罗斯大理石雕像。他将自己锁在殿堂里，希望能与它交欢。

然而，他最终发现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石像不但冰冷，而且根本不理会他的愿望。于是，他终止了这一念头，弄来一块肉放在面前，完成了最后的交媾。

这一行为在诗人亚历克西斯的剧本《塑像》里又有提及：“据说，另一类似的例子发生在萨摩斯岛。一个男人疯狂爱上一个少女石像，于是，将自己锁在殿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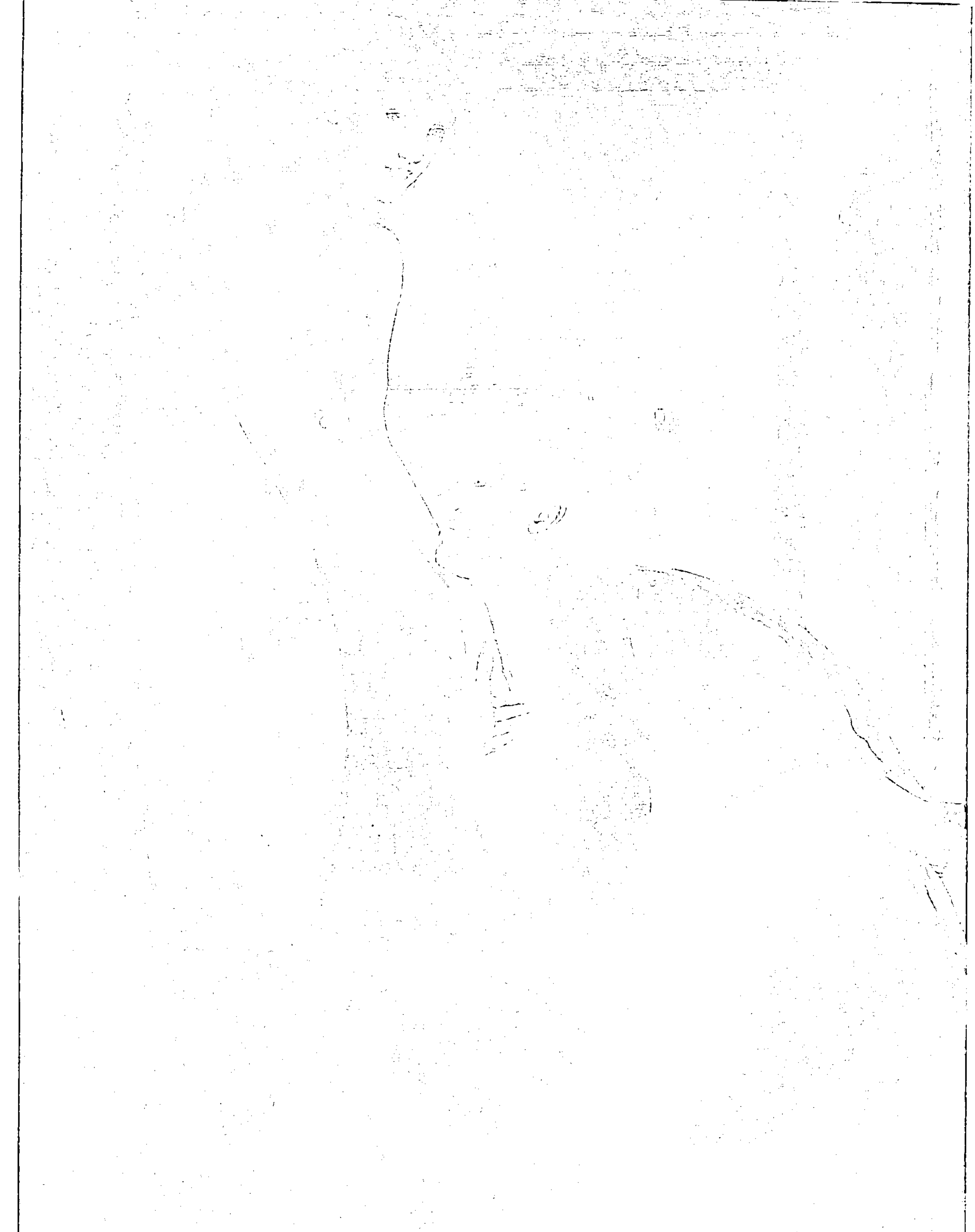
菲利门也有类似的记载：“从前，在萨摩斯岛，一个男人爱上一座石像，于是，就将自己锁在殿堂上。”

据米提勒讷（Mytilene）的阿达厄乌斯（Adaeus）在《雕刻家》中所述，这个雕像是克特西克勒斯（Ctesicles）的作品。但是，波莱蒙或不知是谁所写的《论希腊文》里记载说：

在特尔斐，施皮纳塔厄（Spinatae）的国库里有两个石刻的小伙子。特尔斐人说，一个到神殿朝拜的男人对其中一个石像怀有恋情，便将自己与它锁在一起，临走时留下一个花冠算作这次交媾的代价。他的亵渎行为最终被人发现，特尔斐人决定严惩他。然而，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神灵的制止，因为神谕显示，由于他留下花冠，已为交欢行为付出了代价，因而应免于处罚。

更有甚者，不会说话的动物也会与人相爱：一只公鸡爱上了塞

丽达与鹅



皮洛里利翁为了他自己亲手雕塑的塑像



昆德斯（Secundus），皇室的侍酒。

据尼坎德尔（Nicander）在《大灾难》第6卷中的记载，这只公鸡名叫森托尔（Centaur），塞昆德斯则是卑斯尼亚国王尼科梅德斯（Nicomedes）的一个奴隶。

在埃基乌姆（Aegium），一只雌鹅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克里楚斯在《爱情故事》第1卷里如是记载。

忒奥费拉图斯（Theophrastus）在《论爱情》说道，这个小伙名叫安菲罗楚斯（Amphilochus），来自奥勒涅（Olene）。

赫尔摩多鲁斯（Hermodorus）的儿子赫尔梅亚斯则说，雌鹅恋上的是哲学家拉齐德斯（Lacy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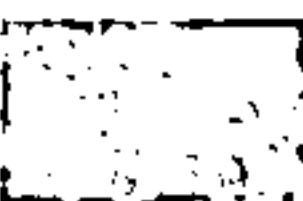
再有，据克里楚斯所说，在莱乌卡迪亚（Leucadia），一只孔雀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少女。少女死后，它也跟着殉情了。

按杜里斯在其所著的第九本书里记载，在亚苏斯（Iasus），人们传说一头海豚爱上了一个男孩。他谈的主题是亚历山大，记述如下：

亚历山大也召幸亚苏斯的男孩。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地方，一个名叫戴奥尼夏的男孩与体校的其他男孩一道来到海边，跳进水里。一头海豚游到他的身旁后浮出海面，将他驮在背上，游出去很长一段距离，然后又平安地将他送回。

菲拉丘斯在其所著的第20本书里又记载道，像大象这样的动物对婴儿具有一种伟大的爱恋，非常神奇：

在印度，一头公象与一个名叫尼卡埃（Nicaea）的母象为伴。在饲养员的妻子去世之后，母象就开始帮助他照料仅一个月大的婴儿。女人的死唤起了动物心中对孩子的非凡的爱情。事实上，她无法容忍婴儿与她分开，只要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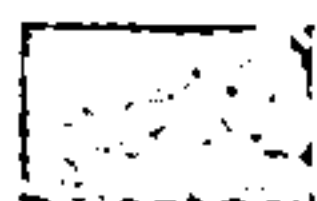


儿不在她的视线之内，她就非常哀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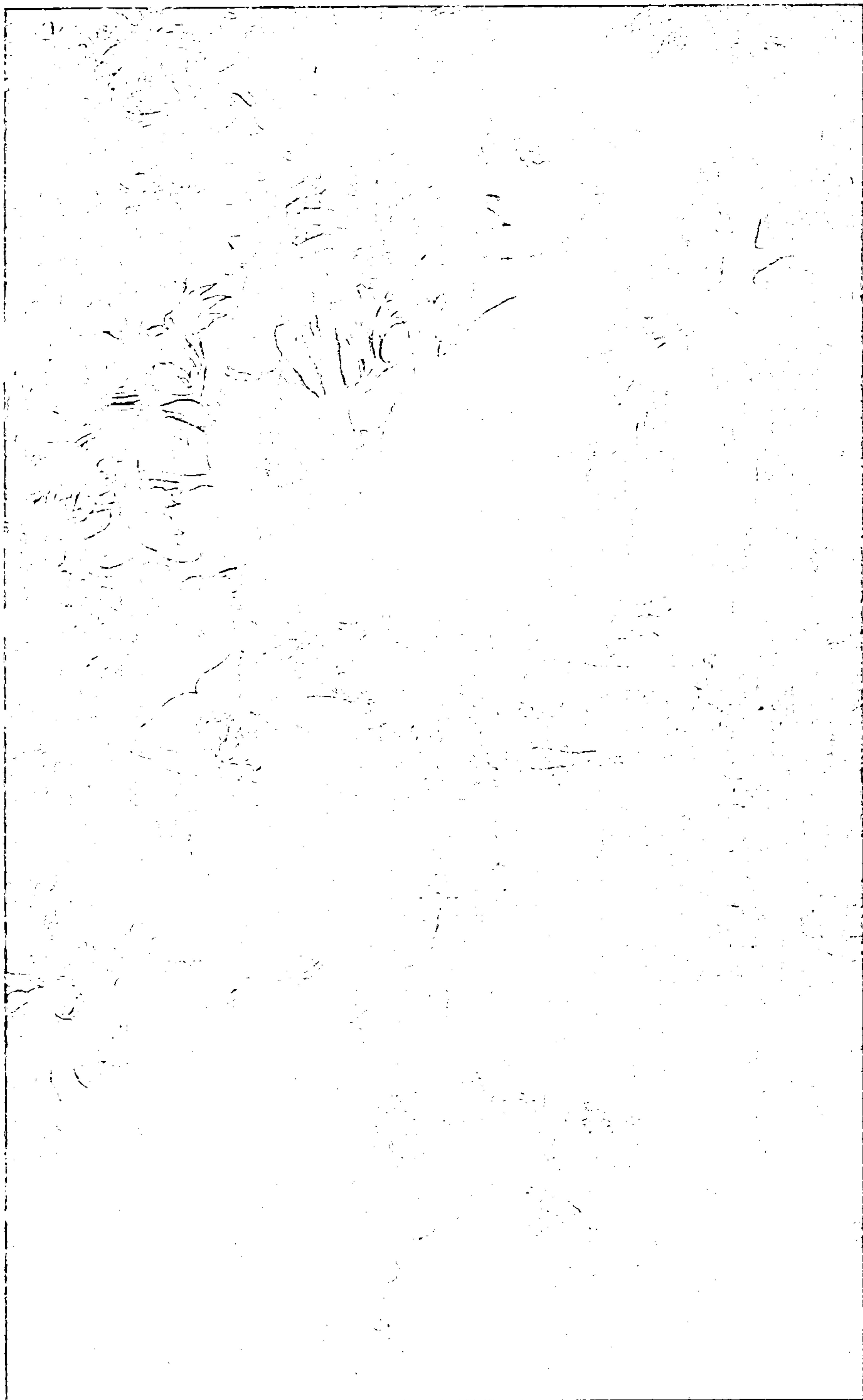
因而，每当保姆给孩子喂完牛奶， she 就把婴儿放在大象两腿间的摇篮里。如果保姆忘了这件事，母象就拒绝进食。整个白天，母象总是将从饲料桶里取出的搅料的长柄放在面前，在婴儿睡熟后用它驱赶苍蝇。只要婴儿啼哭，它就用鼻子摇动摇篮，让他继续睡下去。旁边的公象时常替它一阵子。

然而，你们，我的哲学家们，你们的心灵比海豚和大象还要残酷，还难驾驭。

我还知道雅典的波吕斯特拉图斯（Polystratus），绰号叫伊特鲁利亚人。他是忒奥费拉图斯的一个门徒，喜欢穿笛女的衣服。



# 后记





近些年来，一方面为谋生计，一方面为放纵本性，笔者在还算宽敞的书斋里不分冬夏、夜以继日地敲打键盘，以译书、写书为业。笔者所参与著、译的图书，粗略计算下来应有三十余部，若在地上擦起来，虽说不能等身，等膝却是有余的。质量如何姑且不论，单是那份劳苦，相信是足以感动读者了。

然而，无论写或译哪一本书，也无无论在写或译中是否吃过苦头，笔者从未像翻译本书这样，自始至终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在折磨人的同时，更多的是让人气恼。这是因为，笔者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写书、译书，全在一个“乐”字。写书的过程就如妇人受孕，无论多么负重，无论如何变形，行将成为妈妈的快乐总能使孕妇乐于承受这一切，因而大家也总是看到她们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四处显摆。

写书的快乐也在于一个显摆。写书的过程中有显摆，写完一本书后更有显摆。妇人在生孩子时的呼天叫地难道只因疼痛吗？母鸡在下完蛋时难道不是发出得意的“咯嗒——咯嗒——”声吗？

但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却像是在做贼一样，翻译的过程中既不敢挺着肚子四处显摆，译完之后更不敢发出哪怕是一声得意的“咯嗒——”声。

笔者之所以诚惶诚恐、偃旗息鼓，全在于本书的主题。

本书是讲性的。也就是说，本书是讲男女关系的。

男女关系！这可是作风问题！！这可是有伤大雅、有伤风化的道德问题！！





记得有一次，一位朋友来到我的书斋，于无意中看到了我摆在桌上的参考材料及图片（全怪我的不小心）。天哪，随之而来的他的激动，令我犹如被当场捉奸在床一般。

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质问我。

我说，不就是爱吗？

他开始仔细地检查我的所有译文，而后断言道，不是爱，是做爱！

做爱怎么啦？我的脸微微发红。

做爱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他简直是义正辞严了。

噢！我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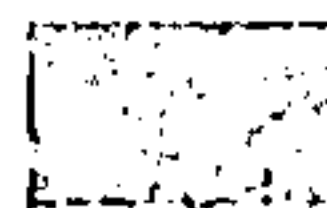


爱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真是迂腐呀我！

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爱只可以做，不可说。再说，即使说，也不是我说的呀！我只不过是一个传声筒，我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将数百年或数千年前那些敢于做爱又敢于说爱的异域声音传递过来，传递给敢做却不敢说的现代国人而已。

我还不明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可以将不守规矩的发廊和洗脚屋、色情图书、色情网站、黄色段子、顶级大片视为大势所趋，却为何将古人那些至今仍在闪光的两性文化与智慧视为“不可说”呢？

我决定不再沉默，我决定不能再像做贼那样，我决定该挺肚子的时候就挺肚子、该喊疼痛的时候就喊疼痛，我决定在生完蛋后痛痛快地“咯嗒”它几声，我决定写出这个原本不打算写的《后记》，因为《后记》往往是表功的。





其实，关于两性与两性间的关系，自古至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种族，无不一直在做，也一直在说。即使向前再推一万年，他们仍将会做，也仍将会说。

而且，做得最出格、说得最响亮的，往往是人类中的精英分子，甚至是圣贤。

本书就是昔日的圣贤之作。

而且，这些圣贤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不是来自一个区域，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不是来自愚昧民族，而是来自伟大的文明。

几千年来，在人类生活着的这个星球上，无论哪一个种族，无论哪一个角落，无不代代出贤士，年年有杰作。

然而，时间老人手中的筛子是最公正无私的。它总是将大多数的所谓杰作筛入忘却河的波涛之中，只将真正的精品留传后世，接受后人的礼拜。

本书就是他老人家特意传递下来让我们礼拜的。

我们也不得不去礼拜，因为今天的我们，仍然像二千年前的人们一样需要男欢女爱、传宗接代；因为今天的小伙子见到漂亮的姑娘时，仍然像二千年前的小伙子一样心跳加速、蠢蠢欲动；因为今天的姑娘们在遇到初恋情人时，仍然像两千年前的淑女们一样面如桃花、欲言又止。

朝代有更替，文明有兴亡，但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两性的角色永远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任何改变而有所改变。

也许，本书流传至今且仍将流传下去的魅力正在于此。

#### 四

好了，至于本书是什么、本书是否值得一读、本书是否值得珍藏，我想读者您在阅读这个《后记》之前已经有所评判了。

我知道，您之所以迟迟不愿抛弃本书，是因为您还想了解一点儿什么，譬如说有关本书的作者、编选或翻译之类背景知识，因为您是一个十分好奇且精细的人，不愿放弃哪怕是一丁点儿能够称得上疑问的东西。

我这就满足您的好奇心。

#### 五

读到此处，读者您已经知道，本系列不止一部书，而是五部书，分别是《天生尤物》、《爱的艺术》、《爱经》、《欲海情舟》和《香园》。

就五部书而言，如果读者您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应该知道其中的三部，它们是《爱的艺术》、《爱经》和《香园》。

因为三部书赫赫有名，且均有译本。刘达临先生曾编选一部《世界性文化图考》，其中就收录了三部书的译文。笔者也正是读到这三部书的译文，才决定重新翻译它们的。

关于《爱的艺术》，诗人兼翻译家戴望舒先生曾有译文，译名为《爱经》。此书的原著者是古罗马时代的著名诗人奥维德，其声誉可以与维吉尔相提并论。

奥维德的一生非常传奇，不但诗才横溢，而且是一个恋爱大





师，照今天国人的话说，是一个泡妞高手。他有两部书值得人类永远纪念，一部是《万神记》，主要讲述希腊、罗马诸神，另一部就是本书，向人们传授爱的艺术。

关于奥维德和《爱的艺术》，您可在该书的引言里读到。我这里想说的是这部书的编选和翻译。

本书的原名为Ars Amatoria，英译名为The Art of Love，直译为《情爱的艺术》或《爱的艺术》。戴望舒先生译为《爱经》，应该是意译。我在这里采用直译，因为我认为《爱的艺术》更传神，也更符合奥维德的本意。

此书由著名翻译家J·刘易斯·梅（J. Lewis May）翻译成英文，我再从英文译成汉语。

原书分四个部分，分别是《恋歌集》（The Elegies）、《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e）、《情伤良方》（Love's Cure）和《美容的艺术》（The Art of Beauty）。

戴望舒先生的译本仅为其中的第二部分，也即其主体部分《爱的艺术》，就篇幅而言，约占五分之二。此次本书加入另外一个部分，即《恋歌集》。两部分相加，可占整部书的五分之四。其余两部分，一是《情伤良方》，另一是《美容的艺术》，是本书的附加内容，特别是最后一部分，由于与现在的美容术完全不一致，且原文残缺不全，译出后意义不大，故暂时忽略不计。

毋庸置疑，就《爱的艺术》而言，戴望舒先生的译本是值得尊敬的。然而，由于时过境迁，我在阅读他的译文时，感到很不顺口，有时甚至不知所云。我相信其他的读者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

另外，戴先生采用的大多是直译法（诗是不能直译的），不少句子又理解有误（我是根据英译文推断的，戴先生是从法文译过来的），通篇文章读起来，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因而使我们无法领略奥维德的诗才。

有鉴于此，我才决定在太岁头上动土，将其重新译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比较两个译本，如果仍不满意，可以向我索要原文，



我们一起商榷。

关于《恋歌集》，我所译出的是全文（根据梅的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此部分的某些诗篇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有时可谓绞尽脑汁。至于译文是否妥当，有待于读者您的评判。

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我提供的译文，只能说是奥维德所要表达出来的字面内容，仍然不能说是他的诗歌魅力。照梅的话说，“翻译奥维德，等于在实现不可能。在为所不能为时，人们的最大企盼就是失败得体面一些。”

因而，我衷心希望，我的译文也能失败得稍稍体面一些。

奥维德的原文是拉丁文，是格律完美的韵文，每行十一音步，富有节奏感，富有美的旋律。行家知道，从多种意义上说，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此诗一译再译，其魅力自然大打折扣，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几经蹂躏，怎不成为残花败柳？

因而，我真诚地希望读者您能在阅读拙译时充分发挥想象力，通过您的心眼重塑奥维德的诗歌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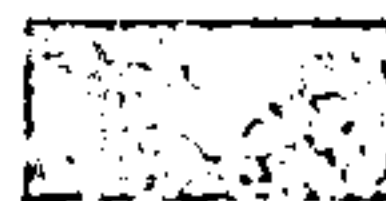


关于婆蹉衍那的《爱经》，读者也是熟悉的。我看到的译本是经屠墨谷先生译的，译名是《欲经》。闻名于国人的，也正是这个名称。

我之所以改其名称，并不是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认为，从多种意义上推敲，本书不是解释欲的，而是解释爱的。再说，在梵文中，此书名叫Kama Sutra，音译为《迦玛经》，而迦玛的本意是爱，而不是欲。

可以这么说，本书是古代印度社会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大全，是一部爱情生活指南。而所有这些，仅以一个“欲”字表达，

后记



只怕婆蹉衍那的在天之灵会不高兴的。

至于屠先生的译文，又或者还有其他先生的译文，我也是十分敬重的。之所以决定重译，主要是因为阅读习惯。我是搞写作的，十分在意文章的流畅度；我又是习过英文的，更是在意译文的正确度。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本书的译文就一定正确或流畅无比，而是说，我的阅读习惯使我认为有必要将此文重译一遍。这一点纯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如果读者在阅读拙译后认为花的是冤枉钱，我在此深表歉意。如果您有幸找到我的话，我将乐意赔偿您因此而蒙受的金钱损失。至于您的被耽误的宝贵时间，我是万万赔偿不起的。

关于婆蹉衍那、《爱经》与英译本的来历，理查·伯顿已在此书的英译本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也一一译出了，在此不作赘述。

《香园》的原名叫The Perfumed Garden（英译名），也译作The Scented Garden。两者的意思差不多，都是“充满芬芳的花园”，陈苍多先生译为《芬芳花园》，应该说是达意的。我将之译为《香园》，既没有标新立异，又可以图个快捷。再说，“香”字也是不错的，有香有艳乃是人生的大幸，国人不是常用“偷香”二字吗？

此书的作者叫谢赫·奈夫瓦齐（Shaykh Nefwazi），关于他本人和《香园》一书手稿的考证，英译者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读者可在《香园》一书的附录里读到。



除上面提到的三部书外，本书还收录两部，却是不曾见到中文译本的（也许有，但笔者未曾见识），分别是《天生尤物》和《欲海情舟》。

先说《天生尤物》。此书原名叫Deipnosophists，直译是《餐桌上的健谈者》，作者为阿忒纳乌斯（Athenaeus，公元170—230），希腊人，居住于罗马，曾写史学一部，但失传。

《餐桌上的健谈者》共分15卷，第1、2、11、15卷及第3卷的部分章节也失传，仅留下纲要。所幸其余部分保存完好，要不然，一代才人阿忒纳乌斯就将彻底泯没于时间的无情长河里。

在此书中，作者向一位朋友讲述他在一位学者家中参加的一个宴会，会上，来自不同地方的二十余位饱学之士引经据典，就不同的主题展开讨论。谈论的主题大多与食物相关，你可从中读到厨师、奇怪的菜肴、美酒、菜谱等知识。

阿忒纳乌斯是一位考古者，整部书稿涉及近800位作家、近2500部作品，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文化信息总汇，内容除餐桌外，更是包罗万象，涉及音乐、舞蹈、游戏、文学等众多领域，里面充满引语，许多引语直接出自作者之手。而其所引用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失传，因而，这部作品对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此书所选的是该书的第8卷，主题是女人，英译名直译为《论女人》（Concerning Women）。在本书中，我将名字译为《天生尤物》，一则是取巧，二则也算达意，因为我们通常将美丽的女子喻为尤物，而此书所论及的，基本上都是美丽的女子。

此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它简直是当时古代希腊社会的一个明星八卦，里面点名道姓的许多人，都是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的。读过此书，我们真的会感到震撼，因为我们永远不愿相信，那些我们一直视为圣哲的大腕，竟然一个个儿女情长，甚者还多少有点儿变态。

在这里，我想提请读者您注意的是，本书所选的这一卷虽说是对全文的翻译，但在处理过程中，我却将原著中的叙述顺序作了调整，并将其按所讨论的内容划分成不同的章次，又为每一章次平添了一个名称。



我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完全是为了读者您的阅读方便，因为此卷是就女人或情爱的诸多方面所展开的讨论，作者在写作时又是信马由缰、随笔写去的，许多主题便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不太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经我这么颠来倒去，也许您会感到好读一些。如果哪位读者仍想阅读原来的顺序，可通过出版社与我联系。

由于没有少掉什么，相信阿忒纳乌斯先生的在天之灵会认可我的这种唐突。

其次是《欲海情舟》。此书的原名叫Ananga Ranga，英译名有两个，一个是The Stage of Love（爱之驿），另一个是A Boat in the Ocean of Love。我译其为《欲海情舟》，也不算无中生有。

《欲海情舟》由诗人库连穆尔（Kullianmull）编写。

根据英译者理查·伯顿的考证（可见于《爱经》的前言部分），此书是作者为讨好阿赫姆德·洛迪（Ahmed Lodi）的儿子拉克罕（Ladkhan）而写出的。拉克罕是公元1450-1526年间统治印度的洛迪家族的成员或亲戚，因此，人们大多认为，《欲海情舟》应成书于十五世纪或十六世纪初期。

此书共有九个章节，据说在成书之时，印量数以万计，按照译者的话说，“整个远东地区几乎人手一册”，成为可与阿拉伯世界的《天方夜谭》相比肩的有关印度性文化的最畅销作品。

此书于1885年被译成英语，但只出版六册，仅供私人赏读。人们不难看出，这部作品中的观点明显来自前期的同类作品，只是更加具体，更有选择。



在结束这篇后记的时候，我还想谈一点与本书大有关系的另外两件事情。



一是关于“爱经圣典协会”（Kama Shastra Society）。这一学会由里查·伯顿等创办于1882年，主要从事东方文化，尤其是东方性文化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里查·伯顿出生于1821年，卒于1890年，是十九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东方学者之一。他的前半生主要在东方游历并探险，足迹遍及阿拉伯世界及印度等地，是个阿拉伯通。他翻译或参与翻译了《天方夜谭》、《香园》、《爱经》、《欲海情舟》等大量东方作品。

该学会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阿尔布斯诺特（F.F. Arbuthnot）。他曾在英国设立于孟买的公司工作十余年，得以接触《爱经》、《欲海情舟》等作品的手抄本原件，并与不少印度学者对这些抄本的真伪、内容等进行过讨论，因而在整理并翻译印度性学作品时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二是要鸣谢。真诚鸣谢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帮我做过一定基础工作的几位朋友，他们是汪弘熙、史罡、胡莉莉等。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每一个愿意品尝爱的欢乐、愿意恋爱并结婚、愿意了解异域风土民情、愿意探索人类本性奥秘的同道之士的枕边之书。

寒川子  
于 上海康桥